

# 新亞

第九卷 第二期

第十五號

島崎藤村逝世紀念

島崎藤村的文學肖像（蓮夫）

東方之門（藤村遺作）

島崎藤村年譜（龍門研一作）

大東亞文學賞紀念

「貞淑」及「子母短篇小說集」評

詩

月

謝明生・沈寶基・朱子決・林一即

小說

劉曉・胡青・李顯琚

三幕劇

號

罪與罰（歐陽）

中國文藝出版社





秋  
圖

劉濟時  
作

月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 國文藝

第九卷・第二期  
民國三十二年十月

# 目錄

島崎藤村的文學肖像

真夫(一)

島崎藤村年譜(續田研一)

章明譯(四)

東方之門(島崎藤村)

崔正譯(八)

## 詩

奈良所見

柳雨生(十三)

歌裡的災禍(外二章)

沈寶基(一四)

再見與別離

朱芳濟(一五)

秋晚五章

石雨(一六)

憑窗寄語

顧視(一七)

風雨(外五章)

聞青(一八)





牽牛花

查顯琳 (一九)

關於桃花源記并詩

田 聰 (二〇)

隨筆

樂想

吳學義譯 (二二)

文 散

鏤思篇

范一民 (二二)

「貝殼」和「予且短篇小說集」

(書評) 上官蓉 (二三)

幽靈

劉 蕓 (四一)

蕉

蕭 菱 (五〇)

說

逐流之歌 (續完)

謝人堡 (五五)

三幕 悲劇 罪與罰

露 西 (二九)

讀聞青詩

林 樞 (二七)

關於「摘果錄」

子 風 (四八)

編輯小記

(七)



# 吐血是否危險

## 中西醫士診斷不同

### 治療方法如出一轍

康登青年現在有着一種普通病症，就是失血，失血在我國也叫做吐血，患的人，十有八九，雖不出死圈兒，其原因不外，療不得當，養不得法。

在十八九歲至二十五六歲的青年，正在情實已開之時，受着都市的輝煌，金迷紙醉的誘惑，再接近幾個異性，交上幾個朋友，甚或結婚之後，度着每年如蜜月式的生活，最易罹腎虧之症。

按中醫論腎屬水，腎水缺乏，水不能尅心火，心火上炎而尅肺金，成爲虛癆而咳嗽，日久肺金火蓋，尅肝經之木，肝不能藏血，血無所藏即無經可歸，血不歸經，上逆於肺隨嗽而出，此乃失血之主因。

治療方法，必須先由根本入手，故欲治失血，必先滋陰補腎，清肺化痰同時再健脾胃，飲食增加，再善爲保養，不則痊癒。

道學研究者，嘗謂腎爲財源，胃爲子利，腎不虧，胃無病，雖有小疾，決不有碍於性命。

西醫主張吐血是肺結核的一種現狀，病因多半爲體的結核菌在肺細胞內，破壞肺部組織，因此而吐血，結核菌所以猖獗之原因，不使人體內白血球減少，抗毒素減低所致，尤以維他命缺乏與荷爾蒙缺乏外其主要原因。

治療失血方法，不外增進白血球，以侵食結核菌，再以維他命荷爾蒙等營養品製劑，以增進體內抗毒素，增進白血球的方法，一面服用無機鹽類等藥品，而強化胃腸。增進食量，以攝食品中之補血成分，如此失血症可以痊癒。

講解雖然不同，其原理則一，按西醫所謂之白血球即中醫所謂之氣，維他命缺乏，即陰虛，荷爾蒙缺乏，即陽衰症，中醫之滋陰補陽，即西醫之增進維他命荷爾蒙，西醫之增進白血球，即中醫之

補氣，以此論斷，學說雖然不同，其治療原理，則如出一轍。

由於以上斷定，失血並非不治之症，但因醫士未能澈底明瞭，且日日因循，才陷於不可救藥，如早服良藥，不但可以先期預防，且可病後治療。

唯今數第一良藥，只有若素，因爲若素是中國珍貴草藥爲君，佐以德國日本最高營養爲臣，本中西醫士之治療原理，以治療吐血，和預防失血，實有特別功效，按中醫論，有滋陰補腎，健脾開胃，清肺化痰之功，按西藥論，成分含有維他命，荷爾蒙，蛋白質，脂肪，炭水化物，無機鹽類，酵素……等，對於以上之某種人體原質缺乏所影響之病症，服用有偉效，此外如腎虧，飲食不進，消化不良，衰弱症，大腸乾燥，痢疾，均有特別功效。

若素效大價廉，小瓶八十四片，定可服用七日，中瓶三百片，可服用八十五日，大瓶一千片，可服用三月，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公司，各大藥房均售。天津營業所，特別三區西錦路。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緯三路。蒙疆營業所：張家口市至善街。

## 神經衰弱食量減少

### 服用若素已健康

榆次城內中街劉景然來函

敬啓者鄙人自幼入學，喜用功而不善運動，終日埋頭案上孜孜不倦，有時竟至寢饋俱忘，以至神經衰弱，精力不足，食慾減少，精神不振，於茲數年矣！現在處身警界，終日公積堆積，更乏活動機會，上述各症，更加嚴重，有時竟頭暈眼黑，棄筆拋紙，昏倒於地，各種中西醫藥補劑，均無裨益，敝人甚爲憂慮，以爲大病之期恐不遠矣！忽見報載，若素可治百病。吾祇以爲廣告欺人而不之信，後經友人談本人經驗作有效力介紹，故至本地藥房購一中瓶，按法服之僅五日則覺飯量增加，腦筋清醒，面色紅潤精神倍增，一種曩昔多年之沉痾，積病被若素掃除淨盡「去病延年返老還童」此言誠不欺也，鄙人於欣慰之餘，謹奉函鳴謝，專此函謝謹上。

若素製藥公司台照

# 島崎藤村的文學肖像

真夫

## 藤村的詩

新的詩歌的時候終於來了。那有如美麗的曙光有的相同古昔的預言者般吼叫。有的一如西方的詩人一樣呼喊，俱都沉醉于明光與新聲與空想中地。

青春的想像由長眠中醒覺，裝飾了民族的言語。

傳說重得蘇醒，自然又復帶了新鮮色彩。

明光照徹眼前的生與死，照徹了逝去的壯大和衰頹。

新的詩人之羣，都只是穆實的青年，他的藝術幼稚不全，然而也沒有虛偽沒有假飾。青春的生命洋溢於他們的紅唇，感激的淚珠流在他們的面頰。請想：清新橫溢的思潮，使許多的青年幾乎忘卻寢食。再思：近代的悲哀與煩悶，顯狂了許多的青年。

我也忘卻了鄙身，試和這新的詩人之聲。

日本新詩的新的曙光，是從被稱做「新體詩之隆盛未見有如昨者」的明治三十年前後呈示于日本文壇的。這樣「一如西方詩人樣地呼喊」地以「民族的言語」瘋狂了似地歌唱「清新橫溢的思潮」與「近代的悲哀與煩悶」的浪漫詩的代表詩人便是承繼

了北村透谷，中西梅花的新詩的路線而躍進的島崎藤村。上文就是明治三十七年九月藤村將紀念其青春時代的四冊詩集題作「藤村詩集」合刊出版時回憶當時新詩的盛運而寫出的序文的一段。這謙虛而爽朗的數語，如實地說明了藤村的青年期的詩業，並表現了當時的新詩的時代思潮。

藤村的第一詩集爲「若菜集」，是收集了自明治二十九年至三十年的詩作，以萌芽雪間的青菜的新綠爲名，裝飾了日本新詩史上的一頁。「若菜集」之後有「一葉集」，「夏草」(三十一年)「落梅集」(三十四年)等詩作。藤村的詩，因爲詩感不統一，多不免冗長散漫之弊，做爲新詩來看是缺少形式調整的古典底的美的，但是，由純一的感情所切迫出的高調，卻輝映于其詩切之間。

無路之身的我，

戀慕無路的原野，

心慌意亂間，

迷失到：

陸奧的宮城野。

心之歸宿的宮城野嘯，  
昏亂熱熾的我心，

惟有愛慕：

日沒草枯的荒漠之野。（草枕）

這是藤村的初期浪漫精神的感傷與殉情。

曉得麼：我的戀情？

撫着雄偉的你底手

呵，染塗着口紅的嘴，

該爲你而病了。

這樣絕叫了的情熱的戀情與新的官能的憧憬，是藤村的對於以戀愛不道德的前代的半封建思想的，發起于青年之自我覺醒的強烈的反抗之聲。

藤村的詩作中，尤以「若菜集」裏的「秋風之歌」，把西洋的詩風與詩情，完全溶解在自己的詩魂裏，在格律和辭句上，不失爲日本近代詩史上的逸品。

藤村的詩情的基調，在於他用意志之力抑制深藏內心的激烈的情熱不使流露出來，而卻不能忍受的漏洩了的殉情的嗟歎；在於青春的激烈的情感內訌，表面卻強裝靜謐，而於其間自然的流露出的深情。

藤村的詩的柔媚纖細的哀韻，一面承襲了日本近世歌曲的傳統，他面感受了當時的譯詩的影響，大體的說來是滲溢着近代的悲哀與煩悶的。

### 藤村的小說

藤村在他的長篇小說「春」的結尾說道：「像我這樣的人也是願意想法活下去的。」從這一語我覺得彷彿是尋到了藤村由詩

人轉變爲小說家的線索。捨棄了詩的寫作而在「千曲川的素描」，「生之記」，「櫻實成熟的時候」，「春」，「家」，「新生」等許多短篇，長篇小說中凝結了自己與自己的周圍的這個由詩歌而散文的轉變，在「像我這樣的人也是願意想法生活下去的」以願意知道人生，探索人生爲態度的藤村，乃是很自然的順序。

他的第一個長篇小說是破戒。在起稿破戒之前，他除去寫了三四個短篇之外，四年之間的時光，盡被他費在一面做着村塾的教師，一面觀察自己的周圍的自然與人生上了。破戒是明治三十七年，聽着喊賣日俄戰爭的號外聲，在「人生是大的戰場，自己是那從軍的記者」的信念之下寫起而于明治三十九年出版的。

藤村在昭和十四年正月的「寫在破戒之後」裡會這樣說：「由這裡可以看到寫破戒時日本文壇的情況。『我的散文雖是由『千曲川的素描』而開始，但長篇小說卻以這個作品爲最初的試作。當時文學上的新開拓是剛在這裡那裏的開始了。』的時代，我還缺乏創作的經驗，做爲著作者的新生活也是困難的草創之際，我記得在那之間只是把它寫成而出版也是相當冒險些。』我們再從『再刊破戒之序』裡，探索他寫這篇作品的心情：

「我起稿這篇作品的時候是明治的新精神漲溢於所有方面的時候，我忘卻了鄙夷之身，試用在我身之內外新抬起頭來的力量，貫徹了這篇作品。然而我還年青，今日看來，即是自己也覺得多有不能滿意的地方。」

所謂新，在近代是不能形容任何可恥的，爲什麼在這之間唯獨新的部落還要被以特別的眼光看待呢？我寫這作品時的部落，其實決不是新的，而是舊的，舊的部落。」

從這簡單的自白裡，便可窺得藤村氏是因了人道主義的感動而拾了這個社會問題的題材。此作一出，立即做爲當時勃興的



自然主義文學的最初代表作，被世人譁然驚視，譽爲了明治文學史上劃期的長篇。

然而藤村氏精進並沒有因了這種榮譽而休止，他的努力的方向也並未限于破戒所表現的問題小說。破戒的題材，結構，文章上雖有著在以前的文學上所見不到的清新的處所。但是作者的藝術內方針在那時還沒有確立，做爲新時代的文學者的藤村的文學事業當從自傳的長篇，以自己爲主人公，以透視爲副主人公而直接的擬視自己與其周圍的描寫青春時代的「春」爲始。在這裡，作者的態度確定了。不過，較之「春」卻還是「破戒」與在那之前所寫的「水彩畫家」等作品，在藝術上似爲傑出，我想作者若能以破戒的調子走他創作的路途，也許比較由「春」所確定的方針更能充分發揮藤村的詩人的天分罷。總之，在破戒與春之間，藤村氏的藝術觀發生了變化，這變化彷彿是受了因「棉被」等幾篇小說和幾篇有力的論文，提出了「自己解剖」，「現實暴露」，「無技巧」之類的文壇的問題而表集了社會的視聽的田山花袋的感化；既不單是在袋氏的感化，也是時代的風潮動搖了藤村氏的文學態度。

作者繼其自傳小說「春」而寫的是把從前的幾個短篇統括起來，描出了中年時代的自己的家庭與姐姐的家庭的複雜的人間關係的「家」。在「家」裡，詳盡的描述了夫妻間的暗鬥，生存的苦鬥，幾個孩子的死，親族關係的煩瑣事件，讀來從全幅所得感情非常陰鬱。自然從開初即糾纏着貧窮，因爲沒有金錢而致家庭人不能愉快的生活是使全篇的色調陰鬱的原因之一，但是處理題材的作者態度和筆致，實是使讀者陰鬱的要因。

這「春」「家」二作和作者大正以後的「生之記」，「櫻實熟了的時候」，「新生」，「嵐」，「分配」相聯，便形成了作者自幼年時代直迄老年時代的全生涯的龐大的自傳，而昭和時代

所寫「夜明之前」則是將這自傳的系統上溯至他文祖之代的歷史的大作。

「新生」是敘述個人的心之苦悶的主觀的作品，「家」是描寫一個家族的推移的客觀的作品，而「夜明之前」則是印象的描寫過去的一個村落爲時代之波流所動搖的情狀的作品，並未置重心於作中人物的個性描寫，只是把青年人們和老年人們的兩個型，對比在那裡，好像南畫中的點景人物，未能發揮人間的個性，所以缺少使讀者感到迫切的力量。這大概是因爲藤村氏既非想像力豐富的作家，而自己卻又盡力避免過分驅使想像的原故罷。誰也不認爲藤村氏的文學的天分拔群，誰也沒把他的作品看做傑出。在日本文學者中，我雖信爲只有森鷗外的聰明的頭腦，夏目漱石的豐富文才纔是壓倒群小的作者，但我卻欽佩藤村氏自寫作以來四十餘年如一日的不倦不惰的邁進於自己的文學之道的堅忍力，直到八月二十四日的死時還握着創作之筆寫作他未完成的大作「東方之門」。

九月十九日

一之書藝藝文版出會協家作北華

稟說小篇短

# 壽金張 集西京

進母群吳王匡水櫻賭約老綁罪師加自 目  
子 老 善 超 桃 節 徒 會 王 票 惡 哥 工 序 次  
城 爾 言 生 英 人 前

華北作家協會自成立以來，對於華北文藝界有極大的貢獻，近並出版「華北文藝叢書」，更集華北文藝界前輩之一主力，於本集第一集，共短篇小說十五篇，全係張氏近數年在國內外各大雜誌發表之三十餘萬字中之精華，描寫工人生活及鄉民生活，頗寫深刻耐讀，於高喊「鄉土文學」聲中出版，此書必能使讀者相識其意也。第二集亦於本月出版，其餘三集亦定於十一月間問世。本冊定價二元。

# 島崎藤村年譜

鑰田研一·章明譯

明治五年（二歲）

二月十七日生於長野縣西筑摩郡神坂村，（神坂村爲「黎明」的中心舞台，距中央線的落合川車站約六里。）爲七人姊弟中的最小者。名春樹。

明治十年（六歲）

其父正樹教以自著的「三字經」及「勸學篇」等。按其父爲私淑平田篤胤的國學者，維新後曾就神職。

明治十一年（七歲）

入神坂村小學校，其父更教以「大學」「孝經」「論語」等，所着衣服大部爲其母縫於自織。

明治十四年（十歲）

九月，與三兄一同上京，轉入敷寄屋河岸的泰明小學校，當時北村門太郎亦在該校。寄宿於京橋區檜屋町的姊丈高瀨家中。

明治十五年（十一歲）

高瀨全家歸返鄉里木曾福島，老人力丸元長與其獨小姐遷入，力丸氏爲高瀨氏甚友人，預幕時代的藩士，遂暫時受其照料。

明治十六年（十二歲）

是年秋，改歸銀座四丁目的吉村忠道氏照料，吉村氏爲高瀨的同鄉，明治座的股東。

明治十七年（十三歲）

四月，其父上京，作短期的滯留。讀中

村正直所著的「拿破崙小傳」甚爲感動。從海軍省官吏石井其吉學習英語，國學者的父親得知後甚爲憂慮，但終於許可了。

明治十九年（十五歲）

十一月，其父逝世，享年五十六。是年入三田英語學校。

明治二十年（十六歲）

吉村忠道遷至日本橋區濱町，遂一同遷移。轉入神田的共立學校，更轉入白金玉繩臺的明治學院。織馬塲勝彌（孤蝶），戶川明三（秋骨）等。

明治二十二年（十八歲）

在高輪的臺町教會，由教師木村熊次受洗禮。

明治二十三年（十九歲）

在暑學校聽了大西祝以「由希臘道德入於基督道德的變遷」爲題的講演，甚爲感動。讀了長谷川三葉亭所譯的「幽會」對其清新的筆調，甚爲驚歎。其母一度上京。家中瀕於倒產。

明治二十四年（二十歲）

六月，明治學院畢業。吉村忠道於橫濱的伊勢崎町開一雜貨店，遂充該店店員。九月，離開橫濱，爲明治女學校校長巖本治主宰的「女學雜誌從事翻譯工作，最初翻譯者爲阿迪生的「母親的幻想」。識若松賤子（巖本夫人），星野天知。

明治二十五年(二十一歲)

二月，識北村透谷。四月，充明治女學校的教師，所担任的課目為英語與英文學的初步。秋季，訪平田秀木於日本橋區伊勢町，得從初次晤面。受徵兵檢査，得乙種合格，被編入國民兵。

明治二十六年(二十二歲)

一月末，創刊雜誌「文學界」與星野天知，北村透谷，平田秀木，戶川秋骨等，同為該誌同人。雜誌的出資者為經營砂糖發賣的星野天知。二月，脫離基督教會會籍，辭明治女學校的教職，走上漂流之途，探訪芭蕉與西行的遺蹟。暫寄寓於鎌倉圓覺寺。再歸返濱田的吉村家。其母由故鄉神坂村携全家上京。

明治二十七年(二十三歲)

五月，遭北村透谷之死。六月，移入其母與長兄所住的下谷區三輪町之家中。

明治二十八年(二十四歲)

北村透谷逝世週年，為亡友編寫遺稿集。六月，遷至本鄉的湯島。一度訪樋口一葆於下谷區龍泉寺町。

明治二十九年(二十五歲)

一月，識田山花袋。移至本鄉區森川町。與平田秀木及上田柳村(漱)等的外國趣味不相容，主張純粹的日本趣味。秋季，赴仙臺的東北學院充英語教師，卜居夕影町。

十月，其母因虎列拉急逝，遂携遺骨返回離別十七年之久的故鄉。

明治三十年(二十六歲)

八月，處女詩集「若菜集」由春陽堂出版。秋季，辭東北學院教職而歸返東京，住於本鄉湯島的長兄家中。

明治三十一年(二十七歲)

詩文集「一葉集」由春陽堂出版。七月，小住於木曾福島的其姊家中，寫作「新潮」「農夫」等詩，命名為「夏草」由春陽堂出版。識蒲原有明。

明治三十二年(二十八歲)

四月，赴舊師木村熊經營的信州的小諸義塾充國語教師，精居於小諸町的馬場後。與函館的秦冬子結婚。識三宅克己。

明治三十三年(二十九歲)

詩集「落梅集」由春陽堂出版。起「千曲川速寫」稿。長女阿絲誕生。

明治三十五年(三十一歲)

寫作「舊主人」稟草履二篇，作為由詩移入散文的嘗試，前者發表於「新小說」十一月號，後者發表於「明星」十一月號。識島生馬，小山內薫。

明治三十六年(三十二歲)

九月，出版「藤村詩集」合本。次女孝子誕生。

明治三十七年(三十三歲)

擬於日俄之役從軍不果，遂起「破戒」稿。三女縫子誕生。

明治三十八年(三十四歲)

辭小諸義塾教職，移至東京郊外西大久保，「破戒」脫稿。在貧窮的生活中，長女，次女，三女相繼死去，葬於西大久保長光寺的墓地。長男楠男誕生。

明治三十九年(三十五歲)

得岳父秦慶治的出資，將「破戒」自費出版。該書為自然主義的先驅作品，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九月，移至淺草新片町。

明治四十一年(三十七歲)

由四月七日起，將長篇小說「春」連載於朝日新聞，這是為新聞每日執筆的最初嘗試。十月，「春」由上田屋出版。次男鶴二誕生。識中澤臨川。

明治四十二年(三十八歲)

短篇集「藤村集」由博文館出版，感想集「寄自新片町」由佐久書房出版。三男翁助誕生。

明治四十三年(三十九歲)

由一月一日起，將長篇小說「家」連載於讀賣新聞。

明治四十四年(四十歲)

四女柳子誕生。妻冬子因產後出血逝世，享年三十二。

「家」脫稿十一月由上田屋出版。

大正元年(四十一歲)

四月，短篇集「食後」由博文館出版，十二月，「千曲川速寫」由佐久良書房出版。編纂父遺稿「松枝」。

大正二年(四十二歲)

一月，短篇集「朝飯」由春陽堂出版，二月，童話集「眼鏡」由實業之日本社出版，四月，短篇集「微風」與感想集「再寄自新片町」由新潮社出版。是年春，移至芝區高輪，留下沒有母親的孩子們，由神戶搭西門號首途赴法。在巴黎旅舍，寫作「寄自法國」，連載於朝日新聞。

大正三年(四十三歲)

在巴黎旅舍，寫作「櫻實熟時」法國紀行的「和平的巴黎」由佐久良書房出版。六月，歐洲大戰勃發，為避戰亂，暫時偕同正宗得三郎移居鄉村黎毛究。

大正四年(四十四歲)

法國紀行的「戰爭與巴黎」由新潮社出版。識石原純，水上瀧太郎等。

大正五年(四十五歲)

七月四日，由法國歸國。在朝日新聞連載感想文「歸還故國以後」。

大正六年(四十六歲)

移居芝區櫻川町的風柳館。四月，童話集「給幼小者」由實業之日本社出版。

大正七年(四十七歲)

由五月一日起將長篇小說「新生」連載於朝日新聞。七月，航海記「到海上去」由實業之日本社出版。移居麻布區飯倉片町三十三番地。十二月，「櫻實熟時」由春陽堂出版。

大正八年(四十八歲)

「新生」上下二卷由春陽堂出版。羅馬字譯的「藤村詩集」由研究社出版。

大正九年(四十九歲)

童話集「故鄉」由實業之日本社出版。其姊圓子逝世。

大正十年(五十歲)

二月，由於詩話會的發起，舉行生誕五十年的紀念祝賀會，被贈以該會編的「現代詩人選集」。改編「北村透谷全集」完竣，三月，由春陽堂出版。被推薦為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

大正十一年(五十一歲)

「藤村全集」全十二卷由國民圖書株式會社出版。四月，使用全集的版稅，創刊雜誌「處女地」。感想集「寄自飯倉」由アルス出版，「法蘭西紀行」由春陽堂出版。為使長男楠楠學習農業，使之移居鄉里神坂村，並順便將亡妻子的遺骨改葬於父母永眠的永昌寺墓地。

大正十二年(五十二歲)

一月，患中風，靜養八個月。四月，「

藤村創作選集」上下二卷由春陽堂出版。九月，遭逢大震災，雖免於難，但著作的紙版，大半燒毀。十月，震災記「給兒子的信」連載於朝日新聞。

大正十三年(五十三歲)

一月，藤村小叢書第一輯「一個女子的一生」由新潮社出版。六月，第二輯「三人」由新潮社出版。童話集「幼年物語」由研究社出版，「藤村感想集」(中村星湖編)由人文會出版。因病辭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大正十四年(五十四歲)

三月，感想集「待春來」由アルス出版

。「島崎藤村集」(現代小說全集第九卷)與藤村小叢書第三輯由新潮社出版。為在神坂村從事農業的長男楠楠，購買房屋一所。健康尚未十分恢復，所以是年後半年，專門編纂「藤村讀本」六卷。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五十五歲)

二月，「藤村讀本」六卷由研究社出版，羅馬字譯的「故鄉」由日本的羅馬字社出版。四月，携末女柳子探視神坂村的長男。次男鶴二入川端研究所，繪畫餘暇，並在長男的農園工作，五月，移居神坂村。

昭和二年(五十六歲)

短篇集「嵐」由新潮社出版。由夏季起，着手畢生大作「黎明」的準備。其門人等在小諸的古城遺址設立了藤村碑。

昭和三年（五十七歲）

「新生」被翻譯成中國文。十一月，妻川越市醫學士加藤大一郎之姊靜子爲後妻。

昭和四年（五十八歲）

起「黎明」稿，由四月起開始揭載於（中央公論），一年四次。

昭和五年（五十九歲）

十月，感想集「在市井中」由岩波書店出版。

昭和六年（六十歲）

「破戒」被翻譯成俄文。

昭和七年（六十一歲）

一月，「黎明」第一部由新潮社出版。

昭和十年（六十四歲）

當「黎明」完成之際被贈與朝日文化。

計畫由新潮社出版定本版藤村文庫，其第一編爲「黎明」第一部，第二編爲「黎明」第二部，是年十一月，同時出版。

昭和十一年（六十五歲）

九月，以日本代表資格出席在阿根廷舉行的「俱樂部國際大會」。

昭和十二年（六十六歲）

二月中旬，移居澁町區下六番町十三之十。五月，集「若菜集」以前的詩歌，戲曲，隨筆爲一冊，題名「若菜集以前」，由日本書莊出版。

昭和十四年（六十八歲）

二月，將改訂版「破戒」作爲定本版藤

村文庫第十篇出版。

昭和十五年（六十九歲）

一月，童話集「故鄉」由研究社出版，二月，南美紀行的「巡禮」由岩波書店出版，十一月，童話集「力餅」由研究社出版，十二月，童話集「冰窟窟」由新潮社出版。

昭和十六年（七十歲）

五月，被推薦爲帝國藝術院會員。是年春，築別莊於神奈川縣大磯町東小磯八十番地，其後即多住在別莊，不在本宅。

昭和十八年（七十二歲）

由一月起，開始將長篇小說「東方之門」揭載於「中央公論」。八月二十二日午前零時三十五分，在大磯別莊，正執筆「東方之門」，因腦溢血急逝。二十四日，埋葬於大磯南本町的地福寺境內，並在東京赤坂的青山齋場舉行本葬，蒙天皇下賜幣帛。

【附記】從前發表的年譜，計有藤村自寫者及山崎斌氏所作者，但均有誤謬，我雖已將其訂正，但仍沒有完全無誤的自信，在尚未作成完全詳細的年譜以前，暫先將此發表。

# 編輯小記

日本文學作家島崎藤村氏於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前三日在大磯別莊逝世，學世哀悼，關於其生平已有多數介紹，本刊這次原想出一較豐富之特輯。關於島崎藤村氏的介紹，有王真夫先生執筆，之一島崎藤村文學肖像一文刊登；年譜一文爲九月中日本文學報國會出版的「文學報國」新開所載，是比較最新穎豐富的。島崎氏遺作有長篇小說「東方之門」，原載「中央公論」，只登三章，作者即去世，本刊特譯載開始一部份，以誌紀念。還有日本作家近有追悼他的文章很多，本想選擇幾篇，一時也來不及了。

這一期的詩是極整齊的。沈寶基先生是研究法國文學的專家，所寫詩除前「輔仁文苑」及「北大文學」一文外，其餘各位讀者亦極熟悉，皆可一讀。尤可感謝者爲上海柳雨生先生自日本參加文學者大會歸來，即以「奈良所見」一詩見賜，這還是本刊發表南方作者文字的第一次。

大東亞文學賞決定了中國袁厚和予且兩先生當選，這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本期由上官春先生特將兩部得獎作品累加評介。本來還有一篇「袁厚論」預備發表，作者上官筆先生，因忙向未草成，容下期刊出，並望諒之。是一個在上海從事話劇運動多年的青年，這劇本描寫一個平凡的故事，却也很深刻動人，預備三期內登完。



# 東方之門

島崎藤村作

(未完遺作)

崔正譯

## 序章

依據古老的傳說，太陽的光會一度隱藏到天上的石門裡去。這個世界完全變成長夜的連續，於是一位思慮很深的神到世上來，他感到不久太陽就會出來，爲了訴諸黎明而集來了許多的雞。叫做常夜長鳴鳥（古日本神代稱雄雞之名——譯者）的東西的聲音雖然衝破了黑闇的天空而在遠處近處響了起來，可是世上依舊是黑闇的。於是又有着強大的力量的神來，可是無論多大力量的神，也不能擁開那關閉的很堅固的石門。同時也有着拿着被鍛冶出來的純鋼的鏡子來企圖照明這暗黑的神。也有着拿着琢磨出來的毫無污瑕的玉的神，搬運翠枝葉繁茂的

强大力量的神刻不容緩的，剛剛看到太陽神從石門裡稍現玉姿，立刻執住太陽神的手把他拉了出來。從此，太陽也有着光，大地也微笑了，神也和人互相交往起來。

這個古老的傳說，長久的由人們繼續着講說，或成爲神樂之舞（爲今日流傳於日本的古代音樂，同時歌舞，專用於酬神之際演之，樂器爲琴，笛，板三種，至後世又加入箏——譯者註），或成爲戲樂，屢次在民衆的面前演奏出來。只要是能够在這個國土上享受着生存的人們，沒有不是願望着這塊人們的偉大的母親同時又是都有着希望而站立的這個大地上，永久充滿着輝煌着太陽的光吧。可是，歷史的推移所傳記來的嚴酷，動輒會打碎許多人們的希望。象這個古老的傳說告訴給我們似的，因爲光是既有時顯露，同時也有時隱藏的。因之而沒

常照樹（係一種四時不落葉之常綠樹即松柏之類——譯者），爲企圖掃清一切的污穢殘陋的東西而在樹枝上掛了許多青布白布的神。也有一心不亂在用棒皮占卜的神，即使是集聚了這許多神，而對隱藏在天上的石門裏的太陽神却是毫無辦法。最後，一位有着有趣味的姿態的女神來了，這位女神很滑稽的把胸前的十字綽上掛了蔭面生長的蔓草，頭上纏了陽面生長的蔓草，手裡拿着竹葉，用很可笑的步伐跳着出來，不但如此，她就像神變化成人的時候所現的形體似的，不恥的顯露着乳給人看，自腰部以下只有短短的帶子飄盪着。看了這個，沒有一位神不哄然發笑的。就連堅固的石門也忍不住的張開細眼來，這時，有着

等看到太陽而死去的人們也不在少數的同稱的那種時代也會到來，恰像一片晴雲，從民族的歷史上面漂了過去。也有着許多許多像站在堅閉着的天上的石門前面的許多神似的，悲觀着這個世界的末路的人們也生到這個國土來。有的人帶來深的思慮，有的人帶來強大的力量，有的人帶來像鏡子似的純真的清朗，有的人帶來像明珠似的美德，有的帶來淨化，有的帶來豫言。一面從淺近的滑稽出發，同時又有爲了或使之調和爲言語，或使之深奧，一生不斷的勞費心力的人們。

更有着感到太陽不久就會出來，爲了告訴這事而生到這個世上來的人。在這些先輩之中，更有能發見了遠渡重洋來此，雖然身爲異邦人，而真誠的認識愛護這個的國民，更領導這個國民的稀有的人。

二  
當長久的鎖國（日本德川初世，幕府危懼外教傳來而屢屢發令禁止與外國通商交通——譯者）繼續着的時代，長崎港外是不久許唐船及荷蘭船以外的船隻入港的，雖然這裡有着德川幕府的深慎的用心，但是却從這個國家向世界開放着的唯一的空口不絕的流進來新鮮的空氣。

在上有着二三個長崎奉行（武職名，相當種種事務而施以處理的人——譯者），在下有町年寄（似今日之里長而有行政權——譯者）七人，會所目附（似今之特務之類——譯者）二人這一點，正是明言交通貿易的中心的這個港的現狀。有着唐船約百十餘艘。高麗船約二十餘艘，荷蘭船三艘，其他更有七十餘艘因貨物不允上陸而準備原船載回的船隻，那是當元祿（德川中世，エキン）初年的事。其後，雖然依於幕府的方針，那些貿易船的數目逐次被加以制限，依舊接連不斷的有着許多唐船和荷蘭船入港，裝載着國籍不明的貨物到着同時立刻辦理送還手續的船隻也着實不在少數。

在東洋的許多港——從南京廣東方面到暹羅地方之間的——比較近的被稱作「口港」，遠處的被稱作「中興港」更遠方的被稱作「奧港」的諸港，固不待論，更遠自爪哇，東印度地方，歐羅巴各地，種種

天產及人工的輸入品都給貿易商人運到長崎港來，那些東西，都是先送到江戶，在初期是不許可當地商人直接貿易的。在港口，還有輸入品的鑑定官，人數也相當的多，分成香木，藥材，唐貨，玉，鹿皮，牛皮或漆，油藥等種目而分担之，都是被稱爲鑑定家的，這裡更有唐畫鑒識家四人和書物鑒識家三人。

古金，安南金或唐銀之類也是從長崎輸入的。外國產的優良種大馬也是從長崎輸入的。

元朝以前的書籍也輸入了很多，因爲當地「對於人民的擅改教派特別加以禁止」，所以或被認作是與邪教有關的書籍，或被發見的國家禁讀的書籍會屢次被焚棄。可是書籍依然不斷的輸入。輸出的日本刻本也不在少數。如「日本書紀」，「易經本義」，「古文孝經正文」，「大學章句新疏」和其他許多日本版書籍給唐船輸出去。」（第一回）

更有唐朝的名人來隱居的，或是明末亡命之客，或是尋求永住之地的歸化人。其中更有朱舜水其人一直來到長崎隱遁了七年才被水戶侯發見。更有隱元和尙帶領二十餘人落住於興福寺，更有後世被稱爲長崎漢畫之祖的畫家逸然和尙。每年總不絕的有着唐僧，聽到這個長綠之島國的港的種種傳說而渡海來此。

到了文政年間，長崎不獨是貿易商業港，同時又是學問的匯集地。大大小小的唐語通譯總有七十多人，荷蘭語通譯也較之不少的長崎地方，漢學的隆盛固不待論，以其深的素養爲基礎新的學風也興盛起來。天文測量以及其他諸學術都顯示着長足的進展，蘭日辭典編纂也博得很高的名譽。當這種空氣之中，與帆船三人姊妹就入港的同時，一位滿懷着「到日本志」的願望而到着的新旅客。荷蘭風俗的帽子和衣服都滿帶着潮風。這人就是希包爾特。

三  
到達長崎出島的希包爾特，先爲了向長崎奉行告知此番來此的

旨意，必須辦理各種手續的。當荷蘭船入港之際提出示給臨檢官吏的書類時必須由本人親自出頭。更須幫助船長來回答迎他們的官吏們的質問如：船的名，船的大小，巴達維亞出港月日，附屬船の有無，各地的風情等。他是帶着自當時的巴達維亞總督給長崎奉行的公翰，內容是很鄭重的介紹荷蘭醫生希包爾特，假如貴國的高貴的侍醫或各大名（德川時代的藩之主——譯者），侍醫之中有希望從荷蘭醫師教授療法的，並不希望從貴國得到多大的費用，只希望使此人永久滯留於長崎，而教導貴國人，以稍爲報謝二百五十年來荷蘭所受到的日本的恩誼。按照從來的慣例，來迎接的官人，收受這類公翰和其他書類的同時，把二個人質也帶到日本船去。

映在希包爾特前的出島，位於長崎市的南方，是一個恰像一面散開的日本扇子形狀的小島，這是用附近的丘土來築造成的用玄武岩砌成牆壁，用防衛波浪的衝擊。水面高漲的時候，僅僅能較水面高出六尺。北和東是狹小的河流。僅有一條石橋可通長崎街，假如從這裡往長崎街裡去，是必須通過有着看守的大門。狹小的地方，荷蘭官吏的板房住宅，倉庫以及其他住宅緊密的連接着，當中貫通了一條很長的道路，幾處廣大的長官住宅看來甚是名符其實，都是最近才改造成很有趣味的樣式，高空中聳立着飄揚着荷蘭國旗的旗竿，鮮艷的紅白青三段的顏色，給與很寂寞的滯在這裡的同國人多少的歡喜。尤其是每當荷蘭船の入港，荷蘭國民祭或日本國民的祝祭日，更添光彩。旗竿底下的空地，植物園以及蔬菜園等僅僅是作爲散步用而設，外人都給閉居在小島上受着嚴重的監視。

到這樣的地方來，希包爾特開始活動起來。生在德國，從南德國的大學畢業時，就抱着研究東洋的志向，雖然早就有着到日本國來的願望，但是除了荷蘭人以外不許入國的消息給他知道的時候，他已經爲巴達維亞總督所選許被選拔爲長崎商館附屬醫官，同時他也是很滿意的坐上這把椅子。雖然，在他以先也是有過此例，所以不能肯定他

是到出島來赴任的荷蘭醫師中惟一的德國人。可是他是僅僅二十八歲的青年。他不僅僅是忍耐了旅行中的許多不自由，對這個國土上的一切，放開了柔軟而好感的眼光。他總是住宅旁的植物園去散步。那地方是元祿年代先來的荷蘭醫師，同樣是德國生人堅伯爾最初設計的在這個園裡最初的歐洲風的藥草園。

堅伯爾曾很早就把這個國家介紹歐洲，更爲了後來者著述有「日本志」。園裏的每株植物都殘留着昔日爲此園而奔勞的採集者的苦心，綠葉紅花，垂伏着的每片花上都殘留着當初栽培牠的主人面影。原本希包爾特並不是僅僅爲滯在於長崎的僅少數的荷蘭人而被選拔來的醫官，所以只要是這個園裏的人有希望要他診察的，他也是同樣的應付，更加以他是德國南部大學的出身者，所以他的博物學上的知識也很得到許多人的仰望。原因不外是，當時正當荷蘭在南洋方面屬領殖民地的大部分被英國奪去之後，到國王維路列一世才稍稍回復失地而正要樹立新政策的時候，從日蘭貿易再檢討的必要性說來，對日本的國土產物等的研究，是很需要像希包爾特這樣有學識和才能的人。更加以荷蘭本國有着大的植物園，差不多當時往歐洲各地去的花，草，盆栽都是由本國一手供給，所以對他主要的期待，也不外是希望他能得到日本產珍奇植物的種子。可是，在他本人却樹立着另一個學術研究的目的，固然，假如沒有對學問有着興味的巴達維亞總督卡培路連的盡力，和當時的長崎奉行高橋越前守的特別的好意，那即使他有着怎樣的誠意和熱心也總不會豪言：「研究這個在世界最上最有特色的土地這件事是放在我的兩肩上。」這句話來。可是掉頭看一看他的本國呢，那正是十九世紀剛剛開頭，德國浪漫精神的勃興期，高倡着修列哥爾兄弟的桑斯克力特文學沙翁翻譯，哥力木兄弟的童話，辭書文典的編纂，詩人哥德的西東詩篇。文獻開發，關於民族和鄉土的資料的蒐集，歐亞諸國的言語文學的移入，更加上對東洋的熱的憧憬，藉此機運在巴里新設了「亞細亞協會」以及「亞細亞學報」的創刊，更有年青氣



銳的希包爾特也和當時的德國青年同樣的燃燒起心胸，雖然是總籍而志願了蘭醫，遙遠的越過波濤而來到日本決不是偶然的。

希包爾特可以說是來到了黃金時代的長崎，在這個國家的本草學者，醫學者之間，已經有着相當長期間的準備，而專等像他這樣學識的豐富的人來。

對東方的憧憬——懷着這樣的心而遠渡重洋到這塊完全生疏的地方的希包爾特，像是在這個國家發見了想像以上的東西。在這個國家的各地，從半世紀以前就有着荷蘭學者輩出，都競爭着讀荷蘭書，明悉荷蘭學術，而着手於翻譯事業。由於杉田玄白，宇田川槐園，大槻玄澤等完成的西洋醫書的譯本，在他來到以前已經出版了不計其數。其來到之後，在出島的荷蘭公館招集了長崎地方有志於學的人，雖然每週講授一次西洋醫學和博物學，可是無論是由於通譯或由於聽講的醫師們，他很明瞭的看了出來這個國家的人們的知識慾，實實超乎尋常以上。只不過是這個國家的人們，已往僅僅是由書本上得到了西洋醫學，並沒得到過一次習得實際的西洋醫學的機會。當時，雖然對外人的取締極其嚴重，堅決的禁止身為荷蘭公館的醫官而診察市內的患者，但是對於暗密的來乞求診察的人，他總是很喜歡的應付。因為他的為人極好，所以當他文政六年夏季來到長崎，到秋季將臨的時候，已經在這個生疏的土地上有了意中人。是一個許可出入於荷蘭公館的遊女，引田屋的叫做其扇的。當飄飛起秋雨的時節，其扇常穿了有紋章的秋夾衣和黑添的木屐，撐了有圈紋的傘到他那裏去，像他那樣隆鼻秀眉，有着德人固有的凜凜的容貌，雖然身軀強大，可是却絲毫沒有像其他外人常有的以傲慢不遜的態度來卑視生疏的土地的態度。寧勿說他是，以尊敬的心理，想要來和隱藏在這個國裡的一切接近。他的態度，使通譯翰林榮建等景仰，使町年寄高島秋帆欽佩，更於短期間內，得到隨同官人到太村町的翰林塾（當時有名的荷蘭通譯的家塾）及樺島町的吉雄塾（全上）去從事診治療的許可。這在當時實實是

異例，由於他所携代來的藥劑和醫療器械的奏効，給予這個國家的近代臨床醫學奠了基礎。日本固有的產科，使妊婦睡在地上的蓆子上的長崎的奇異風習，或給產褥上的產婦吃米等等，從久遠的老年傳來的習慣，也在這時初次和這位外人作最近的接見。不但如此，他更得到獨自到長崎郊外去採集種種藥草的超出例外的許可。

不久，得着長崎奉行的高橋越前守的許可，希包爾特在郊外開創了鳴瀨塾。地方是設在臨近鳴瀨川，順着有茂盛的竹林的傾斜地勢，開拓了二町有餘的土地，而適合於學子研瑣的絕勝之地鳴瀨溪間。二座建築，一方是診療所兼有住宅，一方是新的學舍兼有研究所。有着二口井，對花地的灌溉也甚便利，希包爾特每週從出島的荷蘭公館到這裏來一次，診察院中的患者之外，總是以和這裡職員的家族聚在一起藉以和這個國家的習慣親近為快事，以等待集到這裏來聽講的人們為快事。把採集來的藥草移植到花池子裡，生了根，長起來，露出新葉，看牠的有生氣的呼吸而引以為快事。他不但對講義不接交任何謝禮，對診察也是同樣的，只是高興的接受學問上的報告和博物標本。因此身為荷蘭商館附醫官的他的這種態度，確使當地的應援者所景仰。像吉雄權之助以及其他在當地有着家塾的高超的通譯等，對語學的教授上，和長崎奉行所官人的接觸上，都曾替他幫助了很多，更有當的在以前有着和荷蘭人交際機會的有德望的老人茂傳之進，首席町年寄菅原碩次郎等人們，都率先以新學問的庇護者而很熱心的支接着他的事業。

在鳴瀨塾，漸漸的集聚來有為的青年。高野長英，伊藤圭介，伊東玄朴，高良齋等都是先後來從他學習，其中，假如有缺乏學資的則使之幫助他採集植物或處理塾舍諸事，或使之作助手而相當醫療，其中更有任用作塾頭，以勉勵諸學子的學業。新學舍的名聲引起諸藩的注意時，那用羨慕的眼光來看長崎遊學者。那些人之中，有遠自江戶來投入他的門下的醫師湊長安，阿波的美馬順三，更有三河的平井海

藏，岡研介等諸名醫師及少壯學者。這樣的希包爾特所看到的和所聽到的，沒有一樣不是引誘着他渡重洋而來的行旅者之心。他確是用最大苦心，問他的門人許多疑問而致力於正確的認識日本。譬如說，這個國家的男女的平均年齡幾歲，這個國家的何處有長壽者，女子的初潮是從幾歲，或是幾歲生子，一年每百人裡死亡幾人，藥劑中植物性的和動物性的和礦物性的，究竟那一類對日本人有効等等。以誠心來問，回答的人誰能無情。甚而有些事物，弟子們被他質問了方才意識到牠的存在。他更給人許多論文的課題，試驗着使他們用荷蘭文寫。例如，某某記述長門周防的地理學的統計，某某記述海鹽的製法，記述常用的染料及染布的方法等。

## 五

是午前兩點過，希包爾特已經回到出島去以後的事情。有人在敲荷蘭公館的大門。經守門的人問過，却是住在街裡的曾經受過希包爾特的診治治療的患者，突然容態輕劇，門下生和患者家族來告急的。即便在這種場合，不經過通譯是不能通達的，可是在夜間出入蘭館，在官方是嚴禁的。門下生即使怎樣焦急，也是在沒得到先生的來施的處置。請求了看門的人，往通譯室問通譯，值班的小通譯被請了出來。把病人的病狀說給他，請他轉達給希包爾特，小通譯雖然作着一副應承下的臉面，却自己尋思時間太晚，所以把現成的藥方給門下生。

一，基阿塔利斯四分，水半磅

一，煎後加卡婁美婁一格蘭姆，茶用七二度，

像這種光景在出島是不算新奇的。身為荷蘭商館附醫生的希包爾特是並沒有日夜和門下生在一起的自由的。

在這樣的環境中，希包爾特唯有把他的，身為外人而特別許可他每週到碼頭去一次的異例，做為最快捷的事。他在醫術，眼科學，婦人科學之外，更通植物學，物理學，地理學等，同時更對言語的研究

用着苦心。他講授給他的門人的講義雖然是範圍如此的廣大，可是內裡充滿着十九世紀初頭的研究精神，決沒拘泥於現來的現像等的分析，從那許多講義引出來人們的各種學問上的報告。這些都築成他研究日本的基石。美馬順三等把石坂宗哲的「灸法略說」譯成蘭語，桂川甫賢把小野蘭山的「花葉」譯成蘭語。有的寫來日本產的昆蟲圖說，也有的寫來日本貨幣考，也有的寫來藍染法，更有的寫來日本古代史及勾玉記。尤其是高英長英寫來的，在日本茶的栽培法及茶的製法為個中最精細的報告之一，同時他的荷蘭文使希包爾特驚異。因為當時的只要是名之曰學士之流的，沒有不和漢學親近，只要是稱為醫者的由於本草書目的必要也不缺乏漢學的素養，所以這些人們應乎時需，對於由漢學傾向荷蘭語的準備也可以說是有着充分的準備。

希包爾特由於逐漸探求，發見出隱藏在這個國家的人們之間的美的性質，那日本固有的傳統不只是歐洲人，恐怕同樣的東洋人之間，也很少認識的。這裡沒有像其他民族的記錄所殘留着的，用敵將的頭骸骨作盃，更用他的人肉做下酒菜的那種殘虐。在先來的蘭醫的記錄中，也是寫着日本人是有着猛烈而勇猛的神佛決不稍有輕蔑。並且他們看兩所說的「對於世界上並不甚知曉的神佛決不稍有輕蔑。並且他們看，只要對之有所信奉，頑固到底決不改變他們的誓心的高慢之點。假如把他們的高慢和好鬥的性癖除去，則是無比的溫和伶俐，又且富於好奇心」

滯在長崎，日日對地理學和言語方面亦加以深切關心的他，知道了在這日本有着像最上德內那樣的學者，他無論是由於德內的關於蝦夷樺太島與海洋之關係的說明，或是由於說明一緯度約核日本的二十九里的精細於數理的報告，他很想像出他的知識的深奧，更想像出像德內這樣的人是怎樣對愛奴語的研究有着先覺。他更知道了在這個國家有着用正確的測量和調查的結果明示薩祖與樺太之間的海峽的學者岡宮林藏。

(待續)



## 見所良奈

生 雨 柳

嗚咽的鳥鳴忽然的停了，  
倒把我吓了一跳，  
它的清音慢慢兒的復活，  
眼前倒也看得出一陣清靜。

那是一片死水，  
死水也很澄澈現出倒像，  
筆管一般直的綠松正如冬青，  
烏瓦閃着雪白的光亮。

路上只有兩個騎腳踏車的人，  
白衫褲一溜烟兒變成無踪無影，  
留下的也許是他們的年齡，  
他們的黑脚（注一）和木屐。

一頭黃牛緩緩的被人拖曳，  
上面沒有載着取經的包袱。  
紫的白的黃的少女是不是去上學？  
她們沿着河邊喧笑。

沒有雷鬧，也沒有冷寂，  
燈影也像白天那樣光亮，  
太陽依舊燦着熱烈的焰火，  
人們恢復了人類的辛苦和情性。

（注一）穿木屐時，襪子也是黑布特製的。

# 禍災的裡歌

(章二外)

你愛聽這曲歌嗎

災禍就在這歌裏

一聲高

拋你入雲霄

(誰能拾取你的粉骨呢)

一聲低

沉你入海底

(誰能打撈你的屍體呢)

而纏綿的哀訴中

你的生命

既欠柔指的一剪了

亦將不絕如縷

像臨終時的嘆息

不飲而醉

他沒有喝酒

其實喝了

自己還不知道呢

喝而醉了

他沒有談愛

其實愛了

自己還不知道呢

愛而苦了

你看他臉上的神兒

你看他走路的樣兒

你聽他說話的聲兒

你聽他唱歌的調兒

萬花筒

我是時間裏

不擊自破的

鏡子水晶玻璃

想恢復舊日的完整嗎

誰敢有這種妄念

且亦不會感激

徒增我醜陋的鋸補者

神奇中的孩子和女子

但願在你們

處着眼的注視着

手指的撫弄中

輕轉的暗筒中

我破碎的生命

我生命的餘粒

尤能幻出

鮮艷的花兒不同的圖案

尤能幻出

一而三三而萬的形態

沈寶基



## 再見與別離

朱芳濟

### 再見

如風的語我以揚州賭風，  
將令我一生低首長憶；  
風過處乃是空虛，  
又令我如花草之低頭了。  
我將冥想你是魚在水中，  
我將冥想你是鳥在清空，  
如果幽奧地以地獄為天堂底大門，  
我將贊揚，魚鳥的高深  
人間的溫暖是這樣的：  
在精神之邱壑裡流離，  
在花般的燈下低低懇談，  
父母珍愛那回頭的孩子。  
像雪的生命，悠然，  
一路上如一無所見的，  
而所負荷，如憧憬。

已早經到達了天一方

### 別離

後夜的雨幽探  
落在前夜的  
花濃月皎裡  
此夜金風正起  
人類在問之環中  
知道朱顏難駐  
與美人的別離  
你與青天同樣的遠近  
藍天綠樹和白雲  
做成你的窗的夢  
當夜半燃起孤燈  
你的燈是我的白晝  
星散（夜田樹間發散）  
人類幸有宇宙的縱觀



## 秋晚五章

石雨

負着多量寒冷的午夜雨  
以細碎的敲擊聲墜落了，  
於是主人披衣而起，  
聽窗下低咽的雞啼狗叫，  
「失去寧靜之夢的孩子，  
多少陰濕來在你們身上？  
何處有最平安的蔭蔽呀，  
讓我快點開開這茅屋的門。」  
負載着多量寒冷的午夜雨  
從容地侵入窗紙了。

二

石橋上的陰濕夜天空  
掛着一兩顆有面幕的星斗。  
在酣睡之列樹之覆蔽下的

小販如一個剪貼的人形。  
只有三五緩步者互相追隨，  
帶着他們的夢寐的喃語，  
我欲走向遙遠的燈火，  
但寒冷通過列樹而下降了，  
葉葉似將同時墜地，  
餘下無生意的寂寞的世界  
和這孤獨地深夜街頭人。

三

從你走後，  
每夜有木梆聲了，  
那敲打的人又愈走愈近，  
像夜食的叫賣者一樣。  
有一夜你說他久已不來了，  
現在那比從前更長的聲音  
清晰地回答了我們，

一六

不知只餘下一個主人，  
聽了狗叫又聽落葉，  
不知你夢中有沒有寒冷，  
這兒好幾次涼風入屋，  
窗外又有人說，「雨大起來了。」

四

常常隔窗對人說安靜的毒枝  
在暗色的天空下劇烈地顫抖，  
而集聚分散的殘葉  
疾跳起來打在衣襟上，  
小庭院有了異樣的嚴肅，  
宇宙間的聲音又是恐嚇的，  
且輕輕地退回來吧，  
放下窗簾再開起屋門，  
好安心地聽葉實敲着土地。

五

有雨止後的水滴聲，  
有泥路上的街車，  
和窗外過客的偶語，  
而我像是一無所聞地  
看守這無月無星的夜。  
我願意早一點入睡，  
明天是你回來的日期，  
到早晨我好先掃一掃院子，  
免得積聚的糞葉使土地變色，  
而且索索地對你說寂寞。

# 憑窗寄語

(獻給一個雨天)

先投下一棵憂怨草  
窗前有蟋蟀在嘶鳴  
蒼頭有白雲掠過  
候鳥織就滿天悽依

在秋風的山園里  
柿子紅得像血染的鈴鐺  
這是十年前的記憶  
却覓着春日的惆悵

且輕輕踏着步履  
有無愁鳥飛在夢里  
聽許多青石在訴說  
請別再敲銀鈴的往日了

會讀過那河畔的牌坊  
於是思緒起多少往日  
綠樹紅花與溫馨月光

## · 視 願 ·

水流有青魚躍起

如一支零葉隨風飄去

秋風攜着熟悉的足音

一遍漁火向自然里泯滅

天邊的色彩散落到天外

綠帶子有一條古鎮的夢

夜色是逍遙的

用白雲織一篇冥想

橋下的蘆葦在悸動

擊响海環的貝殼

星子散落在砂灘上

從水底會伸出一雙靈手

抓去風雨暗夜的陰森

究竟晴天從那塊雲層開現

映放一棵湖色的花影

再把憧憬繫引在花冠上

收獲起金碧的野原

然而眼前是浙瀝的雨聲

與秋蟬的嘶鳴

脚下有白泥的深壑

墜落的靈魂望着烏雲天

黃昏是沉落的

秋夜是幽靜的

遠方有哀鬱之歌傳來

更聲邁進了舊影

薔麥花追風雨淪落

願能有自在的淒迷

旅道上却没有安淑的月色

且把呻吟語從頭鋪張

將蚌珠藏於海底

希望像浮葉一樣的消墮

滿口是純樸的歌詞

總如一把柴灰的餘燼

慢慢將春花遺忘吧

用千鈞石開去蓋壓

一般多的斑駁

一萬重浪擊撞着疤痕

你的脚下有流水的音波

鴉鳥的鳴聲却是悽喉的

待掘開遠古的深洞

讓瞎死的幽魂幻一片天日

窗外有礫石給予啓示

鴻雁的翅响如一陣嗚咽

風雨再刺落着幽靈

對欄杆沉沉敲叩起

# 風雨

(外五章)

簷下雨滴滿

如夜來燈色還遠

窗外一次靜

窻內一次靜

靜依枕就是夢罷

夢中也自有風雨搖搖

但我怕

它的來去不知時間

## 斷章

夜雨

明天也許有雨後的太陽

楊柳梢頭下小橋邊

默默揚長

## 紅繩

紅繩繫作花緣

竹蔭就是我們的天空

時間是詩的波紋

一聲鐘兒一聲微笑

## 山路

超遠的陽光

商量

超遠的登山路上

高揮手

深沒竹林裡翠鳥飛笑

## 風雨之夜

門啓

燈光出去又進來

為千里故人脫衣

寒冷熱情下數幾次葉紅

風塵為彼此劃一道鴻溝

詩中的天地無有日月呢

他說是黑白相混而作

燃起呂宋烟頭

一撲輕浮

他聲音兒越高

我的頭兒越低

夜深送客回來熄燈

我遂想起一句古語

## 江南人

江南來又回江南去

選一個新月夜

我作晚歸人





# 牽牛花

查顯琳

你依然攀附的籬笆倒了  
人的面念裡失去你  
正如小夜曲完奏後  
不顧惜的失去一切春天

你不要春的溫存我知道  
你要享受炎夏的熱和火  
比如現在秋來了

你撕碎萎頓華服

你摔碎養尊貴的肢體吧

畢竟完了

完了清晨的高傲者

我的戀人殞逝

和日頭出後她在枝頭一轉

總是短促清晨光榮的夢

箭短促光榮又有什麼用呢

依然要失落顏色

從日子上掉下來

和一切屬於自然的一樣

沒有了輕輕地

慢唱地寂寂地……

我的戀人

我將追隨我的記憶而哭了

秋窗外是瑰麗的

和你輕俏影子似的天

一片落葉飄向我來

乃爲青春的矚矚嗎

海呵和海一樣深遠的

你在我心中深遠了

前初冬結冰的湖上

我豈敢再投起一塊小石

向死了的過去

打和愛的轟轟

而我毫不猶豫的便去了

去了遠遠離開你

我的戀人

銀月每度高懸時

你會想起林園夜驚的物觸

投身秋草懷抱

在清晨裡

張起你能承担人事的杯子

像傘上之雨

灑落下滴滴露淚珠飾

從此後莫怨恨無人看你

紫的紅的白的藍的絨裝

假若明宵會有一陣

無情的狂暴風來

## 關於桃花源記并詩

田 聰

110

中國人做學問，不知怎的，總是好「以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  
「一部詩經，被衛道的先生們解釋得烏烟瘴氣，這且不說。此外，古代如司馬遷作史記，不是寫歷史，却意在「成一家之言」；近代如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不是解孟子，却意在發揮他自己的哲學；只圖自己方便，所記究竟是否合於當時事實，所解是否合於孟子本意，便完全不理了。這在作者自己，當然有他們的自由，其作品，當然也有它們的價值；不過使後人對於古史和孟子的認識，更多了一層障礙，作者多少也應負點責任。尤其是養成一種反科學的做學問的方法，這影響於後世學術界者實在不小！

就像陶潛的「桃花源記并詩」吧，據我所知，唐宋兩代便有四種解釋。

第一種，如王維詩云：「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劉禹錫詩云：「仙家一出尋無踪，至今流水山重重；」都認為桃花源是神仙之境。其實陶潛的心中和筆下何嘗有「神仙」二字，不過王劉在思慕神仙而已。鄭文焯說得好：「陶公……未嘗一字著神仙家言，特唐人慕道，故附會其事，亦仁者見仁之義。」

第二種，如韓愈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這正和第一種解釋相反，根本不相信有這麼回事。陶公本無此意，則韓公之詩，豈非無的放矢？正如近視眼看匾，各執一詞，其實匾尚未掛的笑話一樣。如以詩論，王詩不免平庸（原注謂作此詩時年才十九），韓詩則對桃源景物人事就陶之作又加入了一些極妙的想像。

第三種是南宋胡宏的詩：「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攷僞不考真。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資海離風塵。」橋川時雄先生亦謂：「注者以爲託避秦以敘避宋之意，是也。」這一種解釋我也不敢贊同。自從宋朝特別提倡忠孝節義以來，便將世人分爲兩大類：一是忠臣孝子，一是亂臣賊子，不屬於彼，便歸於此。然而品類萬端，事實上絕不能如此齊整，於是有枝添葉，吹毛求疵，必使歸於兩類而後已。陶潛自然近於前者，於是甚麼羲熙後甲子不題年號啦，甚麼自從改換朝代就不做衣啦；都來了。如謂陶公必無故國之思，自不合理；如謂其字字皆故國之思，也未免不近人情。桃花源記并詩意在避世而不在避宋，如以避宋解，所見似不免過小了。

第四種解釋是蘇軾。他的和陶桃花源詩有云：「心閒何自見，念起忽已逝；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可謂深得陶公之旨。原詩結局謂：「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顯然不是實有其事，或雖有其事，也不是想做神仙，不過是一種理想而已。

當然蘇軾的結論，也並非從以科學方法做「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的工夫上得來，不過心境大致相同耳。（儘管謂陶公從富貴貧窮的矛盾中得到苦悶，蘇公則從二者間得到諧和）這「還它一個本來面目」的工夫，還是要代表人繼續努力的。

至於橋川時雄先生所說：「桃花源事已在記道盡，讀詩一篇，疊說斷非陶公之作」云云，想來必有所本。否則還是要仔細斟酌的。

（八月十二日）



## 樂想

吳學義譯

黑黑的眼睛閃爍着，一面凝視着遼遠的遠方青年的音樂家靜靜地說道：

——我想寫的音樂是這樣的：

一個少年緩緩地，在通到大城市的道路上走着。

城市變成了建築物底沉重的堆積，蟠踞在地上好像被地面緊緊地抱住，一面在低聲地喘着。從遠望去，那城市，恰像剛剛爲火災所崩毀。——在上方，那落日底血一般的光焰尚未消却；城市中，寺院底十字架，塔頂和占風旗爲它所燒紅。

烏黑的密雲底邊緣，也火似地在燃燒；襯着血紅斑紋的背景，巨大的樓房底稜角被描出；這里那里，那好像傷口撒的窗玻璃，閃閃地亮着。瀕於毀滅的，氣息奄奄的城市，——爲了幸福而不屈地戰鬥着的巷街，爲鮮血所渲染；那熱的血潮，在爲帶有黃色的重濁的煙霧所迷蒙。

少年，在黃昏的原野中，沿着灰帶似地廣闊的路，在前進。好像被那强有力的手，盡情地拉將開去的道路，宛然劍一般，一直地穿過了城市的中心。道路兩旁的街樹，儼若未被點燃的火炬，那漆黑的大手，一動不動地，突立在默默地期待着什麼的大地之上。天空，被雲

所封閉，看不見星，也沒有影。遲緩的初夜，森然而可惡；在那熟睡着的原野底薄明的疲憊了的沉默之中，只聽到少年底輕緩的脚步聲。而夜用着忘却底黑衣，將自己所產生的遼遠的彼方包圍着，一面悄然地跟隨在少年底背後。

薄暮屈着身體，將那馴順地倚靠着大地的白色，紅色的人家，散在每個丘岡近旁的果樹園，林木和煙突攬在自己底溫柔的擁抱中；被闇夜所壓毀了的周圍的萬象，宛然懼怕這持着手杖的小小的人影似地，從他退去了己身，或是，一面與它調戲着，消失了。

他默默地邁着步子，一面靜靜地望着城市那邊。寂寂的，小小的他，好像携去了，在這城市中，人們久久地焦待着的什麼必需品，毫不想加快步調；但在前面，却已經爲了歡迎他，而開始匆遽地點起了綠色，黃色和紅色的燈。

夕陽隱去了十字架，占風旗和塔底鐵頂也消失不見了；城市變得矮小而越發緊緊地抱住了沉默的大地。

在頭上，蛋白色的雲，忽地展開開來，黃色的暮靄，均勻地向建築物底灰色的網上拖曳着露水。這時，城市底樣子，已不是爲火災所毀滅而被染上了血跡；那房屋和牆壁的凹凸的線條，使人想到一種變



## 藝思篇

范一民

我聽到遲暮的聲音了，那就像石室中黃昏用殘忍做成的一座語墓，我看見白色的冥想，想到一種絕然的色彩。

有一個時期，我始知幻想多悵——我學習了思索——像是老人在古舊的扇子上索尋初戀人題的字。現在，我又打開窗子，我看見陽光，我喜悅思緒夢中的壁畫。

第一個想：我發覺了我的窗子正是魔術的，我想到幻滅了，一種暗然消失的思想，有花，有樹，有鳥，有水，有魚，有鹿，還有水中的石子。但我知道這是遨遊的夢，夢見樹，夢見草了。我取下琴，我聽自己的撫弄，我聽天外的餘音，幻想正該是美麗的痛苦，我疑心獨語。

第二個想：沒有海了，荒漠的風是鈴上鑼，而我更訥於言而苦於思了，一切只是靜——多幻覺的美感，於我，其實竟是白色的（這不是好的啓迪），想着正徐行在懷念的國土裡，遂有心中的大風雨，無聲琴上的風。

第三個想：沒有天空了，沒有聲音是驟默的季節，但我立刻看見了海，然而海岸上的煙霧滿了，海岸上有人植一株菩提樹，我多生了幻想，想海外正有人的天地，想海外正有人的乳白色的音樂，是的，溶解於空幻的河水中，目的色彩的階段，藍色的痛苦的浮羅畫，都醉於天空了，天外有鳥在飛，安東尼在懺悔，亞當注意在旁聽，水在流，——都美，花朵開在明媚的年月，永恒的彩繪做它們的母親。

附記：第二個想是納爾恩君書寫，經我補改而成，特此致謝。

幻不可思議，然而，它還沒能做得精巧：恰像爲人類而企圖這偉大的城市底建設的巨人，疲憊得睡下了，棄了希望，棄了一切，而遠離開去了；又像是失了信念而死掉了一般：是未完成的姿態。然而，城市是在活着，被那想看一看美麗的，傲然而向太陽聳立的自己底姿態的慾望所惱惱。他夢想着各種幸福，而在呻吟。對於生的熱烈的欲求使他迷惑了。環繞他的曠野底暗澹的靜默中，被抑壓的音響靜悄的細流在流佈；暗黑的天空，越發地陰沉起來，而瀰漫着充滿哀愁的星光。

少年停住脚，然後，昂着頭，高揚起眉毛，靜靜地用那大胆的雙眼望着前途。於是，搖動一下身體，同時，快步地走了。

於是，夜，追隨在他底背後，一間悄悄地，用母親似地溫柔的聲音，向他這樣地說道：

——「呵——是時候了！孩子，去吧！大家在這等着呢！……。」

……不消說，這是不能寫的——年青的音樂家，沉思着，微笑地說。

過後，稍稍沉默片刻，於是，他交合着兩手，現出不安的樣子，低低地，含情地叫道：

——聖處女瑪利亞呵——是什麼在歡迎這少年呢？（高爾基作）



得大東亞文學賞的

# 「貝殼」和「予且短篇小說集」

上官蓉

貝殼 袁犀作 長篇小說

三十二年五月新民印書館出版

予且短篇小說集 予且作

三十二年七月上海太平書局出版

今年八月末，在東京舉行的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決定設置文學賞，兼選東亞各國優秀作品，分別授與獎金；同時第一次得獎的名單，也就在大會閉幕之日公佈了，中國，日本與滿洲，各有兩部作品以二等當選。袁犀出版不久的「貝殼」，和予且新出的「短篇小說集」都因此而得到世界的注意。

「貝殼」的作者在北京文壇上出現還是近兩年的事，他雖於戰前住在北京，而文學上的努力却開始於遠在關外的奉天，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泥沼」，於三年前在「文選刊行會」出版。三十年冬他來到北京以後，遂以全力寫「貝殼」的長篇，而於三十二年初完成這未完的第一部。

「泥沼」與「貝殼」的作風不很相同，「泥沼」裏的作品最好以題名為「泥沼」的那一篇為代表，畫出人間的形態，由這個短篇裡可

中國文藝 「貝殼」和「予且短篇小說集」

以窺見現實生活中種種不同的人群，這一本小書也就各自表現出現實生活的苦難色彩。到「貝殼」裡就全不相同了，若說「泥沼」是曠野中的泥濘，則「貝殼」正好是海濱河灘上的貝殼；一個是粗獷，一個是細美，也因着這個不同，「貝殼」才有它特殊的成就與意義。

至於予且，是為一般人所習知的作家，稍稍留意於戰前中華書局出版物的人，都知道予且先生是中華書局的編輯，而且常有小說與隨筆出版。他的小說中的題材就是現實人生的描寫，他的隨筆更可看出對於人生的種種見解。過去他寫的多是長篇作品，「小菊」就是很有名的一部，短篇集還有「妻的藝術」「如意珠」等。近幾年來他們寫的短篇最多，差不多上海的刊物上都有他的作品。他善於捕捉人生的「刹那」，揀取一個很平常的題材，得心應手寫下去，讀者既容易領會，且對他所寫的人物抱着同感，覺得與自己的周圍環境異常熟悉；因此，他擁有大多數的讀者。「予且短篇小說集」正是他這時期的作品的代表。

這裡，先來談「貝殼」的故事。這原是很簡單的。主人公是一個名叫李玫的女人，她在做學生時代與同學呂桐相愛而懷孕，後來嫁給教育學系主任趙學文；當她到醫院裏檢查出將要生產的時候，自己心裏又恐慌又慚愧，雖然做丈夫的很高興，而她却想暫時離開他，同着她的妹妹李瑛到青島去。李玫因此稍得解脫，但是李瑛却陷進情網中。「詩人」白澗在追求她，同學張嘉士也遠遠給她寄情書，但她幸而都沒有被那一些虛偽的人物所誘。她的姊姊在青島生產之後，一個宴會上，碰巧遇到了從前愛過她的呂桐，雖然兩個人都已經結了婚，但愛情仍藉此從新燃起，使李玫感到最大的苦痛，也同時得到慰安。後來却發現呂桐是一個製毒的犯人，李玫也在最後得了肺病到西山療養去了。

這故事顯然是以李玫、呂桐和趙學文三個人的關係為一個主要線索。這個女主人公在這裡是一個意志不決，情感很重的女人，這由她再在青島遇到呂桐時的情感，可以見出，然而同時她又是一個沒有阻礙的人，既不敢和趙學文說出她自己的事，也不敢一直投向呂桐的懷裡，這種女人在實際上也極常見，也可說是女人本性的一面。托爾斯泰寫的「安娜·卡列尼娜」就是這樣的人物，新近中聯公司改編的電影「情潮」在描寫這一點上也是很成功的。它所寫的不是表面的事實，而是內心情感的描寫。「貝殼」的故事和這有些相近，若僅是李玫愛過呂桐，嫁給無情感的趙學文，後來又遇到了呂桐，這樣的三角式的戀愛公式實在是太普遍了，或者說極近於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所以側重於心理的描寫是很重要的了。

但「貝殼」的故事，既不是三角的戀愛公式，也沒有深刻的心理描寫，它是以另一個線索來陪襯這一段故事。這線索就是以李玫的妹妹李瑛為主的另一面的愛情關係。這樣一來，李玫和李瑛便像是由一

個故事展開的兩支，各自發展，然而同在一根枝幹上滋長。李玫的愛情從開始就是痛苦，而李瑛則完全是愉快的；因為前者已是終結，而後者不過開始，所以從李瑛的故事裏也可略見在這小說開篇前李玫的影子。就這一點說，作者寫李瑛實即也就是寫李玫。這話說來也許過於武斷，我相信作者若再繼續寫下去時一定會給李瑛進步的命運，不讓她再走她姊姊的痛苦的道路了。

以這兩個女主人公展開「貝殼」的故事。圍繞着李玫的是趙學文和呂桐，圍繞着李瑛的是白澗，周乃庚，張嘉士。這些人物的性格有一部分是極近似的，像白澗和周乃庚都是以愛情為遊戲，視女人為玩物的人，張嘉士雖是一個大學生，然而恐怕將來也和呂桐是一流的社會上的矛賊。唯一比較特出的人物是石渤，但作者在遺書裡並沒有怎樣描寫；另一個在火車中做女警員的徐儀，似乎只做了一個李玫與李瑛二人的中間人物。

所以，就這故事看來，還是一個未完的故事，我們若仔細想一想除了李玫李瑛姐妹二人的簡單愛情故事外，別的方面待發展的還有很多，如李瑛的未來，和石渤，徐儀這一些人物都還是要生長起來的。這就不在這本「貝殼」之內，而需要作者另寫成它的續篇了。

### 三

誠然，「貝殼」是一部戀愛小說，然而它和一般戀愛小說不同的，是它不是寫男女之間的愛情關係，像所謂鴛鴦蝴蝶派的作品那樣的，它不是那樣舊。可是也不以甚麼描寫來號召，它也不是那樣新。「貝殼」是別具一風格的，我們說它是戀愛小說，更詳確的說，是一部批評戀愛的戀愛小說。作者藉愛情的故事，述說出他對愛情的看法，也就是對於人生的一點觀察。

正面表示出這種看法的是李玫。她雖是一個缺乏堅強性格的女性，但在愛情的觀點上，則是一致的，她認定戀愛只有痛苦沒有快樂；

「戀愛應該給人幸福的！然而其結果永遠是悲傷，幸福的戀愛也絕非幸福——不過是錯覺罷了。」（頁八八）

「妳說愛情的本身就是欺騙……」（頁一八九）

「因為愛情所得的結果，往往是不幸的。愛情本身便是欺騙！」（頁六一）

這是一個很徹底的想法，戀愛雖然表面上看來很甜蜜很幸福，而結果往往陷入於不可挽救的悲哀結局，真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李玫的事情就是這樣。同時，因此使她感到人生的乏味，她以為「生命是不可知的，而且永遠是作弄人們的。」（頁三三）這是一個懷疑主義者的看法了，但她因此而消極起來，她說：

「在家裏住著的時候，爸爸禮佛焚香誦心

經，記得我自己也反對過，然而今天想起來，他是有道理的。也許人是可以從佛教哲學中得到無苦無憂的心靈生活吧。」（頁九四）

這種消極的人生觀却也不是正當的態度。好在這不過是她一時的意念，她未來還有半生，也許能從戀愛的苦痛中，再重新覺醒做出一番事業來的。

反面來寫的是李瑛，她是一個初嚐戀愛滋味，以為裡面有無窮趣味的的人，她常說「愛情是可以使人興奮的」（頁一六七）所以他很高興去戀愛。詩人白澍追求她，她發現了他還愛着別的人，又使另一個女人得了精神病；同學張嘉士追求她，他的情書却是別人代筆。這結果給她的都是不幸。這又該歸法到李玫說的「愛情的本身就是欺騙」那句話了。

作者對於戀愛既持這種看法，且從事實中証實他的觀點，除了李玫李瑛兩個人物上訴說這個觀點之外，更藉白澍這個人物說出男人們對於戀愛的看法，那不過是色情的追求而已。就如詩人白澍向李瑛表示愛戀，同時還愛着周乃庚的太太和周家的女孩子周靜，且破壞了

後者的貞操。連醫生都認仁「學醫的動機乃是羨慕外國女人的肉體」（頁二五）。在這裡戀愛變成了多麼低卑的東西。

「貝殼」的意義就在這一點上，它對於流行的戀愛觀念，給了一個猛烈而不客氣的攻擊，把它的流毒坦白的揭發出來。而這本書裡的人物就像是「殘留在沙上，這些貝殼」（卷首詩）了。作者在書中會寫：

（她用手撫着沙子忽然觸着一個美麗的貝殼，它是淺紫色的。對着這被海水遺棄了的貝殼，她無端的起了一種悵惘的難以言說的感情，而冥想了很久的時間。當她想到愛情這兩字的時候，她有點困惑而焦燥……」（頁一五九）

這象徵着全書的思想。但這是沒有完結的究竟人生的意義盡是痛苦，生命完全是作弄人的嗎，這是「貝殼」中沒有寫到，而應該再展開的。所以「貝殼」上不過是「蒼白的人們」的一個小影，我們還不能由這裡窺見更遠大的一些。

#### 四

即使就現在「貝殼」的故事來看，也不能避免的有小缺點。就是故事的過於單純化。

這裡所謂單純化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一個是人物上的，一個是事實上的。

人物的單純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李玫和李瑛可以說是一個類型，這是只就目前的「貝殼」的故事說的，而白澍，張嘉士，呂桐是另一個類型，甚至連醫士鄭錫仁也可歸之在內，這兩類型却代表着青年男女：大概作者筆下的女子都可以李玫為代表，男子以白澍為代表。只有趙學文的性格是模糊的。在這兩類型裡面發現不出多少相異的個性。因為這個關係，整個的「貝殼」也就像是一二青年男女的故事而已。其實作者應該更廣泛的寫，比較容易的是再在趙學文的性格上多加發

展，把石渤再放重要一些，這至少可以調劑一下，白澍那一類純以戀愛為遊戲的空氣。更進一步，除了青年這一代外，作者對於上一代的人物，如周乃庚的父母，這個周氏的大家庭，李政的父親李公度都是可以對襯的寫下去的。不幸「貝殼」在人物上只注重少數相同性格的人物，而不能普遍展開更廣大的描寫，所以自然顯得單調了。

另一方面事實上的單調，是全書中所寫大半是戀愛的故事，另外觸及到它方面的很少；很少，這正也是為人物的單純化的所限制，使別的故事也不能充分展開。周乃庚家庭的豪華生活只顯示一點極溫淡的影子。這裡的戀愛描寫却還有許多過於色情的地方。像是周乃庚太太與白澍的關係，呂桐與李政的關係，都近於性慾的場面了。

但是「貝殼」是還沒有發展起來的長篇，作者是還要繼續寫下去的，所以這個單調也自然不能避免。而這真的看法不過是一個約略的輪廓，不敢做正式評斷了。

## 五

讀過「貝殼」再看「予且短篇小說集」時，覺得有近似的地方，也有不很相同的地方。近似的是這兩個作者在用文字描述一件事實時，很切實很生動；不同的地方是「貝殼」裡的意義在「予且短篇小說集」裡不能見到，這裡只是現實人生的片段描寫，作者僅給我們描畫出在一個短故事中出現的人物，人物和故事之外的意義，就不像「貝殼」那樣鮮明了。

這短篇集中一共八篇作品，能明顯代表他的作風的是「雪茄」和「酒」，一個寫戒烟一個寫戒酒，到後是都破了戒。這兩篇故事最簡短；也最可見出作者處理故事題材的方法。真是揀取這些瑣細的故事，切實的寫下去而已。

「君子契約」一篇，是一個特殊的故事，寫一個獨身的女教員的

生活，所謂「君子契約」，是「只許五有精神上的安慰，却不許有肉體上的接觸。各個自愛，大家都有個限度」。(頁二九)而這女子對人生的看法是「人生不過是一場夢，我們不要把生活看的太嚴重了哇。」(頁四七)所以她才有她自己的契約，在兩個男人中間生活着。作者在這裏所寫的就像與我們有些隔離，也就是在描寫人物一點上，尚缺少一分深刻。

同樣，末一篇的「求婚」裏的主人公那理文，和黃玉貞父女也是寫現實社會不很貼近的人。而且人物的個性都有些稀稜，這也是作者的一個普遍的現象。「考慮」一篇寫一個人性情的變更，趙先生起初主張「考慮真是一個害人的名詞」(頁一一三)，後來又說「考慮是最能使人心平氣和的」。(頁一三二)這裏的主人公却比較那兩篇稍稍明確。

不過由這裡可看出的是作者寫故事比寫人物更為適當一些。那些故事倒極切合我們的人生，人物倒反有時架空的样子。若上面說到的「考慮」與「君子契約」是人物上的失敗，則另外的「傘」「微波」和「照像」就是在故事上成功的了。

這三篇的題材全是寫愛情的故事。「傘」裡的趙先生與阿巧，「微波」裡的小說家，「照像」裡的黃先生與趙小姐，他們的戀愛方式幾乎是相同的。其中「微波」的結構最為完整，也恐怕是全集中一篇很好的東西。

就「予且短篇小說集」看來，只給我們一個很粗略很浮淺的人生面影，故事取材的範圍也極狹隘，又不能儘量開展，這也許是篇幅上的限制。我覺得這本短篇小說集實在不如他最近在「風雨談」發表的長篇「迷離」，和過去出版的「小菊」。





## 讀青詩

### 林 栖

假如生活允許他們。不過由一般報紙雜誌看來，詩的作品總是稀少之至，而且有些是拙劣的內作，作者顯然為自己所欣賞悅服的詩作所左右，恐怕要經過一個時期他們才會表現出獨特的個人來。而在這些詩人之中，聞青的詩第一眼看去便充滿清新的情調：

落紅載日  
灑遠了森林幽徑

——「夢」

心亦雨了  
微笑隨在水上飄去

——「雨途」

年是一團風  
歲月是一串銀鈴

——「年」

這清新便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必也有不少尋常的感覺，但他寫出來的却是別人不會感到或不會領會的東西，同時他的筆又極其純樸簡鍊，正如他是一個誠懇真率的人一樣。這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去追隨別人，完全忠實於自己。每個詩人恐怕都應該用對自己最適合的方法表現自己，那種方法只有他覺得得心應手，別人認為困難的在他却十分容易，別人認為生澀的在他是恰可會心。讀者無妨多讀幾次，以便走進作者的秘密的殿堂。

寫詩是走一條荒僻的道路。寫詩的人也多少有孤獨的性情。雖然宇宙間一切現象都可入詩，却因為「詩言志」的緣故，抒寫出來的多半是內在的心靈和充溢的情感。情感本來是可與人同的，在表現方法上則頗可獨創，這便是所謂詩的技術。若內容和外表都

因為誠懇真率的緣故，聞青對周圍的事物，尤其是自然，最喜好靜靜地欣賞，季節的更替，雨雪的來去，本來其中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東西，有許多人却輕輕忽略了。

風的日子又來了

今夜却月白天清

一隻鷺巢鵲凌空即逝

——「殘陽」

設若水灣裡人家

住客常站在水邊

他將如何捉住了黃昏放走了清晨

——「暮春」

遊人的眼

看黃了亭邊樹葉

……

背日的松柏起山寺風

而西南天地平分我心了

——「遠眺」

江南人又回江南去

選一個新月夜

我作晚歸人

——「江南人」

有這種寧靜淡泊的心思，他對於現實生活的態度也可推想出來。人生是受着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擺弄的，於是有無數無可奈何的惆悵，而悲哀，歎息，或呼喊都沒用，我們除了安於命運之外再沒有更聰明辦法了。在

聞青的詩中便處處有一個沈思的哲學家，自己做演員又做觀眾，認為人世間的變異是當然的，痛苦地接受倒不如安泰地接受。惟有這樣才能保持廣闊的心胸，不使情感過於猛烈，至於一些淡淡的哀愁却也可夢一般地享受。

不明白眼前人事

若有蕭蕭雨灑在春風裡

我將凭欄長嘯

——「生日」

近處的漁人不肯拾起頭

這時光

是幸福或輕愁

秋水長天

遼遠

——「暮春」

孩子的手告我

秋還未老

何故你却傷心早

——同上

我因了夢才回來的

悔與恨都不明白

花自開也自謝了

——「夢」

月還未升呢

我路猶長且低語

有即是無無即是有

——「郊遊」

此外，他寫詩的技術並不是全憑靈感的。靈感不過是詩思的引領者，表現得是否恰好在於吟哦推敲，因為有了內容之後再加以字句的斟酌是求其完美，與沒有內容而費力去湊些詩中常用的字句不同。例如他的「到」便是最初寫做

風來枕邊

送一夜思意纏綿

門開了

人輕輕散兩三片淡紅

無酒沈醉後

記下今天

一聲去也

春暖無限悠然

後來又改做

風至枕邊

如一夜月白

門開

人輕輕散兩三片淡紅

無酒沈醉後

一聲去也

記下今天

雖然刪改得不多，也可證明他是一點不肯草率的。可惜我讀他的詩很少，只能談這幾句淺薄的話，我希望着他的近作的大量發表和詩集的出版。



# 罪與罰

露西

(三幕劇)

人物

一名「蕊香院」

葉錦財：年四十五歲，「蕊香院」老闆。  
葉李桂蘭：老闆娘，年近四十，妓女出身；力爭上流，風韻猶存。  
葉麗真：他們的女兒，年約十六七歲，剛在初中畢業。  
薇玉蘭：「蕊香院」中資格最老的一個姑娘，年約三十餘。  
鳳仙兒：「蕊香院」中一個年輕的紅姑娘，甜媚宜人，十七八歲。  
金 鴻：「蕊香院」中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  
桂 寶：一個廿歲左右的鄉下大姑娘，初入「蕊香院」不久。  
劉長海：「蕊香院」管事，也可以說是一龜奴，廿七八歲，輕佻油滑。一個十足的流氓，同時又是薇玉蘭的辦夫。  
妙常師太：「圓覺庵」中女尼兼營娼婆事，典刑的三姑六婆。  
高致遠：前清舉人（民初參議院議員）世代詩香，家聲夙著；而今却兩袖清風，一貧如洗，況且吃上了鴉片煙，更覺老况頹廢，有一個相依為命的幼子，却是一箇不明世故，弱不勝衣的書呆子。  
祝慶笙：（社會閒人，號稱慈善家，許多學校的校董）其實却是利慾薰心，暗行不檢的偽君子。  
鄰人甲乙丙：「蕊香院」隣居的窮人們。  
張大爺： 標客。  
李三爺： 標客。

中國文藝 罪與罰

## 第一章

地：某大城市中，較為清僻的街上，一家有名的「暗門子」，人稱「蕊香院」。  
時：現代，春天。

人：（出場先後為序）葉麗真，葉李桂蘭，葉錦財，鄰人甲、乙，劉長海，薇玉蘭，妙常師太，高致遠，鳳仙兒。

景：這是「蕊香院」的上層——葉老闆的私寓——一間相當華麗的客室。後邊右方是門，左方是窗；外面一條走廊，廊左盡頭處看得見樓梯和欄杆。室內左壁有兩個門，靠後的通臥室，靠前的通老闆和老闆娘的臥室。右壁一門通外客室和飯廳。房間裏的陳設新穎珍貴，懸掛的鏡框字畫等亦然。靠窗設紅木條几，紅木方桌，兩把椅子和拜墊；條几上供奉星像，燃香爐，點菸燭，桌上供置菓碟。室內還有長沙發和矮几，沙發上有鮮豔的墊子，室隅置衣架一。

幕啓：這是下午四點鐘左右，太陽光從門窗裡斜射進來。

房間裡除了原有的字畫鏡框之外，添了些時髦帳以及銀盾之類的東西，一望而知這家主人正有着什麼喜慶事情。

接近葉麗真臥室門口的壁間，懸了幅水彩畫，那是她在初中的成績，她父親常常以此炫耀的。

花架上端置盛開的盆花，門帷窗簾都煥然一新。

麗真斜背簾而坐，正在燃點桌上的香燭。她母親已打掃好房間，正在把沙發上鮮豔的帳墊輕拍，放端正。

李：（葉李桂蘭）（她敏捷地整理好了沙發和帳墊，側身端詳着，自己覺得滿意了，再去弄弄背上的紗巾）麗真，香燭都點好了嗎？

麗：（葉麗真）（由於不習慣這種工作，對於那一對又長又大的紅燭竟一時難以點燃；她仍在繼續努力，背向觀衆）馬上就點好了，媽。（嘴裡雖然如此說，可是顯然她對於自己的誇口毫無把握）

李：（轉過身來看麗真，見她始終不會燃着，又好氣又好笑地）怎麼，點了這麼半天，連一支都沒有點着呀？

（她走向麗真。我們看出她是一個頗為清秀而逗人愛悅的婦人，雖然臉上已刻劃着幾條須紋，但昔年美麗的痕跡猶在；行動舉止

也立起端莊，可是由於她究竟出身人家，多年環境和習慣的影響，當然不易完全擺脫。衣服雖稱整潔，但過多的珠寶首飾破壞了雅秀的效果。

麗：（顛起腳，用洋火點着燭頭）真是的，這臘燭這麼高，我顛起腳還够不着哪！

李：（看見她那副模樣，不覺笑了出來）噯！我的傻孩子呀，照你這種點法，就是够得着你也點不着！

麗：（輕俏地轉過身來，一支點着了洋火，還在她手裡）爲什麼？（麗真是一個迷人的少女，打扮得整潔而樸素，肩下垂着兩支長的髮辮。）

李：（慈愛地開玩笑）虧你還是個初中剛畢業的學生，還不如你沒念過書的媽媽哪！你把臘燭直豎着怎麼能點得着呢？難道你就忘了書上說的「水流下，火焰上」了嗎？

麗：什麼？「水流下，火焰上」？我沒念過這本書。（一邊却又隨手劃了一根洋火，好玩地觀察着）噯，真的，火焰總是朝上燒的。（她笑着把手裏的洋火直着，斜着，橫着，倒着看來看去）怎麼挺平常的事情，從來沒有注意過？（對李）媽，可是您也不能怪我，我們學校裏沒念這本書……（說着那根洋火却燒痛了她的手指）噯！（她急忙丟下殘梗，用另一隻手撫摩痛着的指尖。）

李：（急忙過來察看她的手指，疼愛地）沒有沒有？

麗：沒什麼，不要緊的。對了，媽，您剛才兩句是什麼書上的呀？

李：（想了一想，含混地）什麼書上的？我也說不清楚。（雖然靈機一動）哦，大概是什麼「三字經」上的吧？

麗：三字經？對了！這兩句都是三個字。（撒嬌地）噯！這種舊書我們學堂裡不念的。

李：（笑着反駁她）就算不念舊書吧，總不致於連香燭都不會點吧！

麗：（更撒嬌）噯！我們老師說過，點香燭敬菩薩是迷信的舉動，不許我們做的。

李：（索性駁倒她）好，就算敬菩薩是迷信吧；那末，電燈滅了，點根兒洋臘總不是迷信了吧？難道點洋臘也不應該會嗎？

麗：（沒詞兒了，賴着臉扭到媽媽身邊）媽，我不來了，您總是欺侮我！

李：得了，別鬧了；爸爸就要回來了，還有好多客人要來咱家喝酒哪

麗：趕快把香燭點起來吧！

李：（正靜地說，心裏蓄着一種隱痛）不，你爸爸不要媽點，好孩子，乖乖的點上吧！

麗：（奇怪地）爲什麼爸爸不要媽點呢？

李：（隱痛）爸爸嫌媽的手不乾淨，要你這樣潔淨的小手才配點上今天的香燭。

麗：（不懂）什麼？我的手乾淨？（她抬起自己的雙手看着）噯，這兒還沾着一大些藍墨水兒呢！（她急忙用手帕擦着）我着您的手比我的乾淨多啦！

李：不是這麼回事，好孩子，你快點吧！

麗：（尋根究底）那末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李：回頭我再慢慢地告訴你吧，現在時候來不及了。（岔開）來，我教給你！你把臘燭台拿在手上，把它斜過來，（麗真一一照做）

對了，（她見麗真已無法劃洋火，她自己替她劃了一根遞給她）現在可以點了！

麗：（照辦，點着了，高興地）噯，果然一點就點着了！

李：再把那邊的臘台也拿過來，湊在這支上頭點好了。

麗：（照辦，臘燭是都點着了，但燭油却滴到自己番布鞋上）噯！油太多了！（不知所措）

李：你瞧你，白番布鞋上都滴滿了紅臘油啦！（接過一隻臘台，安放桌上，一邊做手勢告訴麗真）你把臘台直起來！（麗照辦）把香燭台接去擺好。）

麗：（看着手裡的香）這一大把香，怎麼辦呢？

李：（不禁失笑）傻孩子，插到香爐裡去呀！

麗：（走到香爐前，用一隻手把香亂插）是這樣嗎？

李：不對，不對，這可不是花瓶裡頭插花！要恭恭敬敬的。

麗：媽，還是您教給我吧！

李：（正經地）雙手捧着香，站在桌子前面，拜一拜……

麗：（回過身問她）怎麼拜呀？

李：（這禮拜！）她福了一福給麗看。）

麗：（怪新奇的）哦，我會了。（她又去站好，照樣福了一福，但弄

李：（雙手把香燭端正的插在香爐裡。）

麗：（照辦，自己端詳了一番）行了嗎？

李：（如繩重負）可把我累着啦！學校裡上一課「體操」還沒這麼麻煩哪！（她四面環顧了一下）媽，這屋子可以算是收拾好了吧？

李：好得很了！（她看着桌上的擺設，嫣然省起）噯，差點兒忘了一件要緊東西，麗，你到爸爸房裡，把一個小的紅木架子拿出來！（她指着自己那間房門）

麗：什麼樣的架子？

李：一個小的，新做的紅木架子，在五斗櫃上。

麗：（一邊走過去，一邊說）您爲什麼不自己去拿呢？

李：你爸爸不要我碰，要你去拿！

麗：（已走進室內）又是爸爸要我去拿的……（由室內走出來）噯，這個小玩意兒挺好玩兒的！（她手裡捧着一個小的紅木架子玩弄着）

李：可別弄壞了，這是你爸爸的寶貝！特意到傢具店去定做的，昨天晚上像請聖旨似的捧回家來，擱在五斗櫃上，連碰都不許我碰。說是什麼他自己動動已經就不大好，要是我碰一碰那可就要不得了！嚇得我從昨晚到現在，簡直就沒敢走近那隻五斗櫃。

麗：（不解其意，把紅木架子當作一件奇怪的東西研究着）爸爸幹什麼這樣寶貝它呢？

李：其實呀！還不是因爲喜歡你嗎？

麗：（更不懂）喜歡我？跟這個紅木架子有什麼關係呢？

李：這架子你爸爸是特爲定做了來供你的文憑的，你爸不是到你學堂裏林你頭文憑去了嗎？回頭領回來了就供在這個架子上，擺在供桌上，壽星老爺前邊兒。

麗：（大爲驚奇）噯呀！這還了得！一張畢業證書何必這麼大規模的架起來，還要供起來呢？

李：別這樣說，你爸見了會不高興的。你今年中學畢業了業，你自己看着不算什麼，你爸可當作一件天大的喜事。今天請那麼許多貴客到咱們家喝酒，說起來原是他自己做壽，「噯呀，大份兒是替你賀喜，他要你的文憑給大家看，算是咱們頂有面子的事情

哪。我今年才初中畢業，早着哪，過了暑假進高中，過幾年我還

要進大學哪！

李：好孩子，你的心也未免太高了！像咱們這樣的人家，能有個女兒念書，就算頂頂面子的了。你爸爸常常說，現在你初中畢業了業，在前邊說算是個秀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我們家裡有個女秀才，還不該心滿意足嗎？你爸爸說，他一定要給你一份兒頂厚的嫁粧，趕緊替你說一門有名聲人家的親事，往後別人就不敢看低咱們了。

麗：（不高興地）我不要什麼嫁粧，也不要什麼有名聲的親事，我還是要繼續唸高中！

李：（溫慰地）別這麼小心眼兒，好孩子！你該知道你爸爸的脾氣。再說，他也是真疼你；他這樣一個勁兒的替你打算，完全是爲了你。（她見麗真嚇着嘴）得了，別不高興，這事情慢慢地說；快把架子擱到壽星老爺前邊，你爸爸大概馬上就要回來了。（麗去放好架子）

麗：（轉頭爲喜）媽媽，您剛才說有許多貴客要到咱們家裏來嗎？

李：（高興地）可不是！你爸爸替你去領文憑，順便就去催請那幾位大客人，他們一會兒就都要來了。

麗：媽媽，您知道有那幾位嗎？

李：我也不大清楚，反正都是些大人物。哦，對了，有你學堂裡的校長先生，還有那位姓祝的什麼東……東家……

麗：您說祝慶至先生嗎？那是我們學校的校董，校長說他是一個大慈善家，我們學校的經費多半是他捐來的。有一天校長請他到學校去演講，我還見過他的呢。

李：我也見過他，中等身材，挺神氣的，有兩撇小鬍子，年紀不大，也不過三十多歲……

麗：對了，媽媽，你怎麼認識他的？

李：有一天，校長先生陪他來叫你爸爸拍錢的，你爸爸一下子就捐了五千塊……

麗：我怎麼不知道？

李：你爸爸不肯說出來，他聽說做好事要讓人家知道才有功德。

麗：（高興）今天有這麼些客人來，我真快活極了！（她一眼見到自



李：(從旁濶言)你爸爸的話是真的，麗兒！  
葉：可不是嗎？要不是爲了買真兒中秀才的喜，誰要過什麼生日，做什麼壽？他媽的，四十歲整數兒我都沒有做壽，今年四十五歲做生日做什麼壽？對了，(向李)回頭妙常師太陪着高舉人到咱們家裏來，我要趁今天好日子替真兒說親(麗兒暗自不悅)真兒，等你結婚的時候，我要送給你一份頂厚的嫁妝。(麗兒低頭)不要，這倒用不着害羞的。(麗兒不語，又稍頓)好吧，咱們先不說這個。真兒，你告訴找吧，你喜不喜歡爸爸？

麗：(點頭，柔和地)……喜歡。  
葉：(高興)那就很好啦！你現在要點兒什麼東西？爸爸給你買，告訴我，真兒。(她不回答)快告訴我，不要害怕，爸爸頂疼你，說呀，要我給你買什麼？(麗仍不答)  
李：(忙趁機提醒她)噢，爸爸問你，你爲什麼不說呢？

麗：我，我不知道……  
李：(搶着替她說出)她要一雙白皮鞋，還要一套淺藍的法蘭絨西裝。就是這兒嗎？一雙白皮鞋，一套法蘭絨西裝嗎？(向麗)是嗎？(點頭)……  
葉：馬上就去買，馬上就去定做吧！(掏出一大疊鈔票交給麗)讓你媽媽陪着你去買吧！這點兒算不了什麼！(他在懷裡摸出一樣東西，大喜跳起了)對！你爸爸給你帶了一樣頂貴重的東西回來，這不是錢能買來的！(他欣喜珍重地從懷中取出一個紙捲)，哈哈！這是你的文憑。(他一邊炫耀地打開紙捲顯示給她們看了一邊說)你們看，多漂亮，多神氣！(他叫麗真拿住一邊兒，李也湊近來看，葉怕她碰了文憑，嚴厲地向她)留神，你別碰壞了這個寶貝。

李：(嚇得直往後退，麗兒也嚇得縮開手自己看看辦了的手指。)  
葉：(溫和地向麗)真兒，不要怕！你的手頂乾淨的！拿着吧！(把文憑交給麗真，向李)那個紅木架子滿好了沒有？  
李：(小心地)我已經叫麗真去捧出來擺在壽星老爺前邊了，我自己沒有碰過它。  
葉：(寬心)這樣才對，真兒，你把文憑供在架子上吧，回頭捧者給那些人都看一看！

麗：(麗兒小心地把証書捲好，供到架子上。)  
(後邊門外走廊右方有許多人的說話聲，走上樓梯的聲音)  
外面人聲：葉老闆在家嗎？

葉：(走出去在走廊上)：在家在家，請飯廳裡頭坐吧！  
(走廊上招呼着走進隔室(右邊)的聲音。)  
有一個客人的聲音：我們幾個想先見見老板娘  
又有一個聲音：我要見見小姐。  
葉聲：好吧，大家請在飯廳裏隨便坐，王大哥，趙老二，你們跟我來。  
(許多人走入鄰室，葉率鄰人甲，乙，丙上。)

甲，乙，丙：您好呵，老闆娘！  
李：您好！  
甲，乙，丙：小姐，您好！  
麗：您好！  
甲：咱們給老闆拜壽！  
乙，丙：(附和)給小姐賀喜！(大家走向供桌行禮)  
葉：(拉着麗真過去回禮)不敢當！不敢當！  
(行禮畢，甲等跪地着桌上供着的陳設)  
甲：真是有福氣，老闆的壽星跟壽星老爺一樣。

丙：老板娘這樣的好人，管保是喜事重重！  
乙：(看見架子上供着的証書)難得小姐這樣年青中學就畢業了，這大概是老闆說起過的文憑吧！(他伸手欲觸文憑)  
葉：(急忙攔住)真兒，你拿出來給他們大家看看。  
(麗真取過証書，打開給他們看，他們嘖嘖稱羨。)

甲：小姐這慶年書就成了女秀才，真是連我們街坊鄰居都有面子！  
乙：像小姐這麼又聰明又好看，不知道將來那家有福氣的才配得上啊！  
丙：葉老板這樣慷慨，將來準有好報應的！你看，除了葉老板，還有誰肯把我們這窮人請到家裡喝酒呀！  
乙：怪不得老板能生出這樣好的女兒，誰能够相信，這樣體面的女孩子，是在這樣一個地方養大的呵！(自覺失言)老，闆您別見怪，我實在太高興了，我不該提到這個的。

葉：(亢爽地)不要緊，你們儘管提好了，我不怕！大家都叫我這下邊(指樓下)是「蕊香院」，都說我葉錦財是「蕊香院」的老闆，開門子的。可是，不要緊，我有一個好女兒，我有一個念過書的規矩的女兒，樓下是暗門子，私門頭，樓上是一個女學生的閨房。(指左方靠廊擺真的房間)父親開密子，女兒可是清清白白的閨女，你們說對不對！

衆：對對對！葉小姐是個頂清白的好閨女！

葉：(滿意)我要給她找一份好人家，我們看着吧；等她出閣的那一天，我還要大大的送你們諸位，一家送一點酒席！我要是忘了，我就不是葉錦財！

甲：老闆真是豪俠，有錢的人要是都像您這樣，我們窮人可就日子過啦！

葉：窮人也罷，闊人也罷，我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還是窮人懂交情些！哼！闊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們還配看不起人？哼，看不起我，我才不在乎哪！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好了——我是什麼人，我就是什麼人。(指李)她是什麼人，她就是什麼人。儘管說好了，我不在乎！可是誰都不許講我女兒半句壞話！要是誰有這樣的狗膽，我就把他的腦袋扭下來。哪怕他是皇帝，我也不管！我說的話，我自己做不到，我就算是大家養出來的。

李：(覺得他的話說得太粗了，攔住他)得了，這些話不用多說了，快請客人到飯廳裡去坐席吧！

葉：(恍然)對了，對了！儘顧着說話，把坐席都忘了！(向李)你先招呼他們過去入座吧！(向衆)請到那邊兒(向右壁門口讓他們)放開量吃菜，放開量喝酒，誰客氣就是看不起我！

衆：謝謝您，葉老闆！

李：別客氣了，請吧！(她讓客走向右門)

葉：(向衆)真兒，你捧着又想到隔壁給他們大家看看——可是小心兒，別讓他們碰翻了！勸他們多喝幾杯，樂個痛快！

葉：(忽然想起)還有，真兒，(他從身邊掏出一包多紅封包，交給隨從)把這些交給他們，這裏頭每一包是十塊錢，凡是特別窮的，老小的，你就多塞給他們幾包，好孩子，去吧！

衆：您不去陪他們嗎，爸爸？

葉：讓他們自己吃喝吧，我不過去了；妙常師太馬上就陪着高舉人到這兒來，我等着他們。

葉：(望着麗真的背影，出神地自語)多麼可愛的孩子！(半響，他才轉身走向方桌，他看見臘燭已在放着花，他還自用手指摘了一些燭花下來，吹着手指。)

李：(見李)你怎麼不在那邊陪客呀？

李：酒菜都上好了，他們都在那邊大吃大喝哪。

李：分你的紅封袋哪，他們高興得不得了。

李：你幹嗎不陪着他們？

葉：(半響地)你難道還希望那些體面的人物到「你的」家裡來喝酒嗎？你大概忘了你是什麼樣的人了吧？

李：你是什麼樣的人？真是怪話！我們是賊？是強盜？爲什麼不配跟體面人來往呀？哼，要是給他們一筆錢，看他們受不受吧！

葉：給錢，那他們自然會收的。可是你在他們的眼裡，還是一隻狗，沒有什麼兩樣的。

李：那也說不定，如今這個世界，只要有錢，什麼事都辦得到。

葉：別想得太如意了，咱們不配擠到上等人家頭去；每一隻狗都應當認識自己的狗窩，他媽的，我們這輩子是注定了只好做狗的了。

李：(憤然)虧你還是個男子漢，一點兒骨頭都沒有！我雖然是個女人，我還常常自己對自己講：「過去的就算它死了吧！」誰也用不着爲過去的事情害羞，那個人敢說生平沒做過錯事？(敲她丈夫)錦財，過幾天咱們把樓下的生意歇了手，索性搬個家；誰還能夠說我們？誰還能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呢？

葉：你這個主意真不壞，我也早就這麼想過了，洗了手，搬個家，也

點兒了，馬上我們就變成體面人物，誰也不敢來說我們啦！

李：(考慮着)咳，誰也不敢看不起我們啦！不過，——把我們樓下的生意丟掉到底不合算。……電貨不一定有這好的利息，並



且我們現在每天進來的都是現錢。

葉：「哼，我也是爲了這個打不定主意哪。」

李：「爲了什麼打算，我們當然是改行的好，（想罷）對了，你是說妙常師太馬上就會陪着高舉人到咱們這兒來嗎？」

葉：「（高興）馬上就要來了，剛才我到妙常師太那兒去，她告訴我她已經到高舉人家裡去過好幾趟了。」

李：「（急切地）怎麼樣？高舉人答不答應這頭親事呢？」

葉：「高老頭子先是不肯答應，說是嫌我們門不當戶不對。」

李：「（着急）怎麼？妙常師太把我們的底兒都給抖出來啦？連樓下（指下面）這生意也照實說啦？」

葉：「（笑）那當然不至於了！妙常師太看上去是個尼姑，骨子裡是媒婆，都像你這麼傻，她只好喝西北風去啦！」

李：「那末她對高舉人說，咱們是幹什麼的呢？」

葉：「她說咱們是生意人，做什麼買賣她沒肯說，反正是開舖子的就是了。」

李：「那怎麼高家還不肯呢？」

葉：「（教訓的口氣）你也得平心想一想，人家多清高的門第；前清的舉人，改了民國又是什麼參議院的議員，人家的少爺真是那個什麼「書香子弟」，哪兒肯隨便隨便的跟咱們這樣的人家結親呢？」

李：「照你這麼說，這門兒親事不是整個兒的「黃」（完了的意思）了嗎？」

葉：「（得意地）你別急呀，這裡頭自然還有「玩意兒」哩！要不然今天高舉人怎麼肯向妙常師太到咱們家來「相親」呢？」

李：「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趕快說呀！」

葉：「多虧妙常師太一個勁兒的拉攏，把我們罷真說得怎麼好怎麼好，高老頭子還是二二乎乎的一直到後來——」

李：「後來怎麼樣？」

葉：「後來師太說我們還預備了一份兒頂厚的嫁妝，除了東西還有現錢，高舉人才有了答應的意思。」

李：「（不十分高興）這麼說起來，高家到不是想要我們的人，完全是想要我們的錢哩！」

葉：「（粗人也有他的感慨）唉！這話還說它幹什麼呢？這年頭誰不喜歡錢！要不是爲了錢，誰肯跟咱們這樣的人家結親呢？咱們也犯

不着生氣，只要女兒能够嫁給一家有名聲的戶頭，我就什麼都不說了。」

李：「（有些不大敢說地）聽說高舉人抽這個（以手作勢，說明是雜片煙），癮頭不小哪……」

葉：「那又算得什麼呢！從前做官的誰不抽兩口？癮大才合他那個老爺爺的身份。再說他也不是抽這個把家業抽光了，還未必肯把咱們的嫁粧存在眼裡哪！」

李：「（鼓着勇氣把心裡僅有的疑慮都說出來）還有，聽說高家少爺身子挺單薄，不大……」

葉：「（不以爲然）人家念書的少爺哪像咱們這種牛身子呢？整天躲在書裏念書寫字，當然看上去文弱弱的。妙常師太說過：要這樣才算得上什麼……（想起來了）「書生本色」哪！」

李：「（忽然傾耳細聽）別響，（以手作勢）有人來了，準是妙常師太跟高舉人來啦！」

（肅靜，果然聽得樓梯響。）

（二人急忙整容肅貌，恭敬地走向門邊去迎接，葉在前，李在後。）

（使他們大失所望的，上来的却是劉長海和筱玉蘭；並且，正和葉夫婦期待的方向相反，他倆是從廊左那條後樓梯上来的，觀衆看得見他們粗率地奔上樓梯跑過來。）

（正在門口處，兩對人物劈面相遇，劉等幾乎是等於衝入室內，使欲開阻，葉老闖竟也措手不及。）

劉：「（一邊衝進來一邊含着快似譏諷的笑容大聲說）怎麼樣？老闖，今天是您的好日子，跟您碰一個吧！（說着走向供桌，假作要行禮的樣子。）」

葉：「（一把拉住，半推半攔）得了，得了！咱們別來這套了！可是長海，我早就跟你說過，今兒個日子特別，樓上樓下斷絕交通！你怎麼又不聲不響的闖上來了呀？（有怒意）」

劉：「得得得，我的葉老闖，別這麼不通人情好不好？咱們配當您的夥計，就不配給你拜壽嗎？」

葉：「（不耐煩，也討厭他這種做作）算了，算了，別假媽假事的了！又有什麼事要「求」我了，是不是？」

劉：「（苦笑）哼，您真聰明！「無事不登三寶殿」，沒事的話，請

葉：(大不耐)「好吧，有什麼事「下頭」去說吧，我馬上就下去，(說着把他們往外推)。

劉：(一轉身又滑了過來)「別推呀！水上也上來了，說幾句話總不至於就沾了您的屋子。好在也沒多少事，幾句話就行了。」

葉：(性急地，勉強忍耐)「那麼你趕快談吧。」

劉：(故意兜圈子地)「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事，今天老關府上不是有喜事嗎？我跟她(指葉玉蘭)是特意來賀喜的！我跟她(又指玉蘭)是您的老夥計了，不是嗎？」

葉：(幾乎忍不住)「是，是，是，是，老夥計，老朋友，一點兒都不錯，謝謝二位的好意啦！還有什麼別的沒有？」(作勢又要開趕)。

劉：您別忙，還有一點兒……

葉：還有？回頭樓下去說吧。

劉：您別着急，還有兩句，兩句就行了……

玉：(在他身後推他，叫他快講)「長海，你乾脆點兒說吧，別惹老關着急呀！」

劉：好，我說啦，老關，是這麼回事：我跟她(又指玉蘭)今兒個也有一樁喜事，不敢不報告您。

葉：(半是敷衍半好奇)「哦，你們倆有什麼喜事呀？」

劉：我看看老關的喜事重重，挺眼紅的，我們也湊個熱鬧：從今天起，我跟葉玉蘭兒(又指玉蘭)也算是正式結婚啦！

葉：(不十分在意，敷衍地)「好極了，那真是恭喜恭喜，今兒個我有事，明天我給你們補，大夥兒熱鬧一下。」(轉成半自語地)「事情也他媽真新鮮，倆人攪在一塊六七年了沒當怎麼回事兒，偏偏今天又要來一個「正式結婚」啦！真他媽……」

劉：老關，這您可不能怪我，我還是跟您學來的。好在眼前沒外人，讓我說句「脚碰脚」的話——呢，十多年前，老關跟老關娘還不是跟咱們倆(指自己和玉蘭)一樣，(葉想攔他，但他越說越來勁兒)後來，你們積了點兒錢，拐了幾個姑娘——這沒什麼難為情，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們自立門戶，開了這家「婚門子」

姑娘一紅，名氣也響了，人家都說這是「香院」，王孫公子像

饕餮似的往裡鑽(指下面)，十來年功夫，您也成了財主啦！今兒個四十五歲做生日，這麼好的排場！(指周圍的情景，又聽

得飯廳裏噴噴的聲音)「飯廳裡(指右方)十幾張上席，客是客，主是主！(見葉不耐)「好，我也不說了；反反您這「一着兒」我算是學了乖，今天下了個決心，跟這傢伙(指玉蘭)正式算是結婚了，先弄個太太，將來好當老關娘。」

葉：好極了！請問你除了這個還有別的事沒有？」

李：(催促)「對了，老劉，你有什麼事趕快說吧，不怪老關生氣，馬上還有生客要來哪。」

玉：(在一邊埋怨劉)「這小子就是這般點個鬼脾氣，人家越急他越會兜圈子！(向劉)說吧，別把老關急壞啦！」

劉：好，打開窗子說亮話，誰也別嫌誰麻煩；(指玉對葉正式地)她既然正式成了我的老婆，往後她的賬您就跟我算好啦。今天是我們的好日子，我替她跟您借六百塊錢，她想買一件新大衣。

葉：說來說去還是這回事，我早就知道啦！好吧，你們先下去，我回頭給你們送點錢來。

劉：您就在這先給了我算了，何必還勞您的架下樓呢？」

葉：(厲聲)「不行！在這兒，我不能辦這樣的事！在這兒，我也不認識你，你也別認識我！走吧！走吧！」

劉：在我可都是一樣的：樓上也好，樓下也好，樓上住的也都是熟人，樓下住的也不是生人，算不了什麼大事兒。

葉：(怒)「走吧！滾你的蛋！我們等着客人哪——聽見了沒有？」

李：(也着急得咕咕着葉)「都是些個短命鬼，越是人家家有事越來添麻煩！(瞧了葉玉蘭一眼，譏諷地半自語)「這麼大歲數了，還一個勁兒的要打扮！」

玉：(聽見了，立刻回嘴)「要是不配做你們的姑娘，你還是自己到底下去賣吧！好在本來是「老本行」。(這話也半係自語)」

劉：(對玉蘭，刻毒地低語)「要是她嫌自己老了的，讓她女兒下去賣好了，管保做一筆頂紅的生意。」

葉：(怒跳)「放你媽的屁！(跳到劉面前)你不高興的話，罵我好了！(指自己的鼻子)也罵她好了！(指李)我們本來跟你是同行(嚴肅地)可是別扯到我女兒身上去！(抓住他胸口的衣服)」

劉：明白了沒有？你要是再敢提到我女兒，我就馬上捏死你！聽明白沒有？她也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她！

葉：得得得，別說！(葉憤然放開他)「就算我不認識她吧！(劉走開，他又咕噥)「可是我相信她不久總會認識我的。」

葉：(暴跳如雷)什麼？(一步跳過去扼住劉的咽喉)他媽的，老子非打死你不可！媽的！(邊扼邊說)你可以打我一兩個嘴巴子，就是不准你提我女兒的名字！(劉被他扼得透不過氣來，正在掙扎。)

(玉蘭急於拉扯也歸無效)

李：(拉扯着排解)真是見鬼，好日子偏偏要打架！錦財，放出他吧！還有客人要來的呀！(她果然聽見腳步聲)哎呀！妙常師太跟高舉人來了呀！錦財！(仍拖不開)

外邊廊上妙常的聲音：葉老闖在家嗎？

葉：(聞聲一驚，立刻放鬆了劉)唉呀！真他媽的倒霉！(他想衝出去迎接，但一轉念又立刻從身上掏出一大捲鈔票塞給劉)去吧！去吧！(推劉和玉蘭走)

妙：(仍在外)正是這兒，高老爺，這就是大施主葉老闖的公館。

(妙率高上，正與劉和玉蘭劈面而過，高鄙夷地看了他倆一眼，避之若鶩，劉等洋洋地一溜而過，仍從左邊樓梯下去。)

葉：(葉和李急整容恭請高等人。)

(嘩嘩地)不知貴客駕，駕到，未曾遠迎，當當面恕罪！

高：(岸然肅然，略拱拱手)豈敢，豈敢！

妙：(春風滿面)這位施主就是葉老板，這位女施主就是老闆娘。

葉：(急忙請他們坐)請坐，請坐！

(葉讓高和妙常坐入沙發，自己拖過來一隻紅木椅恭謹地陪坐，李侍立在一旁。)

葉：(訥訥地)今天承蒙師太把高老爺請到我家來，真是，呃，光榮極啦！

高：(捋鬚)葉翁何必過謙！

妙：對了，二位誰也不用客氣啦；只要二位肯賞臉，過幾天就成了親家，高老爺這邊是獨養兒子，葉老闆這邊是獨養女兒，兩親家還不比親弟兄更要親熱嗎！

葉：只要高老爺不嫌我們出身低，肯答應這頭親事，我是再高興也沒有的了。

高：尊府狀況，妙常師太業已告知。據云令媛姿容絕代，品學兼優，弟固深信不疑。然而俗語有云：「耳聞不如目見」用特登府一晤，俾得證其言之不謬也。如何？

葉：(不大懂他的文言，瞠目不知所對)呃，呃……(急忙湊近妙常

低聲地問)妙師太，高老爺說的是什麼，我不大……

妙：(急使眼色，低聲地)高老爺說是要請小姐來見見。

葉：(欣喜)哦，哦，當然，當然！(急輕巧地趨向李，在她耳邊私語)你快到那邊兒(指右室)去，叫真兒換一套新衣服，到兒來見見。那邊兒的客人你自己招呼着！(李輕巧地跑向右門，將到門口，葉又追過去喚住她)呃，你叫真兒把文憑帶過來。(李點頭自右門下。)

高：(轉回身向高妙)好極了，我女兒馬上就過來，來拜見高——高老爺。

妙：(急忙搶着說)對了，我已經告訴了高老爺，說小姐今年已經在初級中學畢業了，並且還考第一呢！(以目示意，葉會意)

葉：呃，不錯，不錯，我女兒今年畢業了，(妙常又示意)而且，考了第一名。回頭她自己把文憑帶給高老爺過目。

妙：論起葉小姐的才學，真可以說是女中豪傑，高老爺考試一下，準保滿意的。

高：本來兄弟對於晚近這種專學洋派的學堂，向來是不敢贊同，所以小大寧可讓他在家裡攻讀，決不讓他進這種專學時髦的學堂。

葉：(不解)小犬……(向妙低聲地)難道高老爺家裡的狗也念書的嗎？

妙：(急止之)不是的，高老爺是說他的少爺，(轉身高聲對高)像高老爺府上這種家教，當然現在是少有的了。可是葉小姐進的學堂規矩頂緊，在家裡頭也是管得很嚴的，高老爺儘管放心好了。

高：(點頭而又搖頭)世風日下，難以苛求；只要令媛能够謹守舍下的規範，保全祖傳的家風，我也不便多所挑剔了。

妙：關於嫁妝一層，葉施主向來慷慨，這位小姐又是施主心上的肉，比什麼都寶貝；這回出閣，一定要大大的光彩一下。是不是呀，葉老闆？

葉：不錯，不錯！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孩，我要把整個兒的家產都給她陪嫁，——十兩金器，二十條棉被，十六箱子衣服，五萬塊錢現款……還有，頂要緊的就是我要把她那張文憑配一個金的匣子，帶到男家掛起來，這些東西我有一件不做到，我就不是葉錦財！

妙：(向高)您聽着，我沒有跟您瞎說吧。

高：葉翁如此豪爽，誠可謂蕪憤情深，可敬，可佩！

葉：（把心裡的話痛快地傾訴）到了麗真出閣的時候，我不光是給她一付頂厚的嫁妝，我還要親自對她說：「離開你爸爸的家吧！忘掉你的爸爸，忘掉你的媽媽，好好的跟着丈夫去成家立業，就當作你爹媽已經死掉好啦！」

高：（不解其意，因而不以為然）親翁此舉未免過度，夫「君子不忘其本，」令媛雖于歸我家，父母之恩情不可忘也。

葉：（着急）我的意思是……

妙：（急爲遮掩）葉老闊的意思是恐怕小姐念着娘家，不能安心在府上做媳婦，所以特地說明一下。

高：此舉大可不必，親家儘可來往。（向葉）親翁既如此見愛，婚事當可遂命。

妙：（急忙討功）葉老板，您看怎麼樣？高老爺已經答應這頭親事啦！

葉：（喜極，感極）呵，高老爺，你真是太好了！（走到他面前想要抱住他，但又恐自己沾污了他急忙縮手，懇切地）高老爺，您這樣看得起我，真叫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我——我不能騙你，我一定要把我的底細統統告訴您！要不然，我就太對不起你了……

高：（對於他這種粗魯坦率的舉動有些畏懼，漸漸縮到妙常身後）親翁有所見教，不妨從容細談，無須亟亟，無須亟亟……

妙：（以目示意）葉老闊，事情已經圓滿，您用不着多說了。

葉：（興奮地）不，我非說不可，要不然我永遠不得安心的。我告訴您，高老爺，我的女兒是一個頂高等，頂規矩的閨女，我可以保險，可是說到我的出身，實在配不上！我，我是做——做生意的——

妙：（急爲遮掩）不錯，這話您用不着再說了，我早就告訴了高老爺，您不是做官的，是做生意的，是開店的……

葉：不錯，是開店的。

（妙常急地拉住他住口）

（左方門開處，麗真易裝出，手裡捧着一個繡囊，）

葉：真兒，（走上前去牽着她的手走到高等面前，來見見高老爺。麗真並不十分愉快地向高鞠了一個躬。）

高：（略抬了一抬身子，扶着眼鏡上下打量着麗真，不必多禮！）

妙：（向高）您瞧，這樣的人才，不是老尼誇口吧。

高：（微點其首，在未來的兒媳面前，更維持他岸然的尊嚴）言其「容」可稱上選，未知其德行如何耳？

妙：（極口誇讚）葉小姐的品行學問向來是考第一的，高老爺儘管放心好了。

葉：這倒不是吹牛，我女兒在學堂裡的確是個好學生。（他高興地從麗真手裡把文憑拿過來）您看，這是她的文憑。

高：（接過文憑，在眼鏡下細觀）令媛名列前茅，文才想必甚佳，未知會習女紅否？

妙：（一手把繡着龍的緞袋抓過來給高看）這個袋子上繡的龍，就是小姐親自刺繡的；像這樣好的針線，老一輩兒裏頭也不容易找呀。

高：接過繡囊一反留審視，微頷其首）尚可，尚可。

（高把文憑和繡囊交給葉，葉珍重地遞給女兒，麗把文憑裝入繡囊。）

（這時李桂蘭輕巧的自後方門入。）

葉：（見她進來，偷偷地跑過去輕聲問她）你怎麼又過來了？（指右室）他們呢？

李：（也輕輕地）都吃飽了，喝足了，我送他們走了。（偷偷地指高）怎麼樣？

葉：（聲音很輕，但十分愉快）成功了，差不多全說完了。

李：（細心地）回頭頂好你也跟他們去看一看新邸……

葉：我想不看也沒什麼……

李：看看又不費什麼事，大家放心些。（葉點頭）

妙：（回身見麗真已將文憑裝好，站着聽候吩咐，他急走向她，親切地）真兒回到你自己房裏去吧！他把她送入房內，反手關住房門，他懇切地向妙常說）師太，您看得出來我多麼疼我的女兒，現在我們都是自己人了，我可以痛痛快快的說給你們聽：我跟她（指李）都是有罪的，天老爺總會罰我們。我願意受罰——就是叫我賠掉一隻眼，癩掉一條腿，或是斬斷一隻膀子……什麼都可以；可是只有那一件，千萬來不得！（把聲音壓低）師太，如果一個人，有個兒子不學好，走上了壞路，那還不十分要緊，沒什麼太大的關係。可是一個女兒就不同啦，如果女兒走上了壞路，那真是叫她父母死了在棺材裡都沒有面子……

妙：（攔住話頭）好了，葉老闊，我們都知道您是頂喜歡您的小姐的，將來嫁到了高府一定不會受到什麼虧待的……

葉：（急辨）我不是這個意思……

高：（站起身）親翁不必過慮，弟當看令媛若已女也。（向妙）天色已晚，我欲歸寓……（打了一個哈欠，是烟癮來了。）

妙：（對葉）高老爺要回去了——

葉：（慫恿地）別忙，別忙！吃過晚飯再去。

高：今日想難奉陪，改日定當叨擾（又是一個呵欠，起身往外走）

葉：（仍想挽留）高老爺賞個面子……

妙：（偷偷對他）今天不用強留了（以手作勢，私語）他要回去（抽大咽的手勢），下次再打攔吧。

葉：（恍然大悟）哦，哦，那末我不強留了，下回千萬賞臉！

李：（對妙）我們老闖想跟您去看一看高老爺去，不知道可不可以？

妙：（對李）我想總可以的。（妙與高耳語）

高：（湊着耳朵聽完了妙的話）當然可以，那末親翁請吧！

葉：高老闖請！

（高挺然先下，妙常隨後，葉跟在後面。）

李：（在廊上回頭向李喊）我一會兒就回來。

李：好，你去吧。（她回身看了一下室內，把椅子擺好，檢點室內使它整潔，忽然想起一件事，她向左方喊）麗真！麗真！

（聽不見回答，片刻……）

李：（再高聲點完喊）麗真！（見仍無回音，他走向麗真門口，正值麗真走出來：她看了女兒的形色）怎麼，孩子，你不高興嗎？

麗：（顯然心裡不快活，臉上還似乎有淚痕）沒有什麼……

李：（撫慰地）今天是爸爸跟你的好日子，別不高興，回頭爸爸看見了會對過的。

麗：我沒有什麼不高興……爸爸出去了嗎？

李：他上高家去替你相親去了，你見爸爸多麼喜歡你！

麗：微微嘆了一口氣）唉，我知道爸爸喜歡我，可是他喜歡我的方法，我實在很難接受。

李：怎麼：你不贊成這樁親事嗎？

麗：（親切地）媽，如果您不生氣的話，我就把我心裏的話告訴您。這些話，我在爸爸面前一句也不敢說。

李：（疼愛的）好孩子，你儘管說吧！

麗：我覺得我的年紀還很小，念的書也太少，我總希望繼續進高中，根本還談不到訂婚，結婚這類的事情。

李：唉！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今年雖然才十七歲，也不能算是太小了。你爸爸急着替你找婆家，也是因為疼你的緣故呵！

麗：就這是一定要談到婚姻，我覺得也是兒子女兒自己的事，讓妙常那樣的三姑六婆花言巧語，由雙方的家長作主，不徵求兒女的同意，盲目的把女兒嫁給一員夙不相識的人，結果總不會幸福的。

李：孩子，你也不要太小心眼兒了，高家多高的門第，費了好大勁兒才說成了的。他們少爺雖然沒見過，單說高老爺也就够體面的了，他又是前清的舉人。

麗：（不以爲然）看了他那種老古板假道學的樣子，我心裡就不舒服。

李：別這樣使小性子，爹媽就你這麼一個寶貝女兒，順着你爸爸一點兒吧！

麗：我也知道爹媽愛我，可是這樣盲目的婚姻，只有葬送女兒一生的幸福。（泣下）

李：（無可奈何，一邊兒替她拭淚，一邊勸慰）別哭，好孩子。如果你一定不願意的話，回頭你想個辦法自己跟爸爸說吧，也許他肯聽你的話……

麗：不會的，我知道爸爸頂喜歡我，可是正因為他太喜歡我，他更要逼我照他的意思做。

李：別難受，等爸爸看過了回來再說吧！麗真，你把供桌收拾一下，剪剪蠟燭花。我到廚房裡去弄點兒飯吃。（她走向右門，邊說邊走）唉，忙亂了一整天，儘顧着陪客人，連飯都沒有吃，你也該餓啦！（她已走進右室。）

（麗真打着采剪了剪蠟燭花，然後閑坐在沙發上。）

（廊左樓梯口出現了一個妖媚的影子，她像做賊似的掩到窻側向內張望，見只麗真一人，嫣然一笑，她掩到門口，輕敲戶限）

麗：（從沉思中驚，這是一個熟悉的聲音，但，）誰？（回身見是鳳仙兒！倒嚇了我一跳。）

（兩人親熱地抱持着。）

（天色已晚，室內轉黑。）

鳳：你想不到我這會兒會上來吧！我在底下（指下邊）聽說老闖出去了，我就偷偷的溜上來找你，你媽呢？

麗：(指右邊)他上廚房弄晚飯去了。  
鳳：(高興的)那好極了，我們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一會兒。  
麗：(應)……

鳳：(覺察她在不開心)怎麼？你像是不大開心的。(拉她向前)  
怎麼，臉上的眼淚還沒乾哪！怎麼回事呀，好妹妹？  
麗：也沒什麼……

鳳：不許這樣，你跟我還有什麼不好說的話呢？是我的好妹子就痛痛快快說出來！  
麗：看樣子，我的苦讀不成了！而且，恐怕，恐怕我跟你，也很快就要分手了！(言下凄然)

鳳：(撫慰地)是怎麼回事呢？說給我聽聽，也許咱們可以想個辦法呀。  
麗：(搖頭)沒有什麼辦法可想，爸爸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鳳：老關決定怎麼做呀？  
麗：(凄然地)他……我嫁給高舉人的兒子。  
鳳：這件……我們早就知道了，那末你自己的意思怎麼樣呢？

麗：有什麼「怎麼樣」呢？我根本就不想出嫁，我一心一意只想繼續求學。何況即使使出嫁的話，我也不願意嫁到這樣一個老頭固家去。

鳳：(應)我也聽說那個老頭子脾氣頂古怪，人們都說他是個老古董，他兒子是一個小古董，二十多歲的人了，外邊的事情一點兒都不懂，聽說還有肺病。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嫁到這樣的人家去，真還不如幹我們這行(指下面)來得自由點兒哪！

麗：(嘆氣)誰知道我竟注定了要過那樣的生活，我覺得一切的希望，統統都沒有了！

鳳：我還聽說：高老頭子所以答應這門親事，完全是爲了貪圖你的嫁妝。現在他們家裡窮得什麼都沒有了，自己煙癮又大，沒辦法才娶個門不當戶不對的媳婦的。

麗：你不要說了，我心裡難過極了。(低頭領泣)  
鳳：(把她摟在懷裡，親密的嬌聲勸慰她)別難過啦，好妹妹！你的事我們已經替你想了辦法啦，我早就知道你一定不願意嫁到高家去，我……跟……他們商量，大家幫你的忙。

麗：(半喜半疑)彼玉蘭他們也肯幫我的忙嗎？  
鳳：怎麼不肯呢？下邊的人每一個都喜歡你，都說你待我們好，不說老板跟老板娘那樣不拿我們當人；所以大家都願意幫你的忙，連劉長海都在內。

麗：你們怎麼樣幫我的忙呢？

鳳：我們想了辦法幫助你，叫你……續念書。  
麗：不行，爸爸要我再念書了。  
鳳：不管他，他不讓你念，你自己去念！

麗：我也有這種力量呢。  
鳳：(興奮地)我們就是因爲恐怕自己的力量不夠，所以去找祝慶笙幫忙了！

麗：祝慶笙？是我們學校的校董祝先生嗎？  
鳳：是的，彼玉蘭去見他去了。

麗：(不信任)彼玉蘭？  
鳳：(應)彼玉蘭，她說她從前認識祝先生的。她現在已經去了，回頭就有回音啦。如果祝先生肯幫忙，就不怕你爸爸啦！

麗：可是，我如果違背了爸爸的意思，那不是使他太傷心了嗎？「兩難地我知道爸爸頂喜歡我的。」  
鳳：誰叫他硬要把你往火坑兒裏頭送呢，爲了你自己一輩子的幸福，還管得了這些嗎？

麗：我總覺得有點兒……  
鳳：(右室有李桂蘭叫「麗真」的聲音)  
麗：(低語)晚上你到下邊兒來，咱們再仔細商量商量！

麗：我想……  
鳳：(在右室)麗真，晚飯弄好了，快來吃吧！

麗：(已疾趨至後面的門側，將頭向麗)好妹妹，晚上一定下來呀！

李聲：(在右室)麗真，你怎麼還不來啦！  
麗：(仍在門側)媽，我來啦！  
李聲：(仍在門側)好妹妹，你一定要來，我等着你！

麗：(決心了，口裏應着母親，身子都向着鳳仙兒，變調地)好的，我來！(她說時向鳳仙兒示意)  
鳳：(鳳仙兒很滿意地給她一個微笑，轉身向左疾趨下樓了)  
麗：(鳳仙兒往地目送着她們下去)

李聲：(在右室)飯都要涼了，孩子！(麗真失神地轉身向右室慢慢走去。)

——幕在鳳仙下場時開始徐徐閉幕——  
(第一幕完)



## 幽靈

劉 尊

初到千里外的X州，終日被鄉愁縈繞着，嵐因了職務的關係要常常到外邊去視察鐵路工程，一個月他倒有十幾天不在家，好在異地景色到處給人一種新的吸引，白天時抱了不滿週歲的珍兒在戶外散步，却也減去不少惆悵，在夜間却只有我和孩子在燈影綽約中守着三間冷靜的屋，除了寂寞以外還有幾分恐怖，總覺得牆隅屋角裏隱着些什麼似的，我們的女僕是一個本地人，很年青，很清潔，而且在沒有工作的時候就到屋裡去，看看孩子，看看我，可惜語言不通，她又不識字，彼此寂寞的相對笑笑。如果她實在從屋裡找不到工作就悄悄退出去，她走後，孩子一睡我就加倍的想起家來。

本來我不喜歡這房子，因為房間太大，人少顯得空洞，不用說在夜裡，就是陰雨的白晝，也使人感到冷森森的可怕，但是屋外的庭院裏却有着迷人的美；房東是個官宦之後，五十餘歲的一位紳士，沒有職業，除了一年收兩次稻租以外總是在院裡栽植花木，看來倒有君子之風，在他的院裡有許多木本植物，多年生的樹木，開花的，不開花的……茂盛的生長着，好像屋內的陰森和院裡毫無關係似的，這些植物在大自然的清新和光熱中活力毫無限量的發展着：綠油油的叢竹，大葉的芭蕉和欖桐，橘柚，梧桐，茶花，梔子，枇杷，臘梅……錯落的栽植在合宜的所在，因此我們決定住在這兒，放棄了那些新建的半洋式的紅磚的職員住宅。

有一夜，珍兒很早的睡熟，我一人實在忍受不了屋內的冷靜，我

又披了一件小毯子，一人悄悄的走出屋門，春夜裡到處飄散着香甜溫暖的氣息，半圓的月隱在大葉的樹後，院裡却已清明如水，我不敢往北走，因為經過我們的屋子有一條小徑北邊通着房東家的祖先堂，黑洞洞的使人連看它的勇氣也沒有，小徑南端通着一個小角門，我也輕易不到那兒去。一則因為初至還很生疏，二則因為我們屋子還有一個前門通着外院和上衙門的小徑，白天出去總是在前門，這夜我信步徘徊着，漸漸的走到那角門邊，裡面一個小院子和幾間破舊的小屋，聽說在裡邊只是堆些破亂的東西，屋前有一株古老的樹，一時看不出是什麼樹來，上面綴滿了淺色的花朵，一半在陰影裏，一半被月光照得像一片銀色的花霞，我好奇的想去推開角門看看究竟是什麼樹。

一縷淒厲而悠長的聲音從裏面飄出，像女人的哭聲，也像什麼動物的哀鳴，我立刻木人似的呆在門外，這明明是眞事，不是夢，一定是女人的哭聲，我倒進退兩難了；推開門進去看個究竟吧，實在有點怕，轉身回去吧，又不忍，因為那是一聲絕望和極端委曲的哀號，我爲什麼不能給她一點安慰或援助呢？我猶疑着，又停留了一會兒，可是再也沒聽見第二聲。遠遠幾聲江輪的汽笛聲又怪物似的吼叫着從靜夜的空氣中傳來，我低着頭，踏着月光下的春草往回走，走着我想着這哭聲是誰發的？房東有一個姨太太兩個義女——其實是兩個婢女，還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兒和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那麼這哭聲一完是兩個婢女之中的一個受了什麼氣，偷偷的飲泣，對了，一定的

，那麼等我把本地話學好了以後一定設法勸勉她們的主人，或安慰她們，現在如果突然進去，因了語言的隔閡也許會引出什麼誤會也未可知，想着想着，就走向屋裡去。

燈光一向是用藍綢子罩起來，因為尋兒睡着的時候怕過強的燈光，醒來又怕黑暗，所以屋內在她睡後的光線發出難以形容的神密色彩，我原是從一個恐怖的境界中回來的，再見到這藍色的幽暗，實在感到精神苦悶，甚至於呼吸都感到窘迫了，寧可使孩子醒了，我把綢罩拿下來，屋內雪亮了，窗簾還沒拉開，當我在屋子走了不到三步，窗外一個人臉一閃就不見了，似乎在窗外窺探已久，不過我沒看見罷了，這是怎麼回事呢？誰呢？真是活見鬼，最初只感到怕，但繼之一想却不勝氣憤了，推開門一看，只見一個人影走到那個祖先堂旁的小屋，一下進去了，消失了。看背影像那個叫什麼「香」的婢女，那麼角門裏的哭聲一定是另外那個婢女了，不過她沒有這個什麼「香」年紀人，她只有十一二歲，而且我當聽她挨了打以後嗚嗚的哭，並不是悠長悽厲的聲音，只是孩子的哭而已，那麼門裡……我又想到鬼的事，進入祖先堂邊小屋的人影說不定是一個人，不，一定是什麼幽靈的聲音和影子；但爲什麼一定叫我聽見或看見呢？我的髮根恐怖的冷顫顫的，像什麼東西在我背後吹着，我趕緊回屋鎖上門，也不敢滅燈，把孩子的小床拉在我的床旁邊，生怕什麼東西拖走我的孩子，一夜在恐怖的情緒中煎熬着，好長的夜呀。

此後我很少在夜裏出屋子，嵐回來以後我並沒對他講以上那些事，我怕他又說：「你們女人胆子太小了，專會疑神疑鬼的。」我忍着。

漸漸的，因了尋兒的關係和房東的小女兒熟習起來，她叫着英，她愛尋兒，尋兒也喜歡她，一見她就露着四個小白牙笑，而且唧唧的說着些什麼，若英見了尋兒就跑過來叫：「小妹妹！我抱抱吧。」她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她會說「國語」，這也是我們熟習的原因之一。

雖然我們的年齡差得那麼多，但是我們很自然的成了朋友，這對於我真是一件樂事，她知道我喜歡花，常常拿着一枝新開的花來找我，後來居然肯到我屋裡來溫習功課，由她的言談間知道了許多當地的風俗和一些植物的名子，在我心內蘊藏了多久的問題却未曾問過她。

「角門裡，那棵開白花的樹叫什麼？」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的說起「角門裡」，我想由此再引到哭聲的問題上去，當我說到「角門裡」的時候停了一下，偷看她的小臉上確乎有一種與往日不同的神色，「莫非真有什麼隱秘嗎？那角門裏。」我想着，又接下去問那棵樹的名子。

「弗曉得，」她不留心的說了一句土話；但又不好意思的改成國語說：「我不知道，爸爸和媽媽不許我們上那兒去，從先我有一個姐姐住在那屋，後來……後來她死了，那屋子就……不許我們去了，」她說着說着，嚶嚶的摸摸尋兒的小臉說：「再見，小妹妹，我要吃飯去了。」再挽留她，她已不停的走了，我的話那一句傷了她的心呢？也許她和我一樣的怕着那神秘之門吧？孩子是不會裝假的，一怕就顯露出神色來了，我真對不起她，這樣看來，那天的哭聲和人影一定是她姐姐的鬼魂，我越想越怕，等嵐回來一定搬家，若英不再理我了吧？寂寞的時候更寂寞了，一定搬家，「小角門」對我更加了神秘之感。

果然，若英有兩個星期不來找我，躲着我，見了尋兒她仍叫一聲：「小妹妹，」然後走開，任憑尋兒張着手呼叫，她從未回轉來，加快脚步走去。

初夏到了，不時下着毛毛雨，院內和戶外的風景對我更加强了誘惑，我們仍未肯立刻搬走，當地的土話我不但可以聽懂而且可以說了，我才知道我們那女僕是一個善良的女伴，因之時時很放心的把孩子和家完全交給她，一人撐了傘穿了雨鞋出去散步。

在微風細雨的一天下午，我偶然走到江邊，只見那披簑戴笠的舟



子逍遙的等着過江的客人，遠望×山隱約在烟雨中，對岸古塔也模糊的增了無限風韻，我欣賞着，不由的上了一駕小划子，想到對岸去買麥片。

才下船，見若英挽着一個青年女子的手臂遠遠走來，看她邊走邊說又跳又蹦的樣子和初見她時一樣，那麼她所挽的一定是一個最親近的人，誰呢？在那老宅裡從未見過她，也未聽若英談過她，走近了，那青年女子不但服裝華麗入時，而且她整個的神色和像貌都那麼美，眼睛像若英的一樣可愛，射着活潑的青春之光，她一言不發的聽着若英不停的述說着，她眼睛望着對岸，舉着一把十分漂亮的油綢傘，斜斜的遮着若英，任雨絲落在她鬢曲的黑髮上，她似乎不覺得，只是不時的眨眨眼，躲閃落在眼皮上的雨珠，或微微點點頭回答着若英的話，一個腳夫担了些零星東西跟在後面，她似乎是才從車站來的，若英見到我雀躍的笑着，更緊緊的挽着那女人的手臂，十足表示她的愉快。她自然不會給我們介紹，也就笑着從我面前走過去，走了五六步她又回過頭來，而且又向她挽着的人說了些什麼就上船了，划向她的家。

晚上雨似乎加強了，因為風已經回來，我那些恐怖的心情已經完全消失，窗子門都沒關閉，聽着雨點沙沙的打在大葉子的植物上。因為「聽」往往是和「看」相聯的，我趁着風和孩子玩的時候，拿了小傘溜出去：天和地被黑暗聯合着幾棵高大的柚子樹像巨人似的撐住了沉沉的天宇，「聽雨」時的感覺是幽美的，「看雨」的感覺則另有一番悲壯之感。

看哪！在角門外一團黃色的光暈被幾個黑影子圍出來，呀！又是一個異象嗎？我像一個旋風似的迷到屋門裡，關緊門，滅了燈，守着窗子窺探，孩子在裡間屋和鼠的嬉笑聲打消了，恐怖的情緒，我只是好奇的張大了眼睛探着頭看：

漸漸的，這神秘的一幕走到我窗前的小徑上，那個叫什麼「香」

的婢女提了一個燈籠在前邊引路，一個黃暈的燈光，晃晃的在路旁向前移，白晝在江邊遇到的青年女人撐着傘，扶着一個中年婦人——也是我曾見過，她手中捧着一柱點着的香，猩紅的香火，繚繞的香煙籠罩中我見到她的臉，天哪！這是一個人類的臉嗎？

臉是黃白色的，五官很難分清，只是左眼很大很清晰的而且位部生的那髮合宜，右眼却被有疤的皮肉遮掩着，只留下一個小小的黑洞，鼻子上半段很直很正常的在臉中，下部却因大疤痕弄混亂了，就是嘴也成了一個歪洞，在這黑沈沈的雨夜，更加增了她的醜。扶着她的那青年女人那雙小心翼翼的扶着她，一步步的，遲緩的走向他們的祖先堂。我今天有了多少奇遇呀。這一切是一回什麼事呢？那個奇醜的婦人是誰呢？真使我半夜不能安眠的思索不出一個究竟來。

翌日午後雨晴了，清朗的初夏日光照在五光十色的花木上映出一個多麼愉快的景色呀，我想：幸虧我們未搬家，我喜孜孜的把窗子換上白地綠花的長帘，當換好時從高凳上才下來若英却進到我的屋裡。

「若英！你又理我了？」我拉住她的雙手，快樂的說。

「本來我就沒有不理你呀，×太太，我姐姐要來看你。」

「你姐姐？是誰呀？」

「就是我姐姐呀，昨天她從上海回來的，我們在江東岸你不是看見了嗎？」

「啊！那美人就是你姐姐？怪不得很像你呢。」

「那兒美呀。」她笑着說，她的小臉上完全充滿了幸福的光彩，我心裡雖然有許多疑問也不敢問，怕她又像上次似的不理我了，我想起那捧着香的醜臉，我記起角門裡的哭聲，我記起她說有一個姐姐死在角門裏，可是我不敢問。

「我沒去看她，她倒先來了，歡迎！若英，你等等，我再收拾一下房間。」我說着匆匆的把書架上的書弄整齊些，把窗簾的繩拉攏些，然後縱放若英。

二十分鐘以後若英姊妹倆來了，就款待她，像款待一個朋友的姊妹，她已經沒有昨日的華麗，一張素臉，一身淺淡的衣服，更顯出她天然的美。

「若英在上次的信裡就談到您，她天天打攪您，真是多謝了，」

「話說得更正確更流俐，聲音那麼清脆而柔美。」

「不要客氣，她是我的好朋友呢，」我笑着說，捧給她一杯茶。

在近處，我看出她眼裡的憂鬱，雖然她的嘴在溫柔的笑着，我又接着問：「你在上海多年了吧？」

「五年了，」她看着若英又說：「我走的時候她還沒認字呢。」

她像一個慈母似的撫摸着若英，若英也嬰兒似的倚着她，她直爽而坦白的告訴我：她是一個電影演員，而且也是電台上的播音員，這次來故鄉是想接母親到上海去同住。

「您沒見過我母親吧？可惜昨天晚上落雨，不然我倒可以指給您那一位是我的母親，平常她永不出房門……昨天我回來了，她高興得在晚上去祖先堂燒香，正走您的後院子，不過您要見了我母親也許要怕的，她……唉！」她沒往下說。

「姐姐！你說吧，怕什麼？×太太人滿好的。」若英說。

「小姐！我很對不起，昨晚你們去燒香時，我看見了，因為我隱在窗裡聽雨。」

「聽雨，很有詩意呢，×太太，那麼您看見我可憐的媽媽了？害怕了吧？」她忍着一些什麼心情說。

「一點也不，……」

「不過多少感到奇怪了是吧？」

「啊，也不……」

她又坐了一會兒，問了我一些不關緊要的話就告辭了，我自此深深感到她的可愛，我覺得這院裏的秘密不久就會洞悉的了，其實一定要窺探人的秘密是不道德的；但我想無論如何也許能盡一些力給這些

暗幽裏不幸的女人吧。

以後，只要鼠不在家，她就來看我從她的話語裏知道她從先是從家裡逃走的，因為她在十七歲就和一個十五歲的男子結婚了，這男人是招贅在她家的是一個瘦弱的小書生，在她們結婚第三年患肺病死去，她的父親却叫她守節，她爲了自己的幸福總想逃出父親的專制勢力，只是苦無機會，可巧她的一個遠親在上海組織了一個歌舞團，她聽說後，就大膽的拿了些嫁時的裝奩逃走了，她的父親只對人說她死了，而且故設疑陣的不許人到角門裡去，據說把她厝在角門裏，其實倒是把母親囚起來了，不許她見人，她自己也不肯再見人，她也認爲女兒的逃走是自己的恥辱，她有一顆充滿了三從四德的心。幾年來她從歌舞生活中改業演電影，不上一年她的聲譽紅遍了整個電影界，生活方面也比較安定了，她大想把母親和妹妹一齊帶走，她從同鄉處探聽到若英已經入×州第一小學，她不時的暗中給妹妹寫信，若英呢？對於自己的身世十分模糊，最初她以爲姨太太就是自己的親母親，她也知道姐姐已經死了，終日和那個抱養來的小弟弟——她也以爲他就是自己的親弟弟，還有那兩個婢女，在一齊玩，等到入學以後她覺得好像到了一到新天地，處處給她以新的，愉快的刺激，去年秋天她接到姐姐的信，姐姐像說故事似的在信裡述說着她們家庭中的秘密，她纔知道角門裡不時從窻裏顯現的怪臉就是自己的母親。她的小心靈裏生出海樣深的懊喪，恐懼，懷疑……等思慮，直到姐姐歸來才消逝盡淨。

若英的姐姐叫若芳，不過在上海却叫林琳，這些自然是若英告訴我的，若芳漸漸和我更熟習了，她簡直拿我當作知己看待，我自然因了感激而更加愛她，而且惟恐她不久要和母親走了，我該多麼寂寞呀，所以我在白晝，總是抱了孀兒在她窻前徘徊。

一天下午她從她父親房裡出來，淚痕還沒乾就到我屋裡去，我正在樹後和孀兒捉天牛，見她到我屋，就三脚兩步的趕去，同時把孩子

交給女僕，進屋見她伏在我的書桌上哭，毫無顧及的嗚咽的哭。

「怎麼了若芳！」我拍着她的肩初次呼喚她的名子。

「×太太！我恨……」她又哭了。

我只好任她哭個痛快吧。

「好些嗎？若芳！有話說給我聽聽可以嗎？我既或不能替你出力，多少在精神上能給你一些安慰，若芳！我們都是女人，只有女人對女人才會彼此同情的。」

「……」她果然拾起眼淚紛紛的臉來對我凝視着。

「若芳！你太委屈了吧，怎麼哭成這樣子了？」我說着也不禁的落下淚來。

「太對不起了，惹您陪着傷心，其實我很久不哭了，因為我的環境是不應許我流淚的，除非在作戲的時候；我也不想哭，我只需要許多生活的技巧來應付自己光怪陸離的遭遇，到家來却感覺不同了，它喚回我已死的記憶，它喚醒了我固有的本能——哭，×太太，自從見到您……更因了您過多的友情使我多愁善感起來，我真願意在您的溫柔中哭乾了淚泉，然後再拿出最後的勇氣來和惡命運拚一下！」

「……」我茫然的聽着她憤憤的說，她已經不哭了，她是那麼激昂的說着，像演劇，又像真自內心發出的狂呼。

「×太太！我索性都說了吧！我恨我父親，我恨他虛偽，他把這所老宅子弄得那麼華麗迷人；家道也還殷實，並且弄得兒女雙全；但是走到我們家的內部呀，都叫人覺得陰森森的，冷冰冰的，像個鬼窟。」

「您知道，他居然不讓我母親走，我恨他。」

「您的母親身體不好，他不放心吧？」我說着，只聽她急道：「不要一個良善的女人心去想他吧！他呀，只覺得母親不配見光明，母親如果走了，誰來供他虐待？誰來滿足他的殘虐狂？」

「×太太！我母親原來也不是那麼醜得怕人的；完全是他害的，可憐的媽媽年青時也和我們一樣年青美麗，而且出自名門，飽受了古

老的家教，那麼安嫻的在我家服侍我的祖父母，祖父母去世了，父親掌管家務，那時母親還很幸福的過活着，在我三歲的時候，母親第二次生產，不幸又生了一個女孩子；父親是不喜歡女孩子的，在那個小妹妹三朝的時候就和母親反目了，罵她不生男孩，罵她喪氣，她本來身子欠保養又加上意外的憤怒，於是就病了，患貧血病，瘦得可怕，頭髮在那時忽然完全脫落了，父親毫不憐憫的更加倍的摧殘起她來，在她才出滿月的時候，那個不幸的小妹妹抽風死了，她是多麼傷心哪，可是我父親就在那時娶進現在這位姨太太，媽媽的心哪！碎了……

「姨太太是娶來了，但是一切家務仍由媽媽一人操作，而且我父親是好吃嘴的，每餐由母親親手作茶，她仍然忍耐着，任內心煎熬着，任憤怒在內心沸騰……」

「有一次媽媽正在煎着一鍋豬油，預備過五月節作菜用，那天真熱，媽媽用袖子擦着汗，守着那一鍋滾沸的油，却見我父親和姨太太穿着輕薄的衣服，拿着涼扇從窗前進過，似乎是到那兒去風涼。」

「可憐我媽媽見了這不平的景象，狂叫了一聲就倒在爐子上，她原是有貧血病的啊，你一定可以想得出發生了什麼事吧？×太太！我真不忍心說下去了！」

「若芳！你不要多想了，你看，你的臉多麼蒼白呀。」

「不要緊，我也忍不下去了呢……那時我和一個老婢女在院裡玩，她聽見媽媽狂叫，她把我放在沙土上就跑到廚房去，天哪！後來她親自給我講過的——媽媽的臉上仍有油煙冒着，媽媽的臉成了一段糊炭；但是她沒死，世上還有她沒受完的罪，」她的嘴角微微的顫抖，可是並沒哭，我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她，我呆呆的陷在沙發裡。

「只有兩個月，媽的臉好啦，但是媽媽的美麗再也沒有了，她只剩了一個苦痛的心，和一張醜得怕人的臉，此後父親對她更加厭惡了，終日打罵，驅使，像一個狠心的主人驅使一頭推磨石以磨驢似的，她再也沒有好日子過了，自然不難自己死去；但是因了我，又不得

不忍受着保存着自己的氣息，是的，她只保存了一口氣息，其他什麼也沒有了，我，我連累了媽媽。」

「若芳！不要太興奮了吧！我們看你的父親不是一個很和善的先生嗎？那麼文雅，那麼安靜，從未聽他大聲呵斥過誰，也沒會聽他發怒，怎麼會有這麼狠毒的心腸呢？」

「可笑的見解，你又那兒看得出呢？不用說你，就是一般親友也很少知道內幕的，任姨太太水長船高起來，任媽媽陷入痛苦的深淵，沒人加一點援助，沒人說一句公平話，自從我居孀以後，父親壓迫着我守節，他說着多少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多少人讚美他的高潔；但是我却無論如何不瞭解他的好心，我想來想去，他是在剝奪我的幸福，我決心走了，我顧不了我可憐的媽媽。」

「你母親知道你走嗎？」

「不，她不能瞭解我，她心裡另有一番古老的見解，我不怪她，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時代的人，可是我沒想到我走後給她留下更多的痛苦呢。」

「從那時我父親把她囚在那個小角門裏，給她許多工作，叫她在那幽暗的屋裡爲他和姨太太工作，五年了，她未出角門一步。」

「有一次若英到那兒去摘金橘，被媽媽看見了，媽媽傷心的暈過去，若英重重的挨了一頓打，以後她再也不敢到那兒去了。」

「若英！我真對不起她，」我趁機會把上次春月夜的哭聲和若英那次對我的躲避情形說給她聽。

「你是不是以爲那哭聲是什麼幽靈發的？」

「……」我無言的點點頭。

「我這次來，父親並未忘記他的權威，在當夜人睡後拿鞭子迫我跪下認罪，我沒服從他，我大聲和他辯理，我要喊叫，他怕隣居聽見，才饒了我，只是不許母親和妹妹走，×太太，我現在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深夜偷着帶走母親和妹妹，一個是請了親友大家評了理以後

再走……不過兩個辦法都有困難，媽媽自己也不肯走呢。」

「爲什麼？真是怪。」

「當然，她的思想，她的生活習慣，都不能接收新的改變的，只得慢慢解勸她吧。」

有一天絕早，我的頭還沒梳好，若芳就跑來了。

「×太太，她肯走了，她答應了，而且父親也無可如何的答應了，你替我高興吧！我想請你到她屋去看看，看看她的真面目，她並不是可怕的幽靈，她是一個受難的慈母，你該認識她……」

「可是你父親知道了不合宜吧？」

「不，他過江去了。」

「姨太太會告訴他的。」

「你看，怎麼這麼顧慮起來？你也怕他們嗎？你還打算在這老屋裡住上幾十年嗎？」

「世說不定永久住下去，爲了紀念你，好了，讓我梳好頭髮走，」我不好意思的說着，匆匆的梳頭，我急於要見見這位幽暗裏的不幸者。

當我邁着角門檻時，拉住若芳的手，我微微的抖着，在江南的初夏，早晨的光輝裏尤自感到一陣冷！金的樹上結着碧綠而豐多的果實，樹下有數寸長的草。

室內有供桌，垂着黃帶的佛龕，寂寞的依着灰色的牆，若芳一定早向她母親說好了我來拜訪的事。

「×太太來看你家（當地的尊敬語，如北京的「您」）」她掀着裏間的軟帘說，我也就隨她進去，她的母親已經站起來迎接我。

「老太太，您好。」

「好，×太太，」她的臉雖與常人不同；但也能表示她的心情，尤其她的左眼，正和她的女兒一樣的溫柔，她似乎是微笑，又似乎有些怕生，右眼不住的閃着，看着我，看看她的女兒。」

若芳又用土話說了許多話，都是關於我的，於是我和這位幽靈似的女人也消逝了隔閡，因為她有着一般母親的慈愛和溫馨呢。

「老太太什麼時候起身呢？上海滿好玩的。」

「陪她的，好玩嗎？呵呵，」她搓着手說。

「我可以天天陪媽媽出去，看看這個，買買那個，把若英送到一個好學校裡去，」若芳像哄着孩子似的說着，夢幻的望着佈滿陽光和樹影的窻子。

要不得的，我會吓死人的，」她似乎又在笑着，她轉身從一個黑木櫥裡端出一盒點心，盒上的裝璜是那麽美，並且有「上海」字樣，顯然是若芳帶來的。

「吃呀，×太太，是芳阿子帶來的，」她親愛的叫着女兒的乳名。

「媽媽，不要緊，上海人多，沒人理會一個人的臉孔，怕什麼，你家隨便到那裡去，沒有一點防碍。」

「呵，我也能見人？我也能？……」老人的心也幻想着幸福的未來，她自然要感到奇怪，她久居在幽暗裡，也有見光明的一天嗎？見了光明她又有什麼樣的感覺呢？不會像一棵暖室裡的花拿在春風裡一吹反倒要零落了？不會，我不該這樣想，這樣想是不祥，不道德的，我抑止住自己的思潮，不敢再想下去。

若芳母女三人的行期已訂，還有三天就要起行了，我備了一席簡單的餞行酒，在一個不幸者的欣喜中我感到安慰；在爲一個良友的饒別中，我又感到惆悵，若芳的母親總是說：「我也能……嗎？」好像

一切享受只有別人的份兒，她自己却不配，每當她這樣說時，我和若芳就盡力的岔開或解勸，她也就不安靜了。

在她們起程的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了，心裡非常不寧靜，而且遲疑着：「送她們上站嗎？也許會增加別離的痛苦吧？」「不送呢？又未免於心不安，」我們萍水相逢，本是聚散不定的；但一想到重見無期，內心感到無邊的惆悵。

當我心思仍未寧靜的時候，忽聽到一陣陣的哭聲，是若芳的聲音，又有什麼波折發生了嗎？一定又是她父親作梗。

誰想得到呢？

原來若芳的母親心臟病發，在早晨死去，那麽迅速的死去，沒有一句遺言，沒有一絲留戀的完結了她的一生，這是多麼意想不到的事。

七天以後，房東爲他的夫人舉行着相當豪華的喪儀，在衆多的家族與親友的行列裏，送走了那飽載痛苦的軀殼，房東扶杖垂淚的目送着靈柩，若芳狂了似的喊着：「媽媽。」

若芳在她母親葬後三日帶着若英走了，我沒勇氣給她們再餞行，我更沒勇氣送她們上車站，我們互換了照片以後就沉靜的別了。

此後我再也不能住下去，我總覺得那個幽靈仍在角門裏的小屋，甚至於盤據了整個的庭院，任這庭院的花木再葱蘢美麗些，也不會再留住我，我們就決定搬走。

當我們搬家那天走到江邊回頭看去，那陰森森的老屋已經緊緊的閉着黑色的門，關住了多年的秘密和寂寞，昂然矗立着。

▲知識叢書▲  
▲人人必讀▲

## 萬人文庫

每月出版一冊

萬人文庫取材雋永，每冊特約名家撰述，內容豐富，有文藝，學術，獵奇等珍貴文字，定價低廉，每冊二角，真爲讀者之福音，求知識之良友，真宜人手一冊。



這一輯比較複雜了：作者筆下更有一些奇異的鮮艷的句子：

「古都插進一群舞女的腿，  
從花鏡下露出一線揣測的邪眼。……」

」（舞女）

我們閉目就可以想到一幅鮮艷的圖畫。作者也點綴了些悲痛的事——這就是說這一輯裏，就不像前面那樣總是一個老氣韻——如「叫喊」，這裡作者是具有有一些同情與熱誠的，可是文字上並沒有注意到巧妙，也許是作者激憤而只寫出了如此的詩句。

「獻與誰」是一些淚；（也許認為這就是詩人的天地。）作者在詩尾說：

「這裏面，都是我曾認識的臉，那群很不陌生的慘笑，使我流過淚；他們的叫喊使我流過淚，讀者如何我不敢想。」

沒有成熟不是可耻的事，年青的人的作品很少有驚異的，因為差不多是借詩來發洩一下，詩乃變成一團情感的裝飾了，一般的詩有很多的是失敗在這上面的。

最後是畢基初的「幸福的燈」之一首近乎千行的長詩。

有人說作者是很愛描繪何其芳的詩，我們可以看到畢君的：

「無夢的人期待着風裡的白帆消息  
於那遙遠遙遠的雲烟外  
有一支陽光裡花開的記憶。」

（頁四三）

作者愛那種色彩，一種悲哀的綺麗，但是作者似乎描擬得太平淡了，在人們腦子裡只是一個固定的批評，因為這些句子太近於散文，似乎失去了詩意，何其芳有一些好的描寫，像：

吩咐溢流的月華灌滿你的行程，  
夜的胸懷為你的步履起伏得更柔美……

（夢觀）

畢君先去了這種描寫的巧妙，美麗遂變為平靜，而且神秘的色彩太重，使人容易認為是無病呻吟的裝飾，年青的人情感複雜，所以容易失去線索，描寫雖然靈敏，但是容易被認為荒謬。因為敘述的是一些與事實相背的，難免要有些描設和裝飾。是誰會說：「好的文字不僅要技巧到家。並且要氣概闊大（largement）」讀詩，一定是到急迫非常，可是決不會像把你容到狹小的鐵筒裡，透不過氣來的，所以作者不應有從一粒小砂裡看出了世界，否則，藝術還沒有成熟。這故事的展開是愛情，作者自己說是情

恨那些金錢和買賣式的愛情，並且還說要給他們詩中人）一條光明的道路，（可是又說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這裏，卻沒有敘寫清楚，只有以下的一些句子：

「去吧！罪惡的賊証

用人血喂養着的裝飾。」（頁八十一）

「離開這孤獨寂寞的世界

你看海向我們招手了。」（頁八一）

這彷彿是太生硬了，更不能留下一些好的印象。

故事是：安琴民和連雷被幸福的招引而迫進了海。故事結束得太匆忙，以致沒有生動和闊大的氣魄。

作者給了一幅迷茫的圖畫，人們始終難捕捉到那邊幸福的燈，作者的意識被詩變成了薄弱，他說：「我是一個永在黑霧的夜裡憧憬着光明作夢的人，幸福的燈是我在黑霧裡留下的夢。」

但是可取的仍是它相當可稱的幽美，雖然平淡，但是在「詩」的現在，還有一些推薦的價值。

新的詩人有我們的大的希望。中書君說：「最好的詩是作者還沒有寫出的詩。」我們希望作者更有超過「摘果錄」的詩。

蕉

蕭

被落日映成金黃色的天，十分安靜而柔媚，美的黃昏，給周同帶來許多憂悵和忿懣，焦燥和不安，他把一雙愁悶的沒有光輝的眼睛緊緊地閉上，他想把打他的生活一切的窘苦隔絕了，但是閉上了眼，許多將將思索過的使他憂急的事情，反而更加清晰逼真，焦燥一再刺痛着他的神經，頑強的欺玩着他。

靜的屋室，响着的鐘鳴十分清亮，鐘的聲音把他由窘苦的世界驚醒了，忽然一陣轟然來臨的勇氣，把他的愁悶彷彿震蕩開了一些，他的心裏方覺得有了一點輕鬆，這樣從窘苦裡解放出來的舒適，很快的有一種生活的興趣和喜悅，像光一樣的閃過了他的心角。

一陣迅速的舒適的感觸，像夜裡滑落的流星，沉重的煩悶和焦燥重新又壓緊他的胸間。

周同從椅子上立起，天色已經漸漸黑暗起來，他讓黑暗葬埋着他，他的胸間覺得異

常鬱悶，他想衝破這黑夜，但是他懶倦的不能伸手去捻開燈，他沒有捻燈的興趣，他把捻燈也看成了生活的一頁沉重的節目，他覺得有什麼東西縛緊着他，他忽然被煩悶所窘怒，他在黑暗中揚起他的露着青色筋骨的削瘦的胳膊，舉向黑暗中，一陣空虛，使他高揚起的手臂，漸漸地垂落了。

他微微嘆息了一口氣，喃喃地微吟着：

「這日子怎麼過呢？」

黑暗中有一種苦笑回答着周同：

「怎麼辦？怎麼辦？辦法有的是，你空坐在屋子裡嘆嘆氣，一點用處也沒有，妹妹有許多辦法，你卻偏不聽！」

悶人的昏暗，被燈光驅走了。

穿着輕柔的綠色的秋衣，面目美艷得十分像一棵活在樹枝上的蘋果，纖秀手盈的邁着輕俏的腳步的周同的妹妹，從牀上走過來，以白的手整理着紛亂了的如雲的頭髮，她走到周同的臉前，嬌嗔的說：

「人家好好的要睡一會，你偏喚喚喚氣，還那麼大的聲音，給人家叫醒了，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還是繼續的再談一談吧！」

她順手在她的放在桌子上的紅色皮包裏，拿出一隻紙烟，一口濃烟從她的紅色嘴唇噴了出來。

周同看着她的妹妹的輕浮的樣子，他在

心裡有一種感傷，他不能以長兄的資格使她的妹妹受着好而完備的教育，他不能用動人的言辭，糾正她的生活錯誤，最初他自己疚愧着自己，他要用盡他的力量去勸告他的妹妹，但是妹妹一天一天地毫無節制的早出晚歸，她的放蕩的談話，使他深深地恐怖，他怕她的妹妹的行爲走入下流，恐怖增加着他的焦急，尊敬妹妹的自尊，但是妹妹一天較比一天的改變以往的嫻靜，當她改變得驚人的迅快的時候，周同便更不忍以深重的言語和她的妹妹提出他的意見，他只能在悄悄地沉思中深深地自疚。最近生活的貧窘佔去他的所有，他苦痛的嗽着一星野火在他的臉前蔓延着。

周同在沉默裡痛苦的忍受着他的意見的爆發，他不能發揮他的良善的意見醫救他的妹妹的行爲，他忽然又忿恨起他自己，他學了四年大學的農學教育，但是他沒有一片地，他不能以他的豐富的所學培養肥沃的種粒，去種植一望千里無涯的綠色的禾苗，他只能把他的所學應用在庭園的花草上，美人嬌經過他的加意的澆護，在冬日裏也能開放着肥大而香艷的紅色的花朵，庭園前的芭蕉樹，從周同在大學念完了農業的時候，芭蕉的種子回復了它的茁壯的青春，闊大而濃綠色的葉子，在粗的枝幹上叢生着……這些實際的珍貴的收穫，使周同的被壓制了的雄闊



的意志，稍稍得到一些欣慰，他從學校裡出來，他就是每天站立在庭院向一些紅色的花綠色的葉凝靜的沉思着，忽然他憂苦着他的雙目，忽然愉快興奮的又在他的臉上突然的展開了笑紋，不久他又微微的嘆息了一聲，似乎許多大的阻礙似在折磨着他。

仍然穿着黑色的長筒靴子，蓄留着長的辨髮的周同父親，他認爲他的兒子是他的一個遺棄了的物品，他不關心他，是因爲他曾經損傷了他的感情，他只是蝸居在黑暗的居室裡讀一些散發着腐氣的書本，他以爲他的一點年代已久的積蓄，是足夠養活了他的晚年。

他不管他的兒子和女兒，他曾經把周同和周同的妹妹叫過來和周同說：

「你的妹妹，遲兩年配個人家，是沒有什麼使我不放心的，唯有你，」周同的父親從昏暗的花鏡裡射出來忿怒的光輝，「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不知勤讀課，學騎馬練射箭，只是一味的在花草上用功夫，沒有什麼多大的出息的！」周同的父親啊然長嘆，喘息了一大陣，然後頹然的倒在紅色雕花的太師椅上，閉上他的雙目，申叱着周同：

「去吧，永遠不要再見我，這個也拿去，」周同的父親把一串黃銅的鑰匙擲在地下，「櫃子裡的錢，也許這够你們放蕩的活幾年，幾時錢花干淨，你們自己去想法子，有我

兩頓粗食便行了！」

周同的父親嗚咽了起來。

周同和他的妹妹爲老年人的悲鳴所傷感，揉抹着陰濕的眼角，在他們父親的固執的申叱中退出了。

在周同的看花養樹和他的妹妹的講究修飾中，他們在這樣毫無先知裡，恬靜而滿散的生活着，不久，便遭遇着貧窮的毀傷。

周同總想和他的妹妹談一談，但是他不能自制的想到，自己是消費貧困的責任者，他不願意，即使是商量一下，關於怎樣使生活好一點的去和妹妹磋商，他只是在沈默時自焦燥中以幻想麻醉着打他的貧窮，許多的日子溜走，周同被貧窮緊緊地擁抱了。

周同的妹妹却修飾得較比以往十分美麗而奢侈，周同幾次想和他的妹妹說：

「你那裡弄來的許多衣物呢？」他怕這樣會損傷了他的妹妹的自尊，他苦痛的隱忍着，但於他的妹妹却驕傲的和他說：

「你總是這樣問，一點也沒用，爸爸說你是個玩花草軟柔的男人，一點也不錯！你呀，幾時連爸爸的早晚飯也不能如時奉用，你方知道着急嗎？」

周同看着他的妹妹的輕浮的服裝，放肆的談話，他的隱忍被忿怒激動了，他漲紅着脸，他想高聲的質問着他的妹妹，但是他只

能吞吞吐吐地說：

「妹妹，妳，妳……」

周同的妹妹却嬌笑了一陣，然後說：

「反正妹妹的飯，用不着你擔心，而且，」她把一雙略略鬆落了的上等的絲質的襪子，向上提了提，白色的肉，猥褻的羞窘着周同，周同在凝想裡幻覺起許多她的妹妹的生活方法，他想起她如何以淫蕩的情笑博取友誼和金錢，她如何以用盡心思的風情的裝飾香的脂粉，誘惑而飢餓的可憐的擄取着生活，她如何醉人的，把身體投入陌生的嘔吐着惡味醉酒男人的懷裏，他想到她的營救貧苦到臨的生活，是如何的下流和可憐，他想昂揚他的高崇的品格的身體，高聲叱駁而糾正他的妹妹的行爲的錯誤，但是他爲她的妹妹的瀟灑而自然的姿態所惑着，他不能如他所想的那樣揚起正義之旗，他又癱瘓着身體委縮的無聲的任苦痛扑擊着他了，而且他偷偷的瞅着他的妹妹的神采煥發美麗而佈滿幸福的臉，他自己輕輕地嗚嘆着他的自己的無能。

他喜歡孤獨，他愛嗜着在黑暗裡息了燈，他不願意看見燈的光亮，雖然他的內心裡是如何的追索着光明。

周同被他的妹妹突然亮了的燈光所驚訝，他像是在孤島中逢遇着救生的船隻，他瘋狂的呼叫着：

「這才是我的生活！」

但是他的妹妹却氣惱的把他的推坐在椅子上，他的妹妹嬌嗔的說：

「哥哥，你這樣，不久會傷害了你的神經的，你出去走走呀，活動活動，悶在家裡苦思焦慮有什麼用處呢！」

周同的妹妹忽然尖銳而清脆的笑了起來，她忽然高興的站在周同的臉前急切而欣快的說：

「不然，唔，我竟然忘掉了一件事和你說，」她的潤細的眉葉的眼角挑起起愛嬌而自傲的說：「最近我認識一個人，」她閉上了眼睛，彷彿細心而縝密的在思索裏追憶着不易獲得而珍貴的影像「唔，他是一個銀行的經理，很有錢，也很有權，明天我去關照他一下，給你在那個機關裡找一個事情做做，總會比在家裡悶着強呀！」

周同被他的妹妹的關心所窘，他的一股火燒的血液，在他的蒼白的臉上身上滾流着，他想知道如何得當的說法，謝絕他的妹妹，但是他想起在一個機關裏做着一個每月按時領薪水的職員，他每天要出去，出去呼吸着流暢的空氣，和一些同人無肆的談笑，生活的窘苦遠遠的離開了他，他的冷冷的拒絕的臉拱上了笑紋，他被想着的幸福所陶醉，他被燃起的幸福之火所溫暖，他微笑了。

「你既然願意，我就替你進行吧，」

雖然驚醒了，他，他暴燥的站起來，他向他的妹妹顯然走出屋外的風情的背影，焦急的嚷着說：

「我不，我不，妳……」

他的妹妹回過頭，彷彿十分理解他而智慧的堅決的說：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什麼事都三心二意優柔寡斷！你不用管，明天就會有好的消息給你帶回來的！」

周同想以高聲呼喊喚回已經走遠了他的盛裝的妹妹，但是他沒有這勇氣，他認為放肆的呼叫，是十分粗野的。他重新又息滅了燈，一陣黃色的月的光輝沖進了屋裡，他方始覺得暴燥的心安靜了一些。不久天上一朵黑色的雲遮着了月光，黑暗重新又開始埋罪着他了。

貧窮襲撲着周同，周同拒絕着他的妹妹的金錢的幫助，最初他把一些不關重要的物件賣掉了，但是他最初雖然擔心他的父親發覺他的賣去物件，而檢一些不能被他的父親索尋的東西，日子的流來，是無情的，漸漸他在更加憂痛裡，要極費思索的找尋賣出的東西了，新的沉重的痛苦重壓着他，周同漸漸削瘦了。

周同在極端的窘苦裏，仍然不忘他的志趣的試驗，他的庭院裡的芭蕉豐盛的生長着大的綠色樹葉。

他的妹妹和周同說：

「哥哥，你真是一位農學家，你能改變種粒，革新培植的方法，使我們的萎糜許多年的芭蕉，旺盛的茁長了，恢復他的青年的容顏，哥哥，你瞅，」周同的妹妹以染了紅色蔻丹的手指，指着翠綠的大葉的芭蕉「遠遠的看着，真像熱帶的椰林，唔」她輕視的淺笑着「這個是可以做成芭蕉葉的扇子的」她緩緩的彎曲着白嫩的手指「整整五盆，一盆七個，五七三十五，一把芭蕉葉的扇子，也不過值五角錢，」她索然侮說的放聲大笑「賣出去的錢，可以搗一頓兩頓飯，最多三天吧，還得賣櫃子當衣服呀！」

周同的臉被羞慚燃燒了，他忿怒着他的妹妹的錯誤認識，他想辯駁：

「這不過是代表一種試驗，假若我有一片廣大的園畝，試驗我的種子施肥培沃的方法，大概事業很快的便建立了。」

他的羞慚混亂了他的理念，他不能期期說出他的意見，他只有在羞慚忿怒裡低下了頭。

周同妹妹也覺得她的鋒利的意見，說服了周同，她便和他的哥哥十分神氣的說：

「你的事情，已經說好，你覺得明天就去見一見鄭經理馬上解決了吃飯問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嗎？」

周同妹妹的以一雙飽含着得意而自傲的

光輝的眼睛斜睨着周同，等待着周同的以爲意外的歡悅的同意。但是周同想着：

「我有我的崇高的學識，以我的學識去換飯吃，已經是十分可悲哀的事情，何況由於妹妹的關照，而且一定是妹妹以艷麗的服裝愛嬌的倩笑所換來的關照呢？我不能去！」

周同低下了頭，他覺得自己是十分可憐的。他覺得他的妹妹已經使他十分厭惡了。他的腦子昏疼起來，他爬伏在桌子上，大的汗粒在他的脊背潮濕着。

「你說話呀，願意不願意呢？」

周同的低垂着腦袋，兀自固執的爬俯着

她的妹妹輕輕的說着：

「沒有用的男人！」

仍然風情的走了。

貧窘越加無情的深深的扑打着周同，每次以悲傷了許久而始賣出物件換來錢，焦急動搖着周同的理念。

「世界這樣大，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廣大的國歐，試驗我的所學！」

在貧窘折磨周同最沉重的時候，一天，傍晚，周同的妹妹忽然回來了。這時周同竟然對他的妹妹的回來，像是獲到了幸福的光亮，他儘量抑捺着他的羞窘，但是他仍然不願意把貧困在他的妹妹的跟前求援，他只是以蒼白的臉，等待着他的妹妹談到他的職業，他預備着以最大的忍耐迅速的答應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以機警的眼睛向屋裏巡視，忽然他的妹妹微蹙起眉葉，和周同說：

「哥哥，你這樣怎麼能行，屋裡已經顯出空洞，傢具也少了許多，父親知道了，哥

「哥哥，你千萬莫傷了老年的父親的心啊！」

一股辛酸烘到周同的心葉上，周同在他的妹妹的同情的話語裡，滴着熱的淚珠。

「幾次和你提，我可以託人給你關照一個事情，你總是低頭不說話，哥哥，你不明瞭世界，你的學識是永遠不能幫助你吃飽了飯的！這個道理，我也是想不通，但是我這樣說是一點也沒有錯的。我本來是想要你賣掉了你的心愛的芭蕉樹，去換最後一頓飯的時候，再作最後也就是你不能不答應的一次勸告，可是，」

周同聽見他的妹妹說到他將要賣掉他的理念的寄託的芭蕉樹，他的眼睛忽然射出乞求的光輝，他細聲的和他的妹妹哀泣的說：「假如明天我不能得到一個職業，我便不能不賣掉那些芭蕉樹，我實在不能再動父親血汗置買的物件了，妹妹，我求求你，你替我趕快進行一個小事……」

周同想起他以心血和精研改良了培植方法，幾年來枯萎而忽然茁長起來的芭蕉，他不甘心賣掉了它，那是他的志願信仰的寄託和憑據，他近於昏亂的企求着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又以風情的脚步走了，留下的周同的安定了的心，他想起他的措施的無恥，他想起他的幾盆芭蕉樹生長着他的理念之花，他失眠的度過了一夜。

「有什麼辦法呢？隨便生活的擺佈吧！」他迷惘的見着了銀行的經理，他看見那

個年老而肥胖的經理，他的無限厭惡使他無言，他進了經理室，他看見他的妹妹以無忌的態度給他介紹：「這便是我的哥哥，你想法子給他一個

好的位置吧！」

「你介紹來的人，況且又是你的哥哥，怎麼不能夠給好的位置呢，唔，」年老而肥胖的經理竟然握着周同的妹妹的手，嘻嘻地笑着。

「給他做出納會計員吧！怎麼樣？」周同的妹妹把手柔媚的掙脫，而後以無限如水的柔情從微笑裡無言的斜睨着年老而肥胖的經理，輕輕地說：

「你的好意，我知道了。」周同又開始被新的痛苦折磨着，每天做着會計員的工作。他下了班的時候，便閱讀着他的一羅羅書，他不願意去上班，但是他不能不忍受痛苦的去每天按時上班，他在辦公室裡精神十分恍惚，覺得每一個同事都在他的臉上，他以爲每一個人的嘴裏私語，都是對他私語的恥笑，他時刻的偷偷地抬起頭，他聽見十幾個在隔壁辦公的同事，都在輕聲的辱罵着他，他的神經瘋了，他的精神昏亂着，他彷彿被許多如箭羽是的不屑的笑所射傷，他的心隱隱的發疼，他每天在不知而昏亂中迷惘的度過了去。

大的錯誤，發生在帳目上了。一筆龐大的錢數被周同錯付了出去，周同仍然在昏然中不知的低着頭，不時的偷偷的看以爲恥恥着他的他的一些同人。

在响過上班鈴以後，辦公室裏仍然是異常的紊亂，沒有了上班以往的肅靜，許多人交頭接耳的議論着。

一個交待給周同出納職務的職員和一個

人說：「你們不留神嗎，他在第一天上了班以後，就怔怔的像是想着什麼，我便猜他的心緒一定不良，之後，我親眼看見的，他總是偷偷的像一個賊，向我們東張西望，果然，他是一個賊，不過他的手段過於幼稚，要換咱們，嚇，」他把一裸禿腦袋低在玻璃版的邊緣上，他低低而自豪的悄悄說「我們是不能在紙面上有錯誤的，給人家親手遞上把柄，難道和自己的飯碗過不去嗎？當現金出納的，油水雖多，也看手段高明不高明，像他，寫上一百元帳，付出一千元，而且把收據也給了記帳員，他們外邊分肥，固然是人不知鬼不覺，我瞧他這筆帳怎麼報法，真是個大混蛋！」

媳婦瑣瑣地細語嘲笑，從玻璃版上傳給他的同事們，大家因一陣莫名的欣快，都高興而含有十分敵意的大聲的笑起來。

周同被許多刺激所漲疼的腦裡，神經的瞭解着這敵意的嘲笑，他拾起腦袋以無限的懇請的眼光輝，向四外張望了一下，他想起他的妹妹，他想起那年老而肥胖的經理，他慚愧的又萎縮的低下了頭。

那個批評周同手段低能的傢伙，這時把禿的腦袋，極其昂揚頓錯而疾徐有致的恍了恍，歌誦的一個字一個字小聲而鬼祟念着：「爲人呀，不做曲心事，怕的什麼鬼叫門！」

十幾個人又都哄然而笑着。  
下午經理室的差役把周同請去了。  
周同以沉重而艱澀的脚步，走着向經理

室的一股狹的甬路，他不願看見經理，彷彿經理是一篇辛酸而醜陋的故事和縮影，他想了想，他竟忘了他的妹妹，他想像着他已經不是周同了，他的過去都是一片虛無的幻景，但是周同不能不去應經理之召而以怒下的資格去在恥辱的面前任它的刺傷。周同緩緩地走着，他的神經微疼着，他的心慌亂而不安，他走在許多同事的辦公桌邊，他彷彿聽見了許多恥辱他的訕笑，彷彿有許多眼睛辱罵着他。他迷惘的到了經理室的門前，他昏亂的推著經理屋門，他的血暴流了，他的眼裡一陣星花亂舞，他揚起嘴，但是不能說出什麼來，他的世界墜入一陣急遽的暴風雨，他毫不自知的站在經理的辦公桌的前邊，他的心像被什麼所堵着，鬱悶着他的呼吸。

周同的妹妹竟然坐在沙發上，緊緊的以豐滿的身軀靠在年老而肥胖的經理的懷裏，嬌笑着。

「他再一次派出來做事，免不了出錯，好在有一千塊錢，你想法子用別的帳填補一下也就算了。」

年老而肥胖的經理以短的手臂圍擁着她

和周同說：

「以後可千萬要留心，好在這回數目還不大，」他低下頭和躺在他的懷裡的周同的妹妹說「可是，你要少戴一隻戒指哩。」

周同知道了他的錯誤，無限的慚愧使他低下了頭，許久，他又睜見了他的妹妹淫褻的嘻笑，他的慚愧的心裡一陣疼，但是他沒有勇氣和大聲的呼喊，他以雙手捂着胸無語

的走去。

他重新坐到辦公桌前，聽見圍在他周圍的同事的嘻笑，他的血奔騰在他的全身，雖然最大的勇敢使他拍着桌子，玻璃版碎了，紛亂的碎紋，忽然啓示了他，他敏感的以爲他的世界就要完了，他站起來，他第一次敢以忿怒的眼睛望着四圍的同人，他不知道對誰說，他狂喊着：

「誰敢笑着我，說呀！你的妹妹才是娼妓，你們的妹妹都是娼妓！」

屋裡的十幾個他的同人，又都笑着：

「簡直是個神經病呀！」

周同狂喊着沒有對手，增加着他的忿怒，他的眼睛裡一陣火燒的熱，他拿起一羅鈔票，用力的撕碎，他狂笑了。

他睜開眼睛，他看見他的妹妹和那個年老而肥胖的人在�的床邊，低低的淚泣着。

他睜見年老而肥胖的人也在淚泣着，他的興奮而暴怒的血液，使他坐起來，他像一匹被桎梏了許多年代的野獸，他向他撲了過去，有力的巴掌打在年老而肥胖的人的臉上，一陣興奮過去，他又倒在床上。

在昏迷中，他聽見了他的妹妹的急聲的呼叫：

「周同，你瘋了，怎麼打起爸爸來了！熱的血，灑在他的心端，許多金色的星花在他的眼前飛舞着。

庭院裏晚間的涼風，輕柔的吹撫着漸漸變成了黃色的茁壯的芭蕉，一陣媳婦的聲音，十分淒涼。

# 逐流之歌

(九)

# 謝人堡

這般冒然走了出來，我究竟向那裏去？連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因心緒不寧，實在不能靜止，於是也只好跟隨向前茫茫地走去罷！

多少寒冷的箭向我投來，什麼我也不能說，什麼我也不能再多想像下去。這些——只有這些也就够了。

我又想到慕瓊含着淚眼，在高唱「可憐的秋香」時，嗶！那些夢裡的故事，今生也只有在夢裏還可再見一面——寫到這裏，我底淚水不由紛紛而下，那些過眼雲烟的事——可憐的童年，可憐的哀喜，以及那可愛的人——不，她已不是人間的人了！她脫棄一切人間的飛回天宮去了。由於她那媚人的美態和風韻，這樣說來不為過罷。

在我和她遙別之後，我想，來日方長，我們未來的機會一定很多，我們彼此互相傾慕心志的日子也正長，那想到：這一切機會，從此再不尋着了。

兩周以前，她還爲我來了一封信，報告近因感冒，終日鬱鬱不快，我因功課忙碌，未及奉覆，不能安慰她底病勢於萬一。這一件事，使我遺憾終身！並且，使我不能與任何一人去道破這無趣的悵惘了。當日午間喝了一點酒，心神似較安逸些，得以雲遊半日。夜曉歸來九點許，有的人已經臥在床上，在看「西遊記」什末的。我獨自跑到樓上，捻開了燈，開始給俞平梅寫信。

中國文藝 逐流之歌

示淡薄。這是一個如何淒涼的月夜呵！

這是一間如何淒涼的月夜呵！窗內的風聲，着力打着我底情感，好像頓由噩夢醒來一樣。偌大的室內，我坐在冰冷的椅上，孤獨而寂寞。這種令人心痛之事，使我無法再繼續下去。我想立刻結束我底學程，到M市，去看看俞平梅。逝去的從今再也看不見了！但是，依然活著的人，當然還可以見到，並且還可以更親熱些相聚會着。

可是，我不能夠。我這枯朽一無所得的人，若不趁時努力下去，恐怕終身也就沒有值得提述的了。忍下去罷！忍下去罷！在把許多哀苦嚥在心裡以後，我如是想著俄頃，我回到寢室睡去了。

睡前，我想今夜一定可以得到許多的夢，慰安的，或者是驚人的。可是——一覺醒來，次晨睜開眼睛，依然故我，一點兒異常的現象都沒有，這一個尋夢的人呵！什末都空虛了。

五五

一張白紙擺在我底目前，當我寫出她那名字，只是那寥寥的兩個字，再也寫不下什末去。我並非沒有感觸，只是我底痛創過深罷了。一把茫然的情緒，我將從那寫起是好？如果我寫得過於詳細，我底悲哀不是更大了麼！但是，我還必須寫。

一個小時過去了，這信才寫完。我在靜幕閣上眼睛，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寫些什末。夜深了，痕青恐怕早已入了夢鄉，或者臥於床上，正在思索着陳致雲。唯有我，依然不能睡去，靜聽窗外的風聲，和修道院的木魚聲。

後來，沒有多久，痕青已把我這疚心的痛苦識破。他告訴我，在精神上總會減掉我這幾分痛苦的。其實他是錯了。

有一天，我從箱中尋出一幅柳慕瓊底着色照片，她依然是笑咪咪地，神秘而頑皮的態度，這些，只在這迅速的歷史之一瞬，空留一個

第一，痕青贈給我底同情的心理，我是深表謝意。致雲小姐爲我備勞之處，尤其表示感激。不過——重新得到幾位新的朋友底情誼，決對不會因而去我那舊日的悵惘的。痕青待我的好意，幾次都被我所婉言相拒了。後來，竟在一個郊外徒步旅行的機會，在我們約定的目的地，同時還有兩位漂亮的姑娘，不約而同也到了場。原來這兩位恰是陳致雲底學友。她得以爲我介紹。我想，她們事先大概許是有約定的，暗暗幹這一套把戲。當時天氣寒冷，曠野中光禿禿的樹幹之上，只有幾隻哀楚的老鳥，在叫。我們一面以散步的態度，慢慢走着，一面還在談笑打趣。這兩位小姐一名「開玲」，一名「顧致」，姿色果然不壞，比起陳致雲，總可說是有過之無不及。

當時我因彼此陌生以及缺乏閒情的關係，至對她們不會抱有多大的念頭，奢望是根本談不到的。其中開玲比顧致更美些，那一雙妖嬈的眉色和腰肢，實在是有傾倒許多男人的力量。不過當時所被傾倒的人却不是我，反而是痕青。這一件使我出乎意外的事，慢說我沒想到，就是連陳致雲恐怕也爲之大驚訝起來。當場，痕青和開玲的態度放肆，無疑是可能被我們查覺了。本來我對此事不太同情，所以現在毫無感覺可言。至於痕青，却惘然不同。他不但愛了陳致雲，而且他更無端看中了開玲小姐。你想陳致雲該是多末吃醋呵！不用說陳致雲，就是顧致底心裡，恐怕也不無作用吧。

那想到陳致雲會上了開玲小姐底當。其實這一件曲折盡至之事，我們事先恐怕誰也沒有預想到。問題——只能說愛情是盲目的。不論誰愛了誰，這裡沒有公理，只有不說理的情感強迫人意，使人去作一些不合道理的事。半月的工夫過去了。痕青和開玲底友誼與日俱進，愛不可釋，開得滿城風雨，不但雙方學校從此深知痕青和開玲底大名，就是痕青底家屬，也很爲他擔心，怕他從此荒唐，再沒有收心的一日。陳致雲因在氣憤之下，懷着滿腹的酸氣和一些莫名的半願，便常常來找我，託我爲她斡旋。自然，我只有向她表示首肯，却沒有那種如願的神術了。

「開玲的事——」她企望着說，「因爲當初是爲了修……」  
「不錯！可是痕青居然看中了她，我因道義關係，決不能把他所愛的人，自他手裏奪出。」  
「那該如何是好！」  
「辦法自然是有，假如你需要的話，也未嘗不可以試試看！」  
「她底精神立刻爲之一振，目光開始閃耀着。」  
「我雖不肯把她奪過來，至少對於他們這種不太可靠的友情，加

以破壞，總還可以辦得到。不過這些都是爲了妳……」  
說着，陳致雲顯出了我從未見過的憤慨。並且，淚水已欲奪眶而出了。  
「我——不可能！太不可能了！」我向致雲一再解說，如果痕青當初沒有這種舉動的話，別說只是一個開玲，就是十把個的，我也滿不在乎的！  
結果，在我無可奈何之下，不得不把幾種破壞的手段，告訴給總，請她慢慢試驗看。  
寒假結束時，中間歷史已不算短，聽說陳致雲仍在埋首作些愛情破壞的工作，直到我離開了那都市，陳致雲和開玲尚在作着心理的角鬥呢。  
還記得，當我坐在火車間裏，剎那火車便將發軔的時候，陳致雲還向我失神地說：「明年，新年以後，請你千萬早再來……」話還沒說完，種種感觸已經繫滿她底心頭，哽塞得不能再多說一句了。  
當時她望着開玲和痕青，也是同樣立於站台之內，向我送別，她是在回想些什麼呢？那只有她自己知道。

### 第二十四章 野火復燃

火車到了M市，我下了車。  
我趕緊從那噪鬧的聲浪裡，竄了出來，僱好一輛馬車，立刻想去找拜見俞平梅。我這已經長別經年的好友，她現在都怎麼樣了？由於腳裏因病棄世以來，終至促起我對俞平梅的愛慕，益其關懷起來，一種沒有條件的關心。  
到了目的地，眼前屏擋着兩幅朱紅的門，上面鑲着晶瑩閃耀金光的門環子，我拍打着。  
「請遲緩的腳步聲，慢慢移到門前，這門就被劃分開了。一個老僕在問道：「先生，貴姓？」  
我向他丟了一張名刺，隨說：「小姐在家沒有？」  
老僕人凝望着我，又看了看名片，態度顯着慎重。  
「好！請稍候——」  
僕人又把那沈重而遲緩的步履聲，拖長下去，片刻——悠遠了，什末也不再聽見，好像我已遺忘在嚴寒的門外了。  
隨着，再來開門見我的人，那就是她——我在M市慣有的的一個本人了。

「呵——」平梅拉長一種半笑的聲音，面部的表情透着一些樂，「你從那裡來呢？這末冷的天氣……」  
她把那皮包代我接去。我們又在別後一年開始握着手了。  
「平梅，妳怎樣好？我向她表示祝慰。」  
她趕緊把我導入大客廳裡，對於她和我，大概是更方便些的。等我脫了外衣之後，她替我把衣帽好好掛在衣架上，立刻便迅速向我跑

來，抱住我底頸項，頭部已經伏在我底胸前了。數分鐘後，這才起坐。我必轉到本市求學，同是一樣求學，又何必流落到遠方去呢？

「當初，這太好了！你何必去那變遷遠？那種生疎的地方。」  
「當初，如果我不離開這，慕凌也許不致——」  
「當初，那些過去的事情，已算過去了。」她馬上悽楚起來，以沉默代替着語言。

當她拾眼向我凝視，使人看出是流了淚，接着呷了一大口茶，我存旁而吸香烟。  
片刻，彼此神經彷彿鎮靜多了。我請她把故事完全講出，至少會使我對柳慕凌半增許多記憶吧！

「不洗刷掉，這一個世界裡，可是，在我靈魂裡所塗的知已。雖然現在我已不能把它忘掉。猶之乎不能忘掉，這一幅徒在人間所留的綺麗的影子，我連她自用的東西，都被家裡所賣出了。」

「呵？那些遺留的東西，難道都被賣了出去？」  
「是的。」她涼涼地答道。  
「你還記得她有一個不名貴的項鍊，色質發白，從前她是常常喜歡戴的那一個？」

「那個大概，也被賣了。」  
於是，我請她同我去見那收買項鍊的古玩商，我用了超過原價兩倍以上的價格買回。十年以後，不料又被我贈與一位江南女士。

當時她還問道：「爲什麼你要專買這一個東西？」  
「人雖死了，我們不是還可得着一點東西麼！一個僅有的紀念！」

這種奇異的表示，我只能說是爲了紀念，但決不能說出這是我當初贈給柳慕凌的禮物。我所以把它買回，目的是物歸原主。自然這與平梅是不生什麼關係的。

在M市只住了兩天，我便返回故鄉。由於種種事實的感動，使我計劃如何向M市轉學，如何達到目的，如何再和俞平梅去拾取那些舊歡，一時萬感交集，我亦說不出什麼來了。  
第二次重來M市時，已是舊年將過，寒臘梅在點綴着這季節。當茫茫地，沒有一處不是厚雪，偶有許多松栢之類，挺身而出，顯得別致得很。

到M市，自從轉學手續辦理完竣以後，使我立刻感到快樂又重降。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世界好像從此又轉換了面目。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那一次無端我竟問起酒來，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喝也是一個人。那一次無端我竟問起酒來，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喝也是一個人。那一次無端我竟問起酒來，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喝也是一個人。

然而，這一次無端我竟問起酒來，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喝也是一個人。那一次無端我竟問起酒來，一個人在旅館房間內，喝也是一個人。

她原諒我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你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你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你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你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你這許多失禮之處……我底目前，我目觀一切，都是快樂的……」





數百年後，這一堆易於腐朽的土；慢慢塌下去，化為平原，誰知道從前的墳墓又將替誰作塚？這層層的人，一層層的歷史，連那天長地久的時光也不會記憶它了。平梅掠了一束藍白相間的野花，投在墓塚墳上，作一個別來的紀念罷。

我在前商欣賞着那碑上的字，每一個字體和字型，以及那每一個字的深意。不過，那上只能寫出人名和日子幾個寥寥可數的字，此外再無什麼更多的記載了。

歸途上，我們更在近郊地方下了車，我請她吃中飯，可是時間已經快近兩點鐘了。

中飯既畢，因為再無何等要事可作。我隨請她遊近郊。這裡有一種鄉野氣。塘內飄着漁船，岸上落着小燕，來往的行人，大多帶着一種平穩雖然生在城市，長在城市，但是，由這一件雜得的事。

有一般城市人底惡習。並且，對於一般所見不明的事，時時向我加以詢問。

我們臂挽着臂，走近大池塘的靠岸，一隻漁船正在那裏停着，老漁夫坐在船裏寂寞抽着煙管，透着淡泊無為的神氣，大概他許是世間最快樂的人了。

我們於是冥想天開，向那漁人請求，給他幾個錢，允許我們上船遊玩。

他不但沒有駁我們底意志，而且十分表示歡迎。

幾分鐘後，余平梅和我已經浮上池塘的中心。水面上一陣陣傳來河底腐泥味，還夾雜水草的芳潤氣息。遠望天空片片白雲，雙雙的紫燕，岸上佈滿了葦葉，間而還有一朵朵鮮麗的藍鈴花，點綴其間。

我們幽遊水波之上，自然不免一種異趣的。

「清明節，怎麼過不休息呢？」我向那捕魚人問道。

他用手將煙管從那微生鬚鬚裏拿出，右手擺着船槳，和藹地望我一眼，答道：「清明節是寒食節，家家戶戶不能動烟火。」「我聽到了，何句是詞。隨又固意問道：「為何清明節就必須寒食？」

捕魚人笑了。

「寒食節是紀念介之推，中國晉朝晉文公，把他和他底老母燒死在綿山以內，後人就是紀念介之推的孝節就是了。」

人每於偶不得志之下，便頗講究退隱。所以中國的名人和遊客，從來都是散佈在山林水澤和田園中的。

「綿山在今山西省的濼石與介休兩縣之間，山內有介廟可憐，廟以內還有介母殿，廟前匾額題清風高節四個大字。」「他在繼續講着

，似乎已不再為我們所注意了。

這故事並無新奇可言，所新奇的，是他這講說。一個捕魚的老頭子，居然這樣這一套。

其實介之推之被焚殉節，終於綿山，中國後代多少人士，莫不為之表紀，這真是血染杜鵑，千古傳為佳話。

聽說在綿山「介廟」之前，還有一個「介林」，蒼松翠柏，千餘年來不移舊風。令人一望，老氣深沉，這正和曲阜內之「孔廟」與「孔林」的情形相若。

平梅聽那人講得人神，而且時時向我作鬼臉，大概她許是感到這老年人底可笑了。否則，便是為他這學識所驚訝。

下船時，我格外多給他一點錢，使他樂得喜出往外。

尾小販，適在城內，平梅向我分手時，街市的燈光已經輝煌起來。街頭巷架來，打得頭破血流。我！人類會有只因兩分錢的小問題，在街上打起些既無深意，又無代價的爭執。這又都算些什麼！

！人類，命運，鬥爭……

### 第二十六章 故都春夢

兼好法師在「徒草」內寫道：「縱使萬事賢能，不好色的男子，究竟非如風草的好。」「這是一句話，表面看來，好像好，而寫出許多真誠的愛情，也總可以安心多了。在歷史，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像玄宗皇帝與楊貴妃，項羽與美人，羅馬與朱麗葉，尼哥商與吳荊，實在是不勝枚舉之至。古來哲人留給後世的問題，學士一流的功利主義者，當牧師說是最多，大學教員說是最多，而獨有八歲的一老詩人「勃郎寧」曾獨具慧眼地答曰：「人生之幸福，是在和少女的一吻。」「勃郎寧」曾獨具慧眼地答曰：「人生之幸福，是在

不怪乎大詩人但丁曾寫出了舉世不朽的昇華的「新生」與「神曲」，那不都是因為我們仿效之點麼！

一九三四年始，那一個春天，白雪和蒼松在點綴着這世界。一個偶然的一三四年始，那一個春天，白雪和蒼松在點綴着這世界。一個偶然的機會，打動了我遠遊的志向，我想向更遠的地方走去，求得一些更足珍貴的生活。我決定自己之後，在那裡一壁可以給余平梅寫了信，告訴她我想去中國古居於北京去。在那裡一壁可以給余平梅寫了信，可又加寫了底心。我所以最愛她的緣故，而且對於我還努力，一壁還全解我底深心。我們目前前對面，向我一聲一語罷！你底前途是可貴的，痛苦呢！可是她能在含着眼淚，向我道一聲一語罷！你底前途是可貴的，

不要因為我們底愛戀，便犧牲了你未來的前程……

真的，這幾句慷慨的話，無法使我終身澹忘不去，因為她對我懷起過分的重視；使她這顆心，在多少女性羣中，從來是很少見

的。她寧肯犧牲自己底快樂，來完成我在文學上的素養。這種偉大的意志，委實不禁使我有些慚愧了。

人類每在打算成功一件事業，往往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從事文藝創作尤難！因為文藝這兩個字的範圍太廣，沒有一定的標尺，也沒有

一定的界說，動起筆來，往往是茫無頭緒，抓不住中心和要點。

「托馬司葛萊」單是寫了一首「古塚行」，就費了十四年長期的工夫。法國十九世紀代表作家「福祿拜爾」，在動筆寫作那本「波娃

利夫人」時，他還只是二十九歲，後來經過十年的長期寫作，這才肯公布於世。至於詩劇「浮士德」，原作者歌德計共花費了六十年的

時間，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浮士德才全部脫稿。須知最完善的作品，必需有最大的努力和最大的培植。否則，就如「厨川白村」所說：「僅僅盛着二分深的泥土的花盆裏，不是不會有開出又大又美的花的道理麼？」

我把爺平梅向我最後辭言，牢牢繫於心頭，便向北方一個古老的都城獨自投奔下去。

北京，的確不愧被稱為世界三大寶城之一，這裏有古老的影砌的建築，綠色的屋頂，紅色的宮牆，以及那會洗滌過宮女嫗們粉脂的

護城池，天安門前壯麗的華表……我們目擊着這一切優美的建築，細心幻想着這一代前世的隆替，似乎我們已是生長在這歷史的直接戰

線上面，這真值得使人快意的。後來，我給爺平梅寫信，約她也到北京來，目前恐怕只是泡影而已。

到北京來，第二次再給她去信時，問她苦向何來，她始終是不肯告訴我。直至今日，我仍認這這是一個謎。

其實，我決不是高爾斯華綏在「蘋果樹」中所寫的「艾色斯特」，肯把密緝姑娘在無意中丟開。我又不是奧國作家顯尼志勞在「苦戀

」中所寫的「愛美喇」像對待自己年少時代的愛人「柏爾達」那樣向她的殘苦，既然用了狡獪的態度得到了柏爾達的性的愛人，而同時又無誠

這兩種人底行為，都是深求的，我所厭憎的，他又利用似大的決心去謝絕她。多少武士在爭忙的旅途上，尋求一些少女底愛，雖然不能像中世紀

每有所遇，均足使我為之紀念的。但是，在這搶忙的生活過程中，十年以後的一個月夜裏，當我寫着一頁扁舟，飄遊在無風的北海

的水面上：靜聽那岸上的青年紳士，依在那大樹之下，深夜裡，在彈

着的一隻小琴，把幽思寄託在纖細的琴絃上，奏着靜待愛人的臨來的

愛人的少女，恐怕也在花前月下不住地徬徨着呢！

也無一點傷感吧！從前的愛人，青春以及熱戀，現在都到那裡去了

？爺平梅是否還在等待着？用滿腹的熱誠期冀我底歸去？由於十

年的間隔，我們底離別將要變到什麼地步？我真不敢想像下去。在

在「但丁·羅賽蒂」之妹「克麗絲苔娜」底名詩句裡，寫着：

他們的花與葉將房裡弄得噴香，我臥在花上

床時，我為愛所迷，我的靈魂正在幽遊

我聽不見鶯兒的鳥兒歌唱，我正守着

又聽不見幾個人們在末束中笑語聲

我底靈魂只是日夜在束中笑語聲

我渴望的靈魂在守候一個遠國的人

我想或者他仍有熱愛追憶與悲哀

最後有步履聲沿樓梯走上

於是這黃昏的開始，沙第的芬芳

成了這道金輪，我底靈魂在舒展着

戴上一道光輪，我底靈魂在舒展着

這是描寫一個死了的女人，屍體仍在佈滿花朵的室內擺着。可是

她底靈魂仍在伴着她體，不能散的。他熱熱然來了呢？她的靈魂

不，這底聲音，她是肯不肯飛散的？而後，他熱熱然來了呢？她的

(完)

# 中國文藝

第九卷·第二期  
(第五十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文藝社

代表人：張彥瑩  
北京西長安街三十五號

出版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七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二七號

分銷處 各地華北文化書局分局

本刊文字不得轉翻  
刊字得載印

## 本刊定價

| 購買辦法 | 零售   | 預定每卷 | 預定全年 |
|------|------|------|------|
| 冊數   | 1    | 6    | 12   |
| 定價   | 0.60 | 3.60 | 7.20 |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  
全年十二冊  
(預定郵費在內)

##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除特約稿件外，並歡迎外稿。
- 二，來稿以純文藝創作翻譯論評文字為限，其他學術文章恕不刊載。
- 三，來稿以五千字以下為標準。
- 四，來稿本刊有修改權，不願修改者請聲明。
- 五，來稿經揭載後，本刊有優先用印單行本權。
- 六，來稿除認為有必要者外，無論刊登與否，概不退還。
- 七，來稿經揭載後，略致薄酬，每千字由二元至五元，長篇另定。

# 強國必先強身

強身之道，首重強化呼吸器官之防護壁壘，蓋呼吸器病，又稱亡國疾病。偶一患之，往往纏綿牀第，經年累月，有為青年，等於廢物。維他命A能強化呼吸器之粘膜，防護結核及其他病菌感染為人所共知之事。有此維他命，即一旦為其所犯亦能賦與抵抗病菌之要素。

## 強力維他命A D劑

「哈刺」係由北太平洋深處所產之「鱈魚」肝油煉成含有豐富濃厚之維他命，其一瓶中之A D力價實足與普通魚肝油一瓶者，相差六個，牛奶二斤，牛油一磅之功力相等。外殼由極易消化之糖衣製成，毫無腥臭難服及妨礙胃腸等弊。

全國各藥房均有代售



哈刺 鱈魚肝油

總代理處 北京西四北大街

中國文藝 第九卷 第五十

出版 德